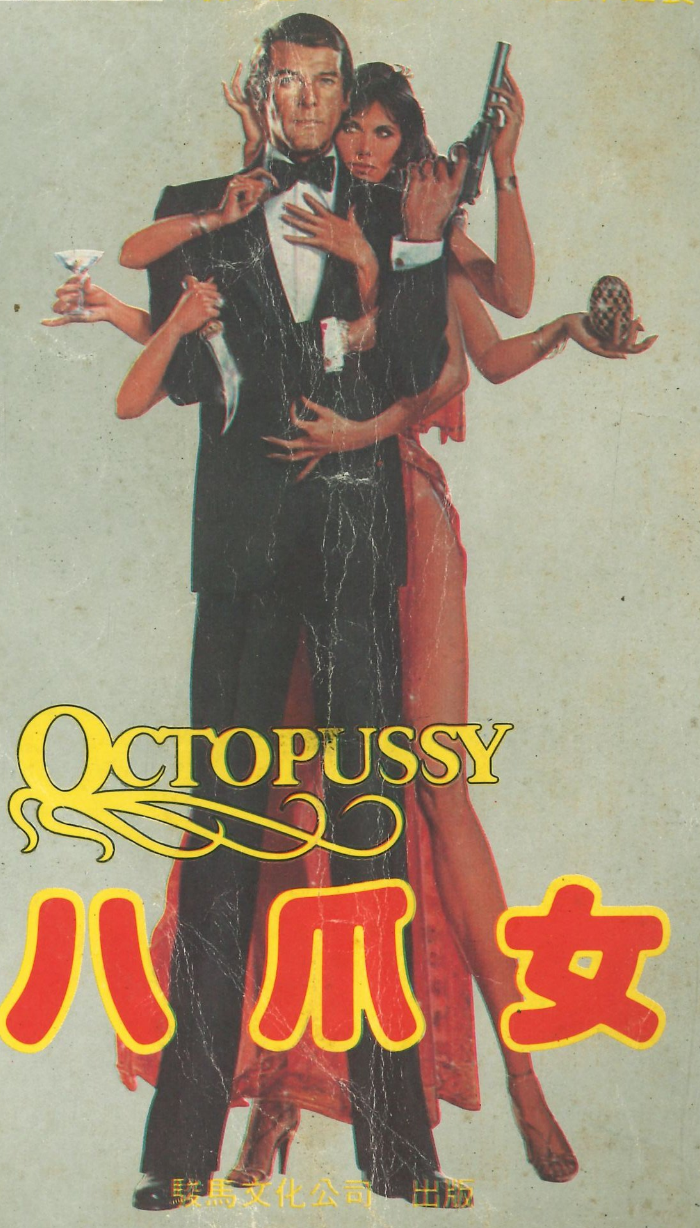
銀幕名著

最賣座系列電影007八三年鉅製



OCTOPUSSY

八爪女

駿馬文化公司 出版

銀幕名著

M09

八爪女

劉殿芬 譯

駿馬

世界暢銷書・駿馬銀幕名著





M09

八爪女

聯美影業公司榮譽出品

八爪女



42,000,000本的暢銷鉅作

原著　伊安・佛萊明　導演　約翰・葛林

羅傑摩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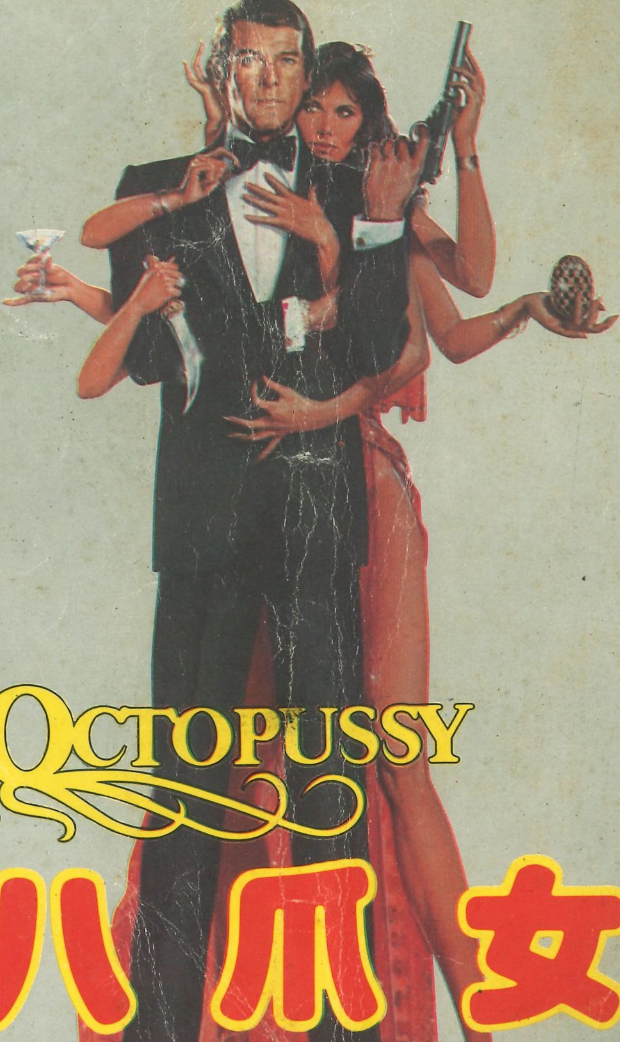
穆亞當絲　路易絲・喬登

主演

聯美公司榮譽出品

銀幕名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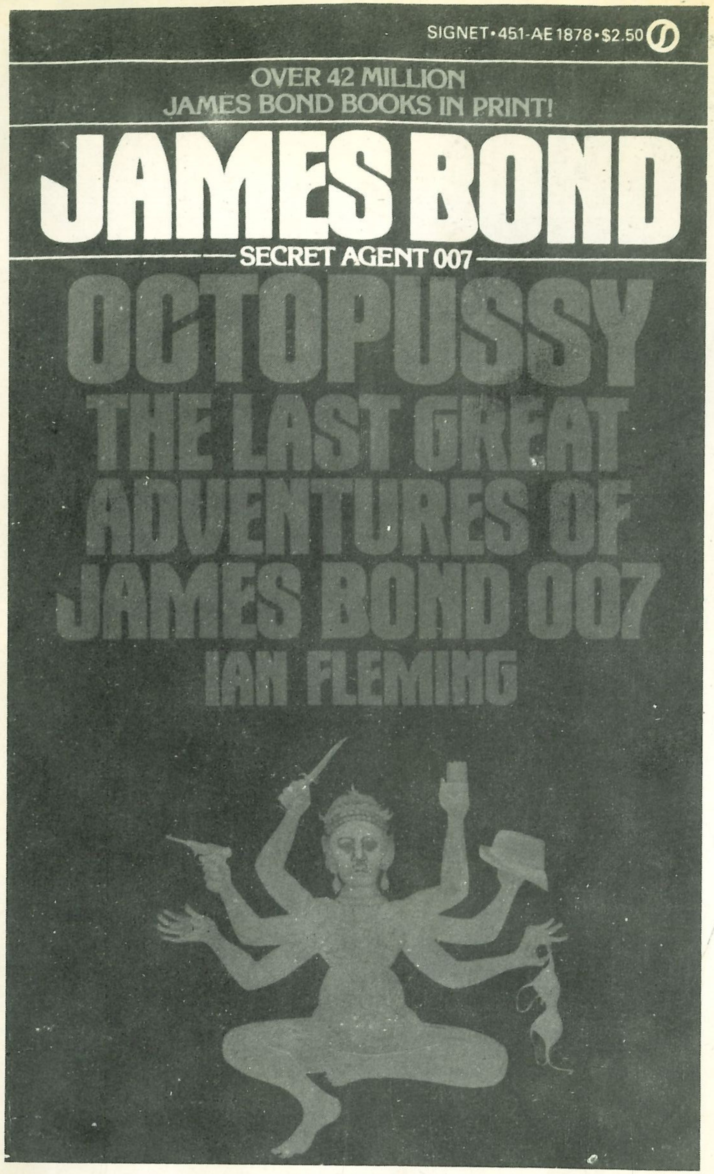
最賣座系列電影007八三年鉅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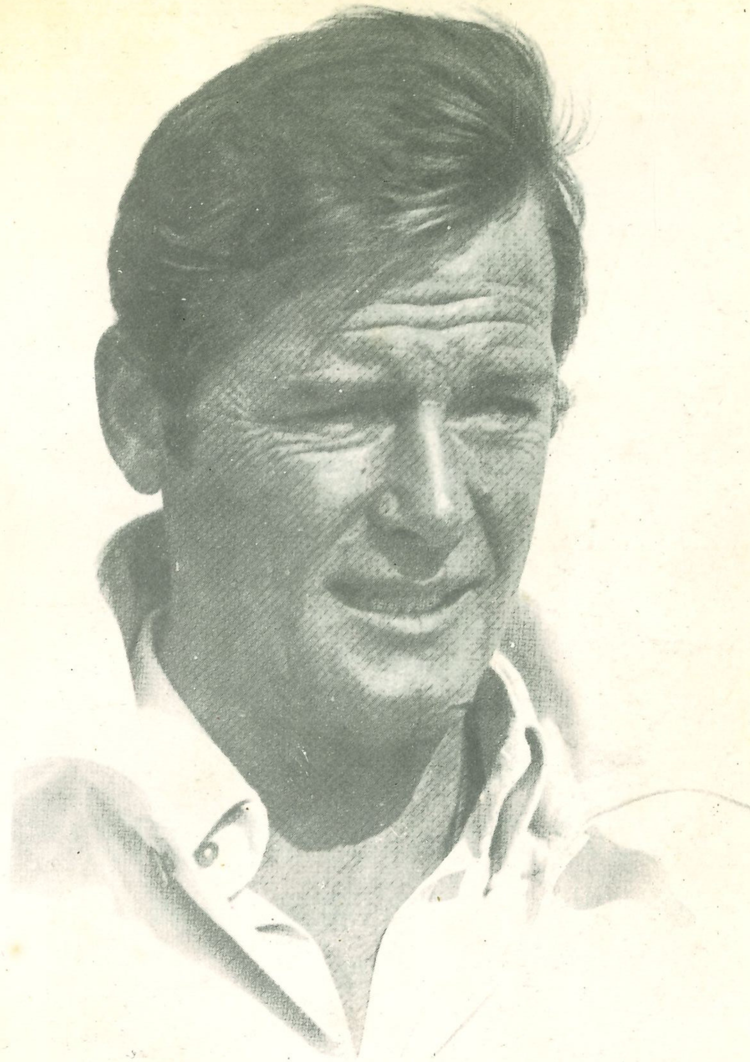
OCTOPUSSY

八爪女

駿馬文化公司 出版



原著封面



羅傑・摩爾(Roger Moo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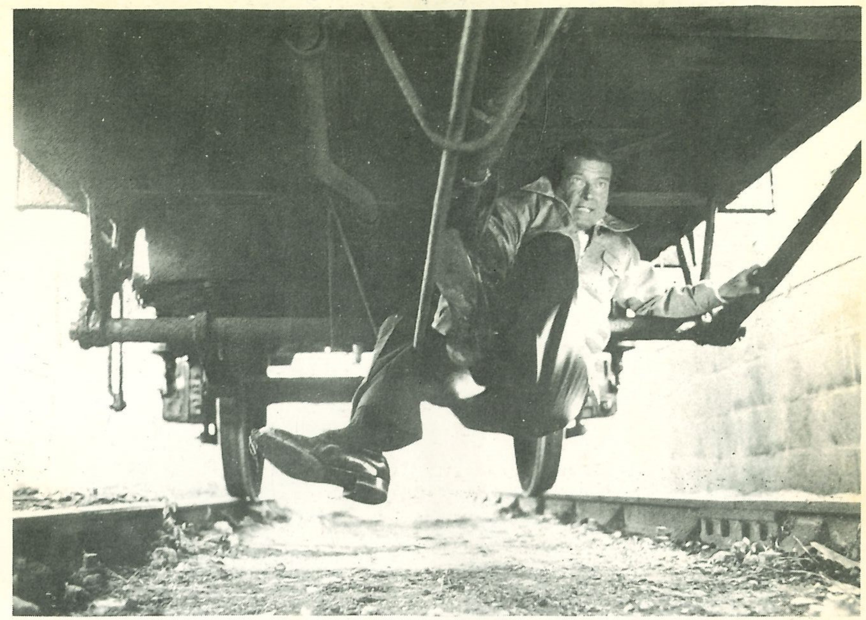
目前００七片集的當家小生，近十年來隨００七風靡全球，成為知名度最高、擁有最多影迷的巨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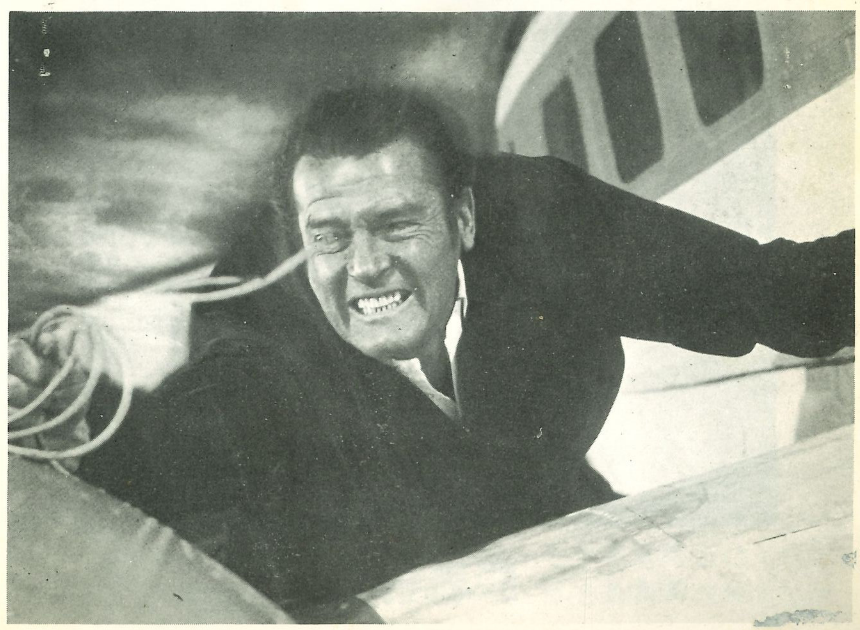






經徹底改編後拍攝而成的電影「八爪女」精彩劇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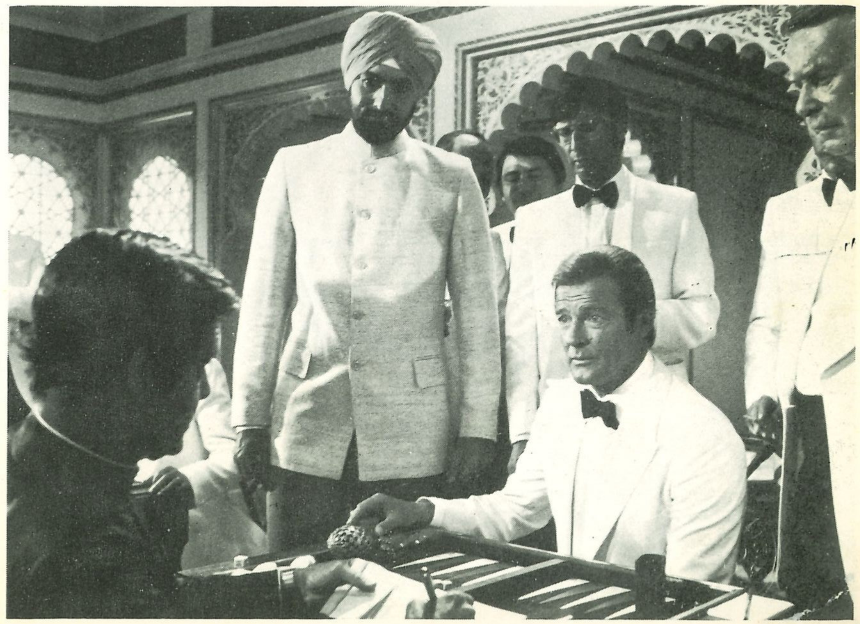









RECEPTION



八爪女
Octopussy



Octopussy

Written By Ian Fleming

Translated By Liou Diann Fen

Published By Courser Publishing Corp

Copyright © 1983

仿若耀眼奪目的珠寶

——出版家週刊——

古典雅致的佛萊明

——奧哈馬世界先鋒報——

有股揮之不去的魅惑與緊張

——亞特蘭大憲章報——

編者序

「〇〇七詹姆士・龐德」自推出以來即風靡全球，成為最受歡迎的系列電影，那雙〇帶把槍的記號已深深烙在好幾代人的心中。當年為此痴迷的乳臭未乾小子和黃花姑娘，如今都是兒女成羣的爸爸、媽媽了，只要有新的〇〇七上場就帶著和他們一樣痴迷的小孩上戲院。

伊安・佛萊明的作品有十二部長篇小說，五篇短篇小說。他於一九五三年推出第一部「皇家夜總會」（Casino Loyale），詹姆士・龐德這位情報員的象徵就此降臨入世。龐德在佛萊明的書中被塑造成訓練有素的情報員，每每置身於扣人心弦、危機四伏的世界裏，這個世界可能是富豪狂賭的世界，是國際間諜勾心鬥角的世界、是妖艷女郎成羣環繞的世界，但在一般人眼裏，卻是遙不可及的。

已經作古的佛萊明，二次大戰期間是英國海軍情報處的一名少校，為人詼諧機智，英俊瀟洒，識見超人，有顆豹子膽，還有一大堆左道旁門的知識，這正是他能將龐德

塑造得如此出神入化、神龍活現的最大原因。

佛萊明的筆下的龐德和電影上由史恩康納萊與羅傑摩爾主演的龐德，比較起來，大不相同。佛萊明生前曾說過：「我想表現的是一個沒有特徵的英雄，只是在政府控制下的一個工具。後來，在電影裏的造形變得突出，有定型打扮，因而也有了特殊風格，這種風格大大違反了我的本意。」

佛萊明雖已作古，但新的「〇〇七」影片均仍襲用他原作品的名稱，唯為維持龐德固定的形象、華麗的場景、眩惑人的噱頭，故事與情節往往經徹底地改編，除片名與原名相同外，餘均不同。本社為讓讀者一饗佛萊明那如英國紳士講故事般典雅雍容的氣氛，特選擇一九六三年版「八爪女」原著中的三篇短篇小說，以使您在觀賞電影那華麗喧鬧的故事後，也能細細咀嚼原作截然不同的風味。

人物簡介

詹姆士・龐德——編號○○七的英國諜報人員，既屬雙○編號，就不得拒絕任何任務，上司交辦，赴湯蹈火亦要完成。

M先生——龐德直屬上司，指揮龐德的諜報行動。

史邁士——英皇家海軍退休軍官，捲入二次大戰的一次秘辛。

凡夏博士——著名鑽石鑑定專家，也是皇家稅務司及中央組織的特約人員。

卡爾・法柏奇——「翡翠地球儀」的製造者，是位舉世聞名的鑽石藝術家。

史諾曼——卡爾法柏奇作品的鑑定專家。

目錄

第一篇　八爪章魚……13
第二篇　黎明乍現……77
第三篇　名媛之寶……109



第一篇　八爪章魚

「知道嗎?」戴克斯特·史邁士少校對著八爪章魚說道：「我若把一切都搞好的話，先生，你今天就可以飽餐一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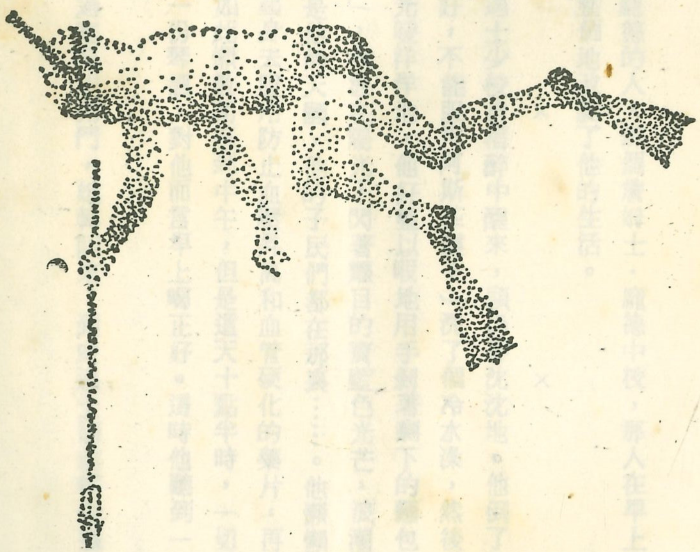
由於他吼得太大聲，呼出的氣息在玻璃面罩上凝成一片霧氣；他只好一腳踩上珊瑚礁旁的沙石，從水裏冒出頭來，而水就在他的腋下蕩來蕩去。他一把扯下潛水面罩，吐口唾沫在玻璃面罩上，擦去了霧氣，用水沖乾淨才重新戴上，又一頭鑽入水中。

那隻章魚依舊躲在珊瑚礁的洞穴裏，小心翼翼地盯著他看。牠的大眼睛鑲在褐色案紋的皺皮囊裏，充滿了警覺；一隻觸角伸出陰影外，遲疑地輕輕搖擺，觸角前端的粉紅色吸盤若有若無地向前方探索。戴克斯特·史邁士心滿意足地微笑著。只要假以時日——或許再一個月吧——這個小寶貝就會完全聽他的了。只是，他念頭一轉，表情又變得嚴肅些，時間實在不多了！也許今天他就該冒險一試，不必再用尖矛刺著生肉餵牠，而改用直接的餵法——以手拿食物餵牠，算是親近的第一步。或許，還能和牠握握手、談幾句話？不！他想，我可還



不敢完全信任你呢！只要你那八隻觸角一起出動，那我可就沒命了！被章魚纏住可不是好玩的，萬一被拉下深水處，面罩上的塞子會被水壓壓得自動關閉，屆時他就得活活悶死；即使他能幸運地甩掉面罩，也難逃溺斃的命運。當然，他是個懂得用刀的人，只要匕首一揮，尋常的章魚豈是對手，但是這隻章魚可沒這麼容易對付。所以，還是打消念頭，多待些時候再決定吧！這就像是在玩蘇俄輪盤，只有五比一的勝算。當然，如果放手一搏，不但可以成敗立見，而且還是件極刺激有趣的事，但是，在底牌未掀之前，懸而未決的問題應該才是最有吸引力的。再說，他對協會的班格瑞教授不是也早有承諾？史邁士開始從容地游向暗礁，不再去想那隻八爪章魚，並且四面張望地搜尋那隻既肥胖而又邪惡的蠍子魚。

戴克斯特·史邁士是一個退休的英國皇家海軍軍官，雖然已經退休，但他身上仍有一份英挺的氣息；海軍的嚴格訓練，使他散發出一股迷人的男性魅力。他那一排雪白而性感的牙齒，微笑之時更是風采十足。在他退休前，不知迷倒了多少婦女海軍服務團和陸軍婦女輔助隊的隊員。現在他已五十四歲了，不但頭髮微禿，腹部也微凸，而且還發作過兩次血栓病，第二次發作還只是一個月前的事呢。第二次發病前，他的醫生傑米·格里佛就曾對他提出警告；這個醫生是戴克斯特·史邁士第一次來牙買加時，在「王子俱樂部」的高額撲克賭局中認識的。雖然身體狀況不如往昔，但穿起剪裁合宜的服裝，綁上束腹、挺起肩膀，在北灘舉



倫生至今的原因，說來十分薄弱。酗酒的人基本個性不外下面四種——樂天的、冷漠的、暴躁的與憂鬱的。樂天的人醉了酒就會歇斯底里，做出一些傻事；冷漠的人醉了便顯得更沈默無語；暴躁的人喝醉了則必定打架鬧事，大半輩子都在監獄裏進進出出；憂鬱型的人則一醉酒就變得自憐自艾，容易掉眼淚。史邁士是個憂鬱型的人物，他把自己孤立於自己的「碎浪山谷」中（這是他爲自己的小山谷所取的名字），他終日徘徊在海灘與珊瑚礁石間，沈溺於鳥、昆蟲及魚類所組成的幻想世界中。他把這些動物都視爲「人」，而且因爲珊瑚礁石中的各種小魚幾乎都有固定的居所，因此史邁士認識了各個洞中的每隻魚；經過了兩年的相處，史邁士發覺自己愛上了那些魚，並深信這些魚也都回報予他相同的情感。

那些魚當然是認識他的，就像動物園裏的動物認識牠們的管理員一樣。因爲史邁士天天都會到這片珊瑚礁來，而且他總是帶來食物——大片生肉給大魚，刮海藻、攪動泥沙供小生物食用，爲小生物去除海星，海膽等敵人，因此在這片礁石中，他是受歡迎的。

此時，他悠游於礁石間，大批的「子民」們便跟隨左右期盼著食物，而他忽高忽低、忽而又穿越小洞，那些魚羣依然緊隨其後。他們毫不畏懼史邁士手中的水叉，在牠們看來，那只是幫牠們找食物的工具。因此有些大膽的魚兒，不但敢搖頭擺尾地自他面罩前游過，甚至還敢去碰碰他的腳，咬咬他的手。

史邁士對這羣花花綠綠的子民瞭若指掌，他總是以無聲的語言，一一和牠們招呼。「早啊！花花公子！」那隻深藍色的魚身上佈滿了寶石般的淺藍斑點，恰似巴黎最新的時裝。「抱歉，親愛的，今天不行了！」他轉頭又對那隻搖頭擺尾討食物的蝴蝶魚招呼。「好傢伙，你實在太胖了！」那隻肥胖的鸚鵡魚足足有十磅重！

然而，今天他有正事要辦；因此他的眼睛在魚羣中逡巡著，尋找那一個特定的「子民」，那是他在這珊瑚礁天國中唯一的敵人，那便是蠍子魚。

蠍子魚絕大多數都生活在南半球的海域中，常被用來羮魚羹的拉卡斯魚便是這一類的魚。在西印度洋中有許多種類的蠍子魚，其中有些只有十二吋大，一磅重左右。這種魚雖小，卻是可怕得很。牠天生長得一副怪模樣，好像是上帝故意造來嚇人似的；一身灰褐色的條紋，一個碩大怪異的頭，赤紅的眼睛像要噴火一般總是怒視著，眼睛上還有一塊突骨，像人類的眉毛般往上橫，一副橫眉豎目的惡漢狀，魚又凹凸不平，側面看去倒像是被人剪壞了的衣服；但這副模樣躲在珊瑚礁石間倒是最好的掩護，當牠不動時，跟塊石頭沒兩樣，委實令人難以辨認。這種魚不只長得醜，更可怕的是，牠身體小，嘴巴卻奇大無比，礁石中的魚牠大多能一口吞下去；不只如此，牠最利害的武器還藏在背鰭裏。牠的背鰭活像是個皮下注射針，裏面灌滿了毒液，其毒性之烈，足以在幾秒鐘內毒死一個誤觸牠背鰭的人。對於在珊瑚礁



間游泳的人來說，這種蠍子魚實在比鯊魚還可怕，因爲牠那巧妙的僞裝，總是令人難以覺察牠的存在，牠像變魔術似地忽隱忽現；當人們來到幾乎要碰到牠的地方時，牠才突然一躍而起，一溜煙地溜走，人們這才察覺，原來那塊石頭是一條魚。而這種蠍子魚最狡猾的是，牠從來也不逃遠，好像故意賣弄牠的本事似地，就在幾碼外又伏在沙上，活像一塊珊瑚礁石，再來騙人一次。但是現在，史邁士偏就是打定了主意要捉一隻蠍子魚，以便送到那八爪章魚的洞穴中，瞧瞧牠們這兩隻海中惡棍會有怎樣一場龍爭虎鬥。蠍子魚毒得很，八爪章魚鬥得過牠嗎？若鬥贏了，會不會把牠吃掉？若吃掉了會不會中毒？這是協會裏的班格瑞想知道的答案。而且，今天也是史邁士將結束他在「碎浪山谷」生活的一天——雖然這也可能是親愛的八爪章魚的最後一天——因此，史邁士決定要把答案找出來，以便在協會的海洋生態一欄中，佔得一小席地位。

只因爲就在數小時以前，史邁士自以爲已經夠惡劣的生活，竟又遭噩運。往後的日子簡直不堪想像，幾個禮拜之後，他無可避免地將要被送上法庭，叛處終身監禁。他想到幾星期之間，從中央政府遞出公文送到殖民地政府，轉交秘密機構，再送到蘇格蘭廣場的警署和公設起訴人手上；接著，史邁士便得在警察押解之下，踏上漫長的歸途邁向倫敦，走入法庭，再走入監獄。

而這一切，都是為了那個名叫龐德的人，那個詹姆士・龐德中校，那人在早上十點半，由京士頓乘著計程車到達此處，便整個地改變了他的生活。

× × ×

這天早晨，一切都很正常。史邁士少校自宿醉中醒來，頭仍昏沈沈地。他倒了杯開水，吞了兩顆「平痛寧」（他的心臟不好，不能服用阿斯匹靈。）洗了個冷水澡，然後在沙灘的陽傘下悠閒舒適地享用著早餐。陽光暖洋洋地，他好整以暇地用手剝著剩下的麵包屑餵鳥兒，偶而抬頭看看自己的「碎浪山谷」，海波在陽光下閃著耀目的寶藍色光芒，浪潮懶懶地拍上沙灘，又退去；而那藍波間，正是他的天國，他的子民們都在那裏……。他懶懶地躺著，不覺過了一個多小時。接著，他才起身去服用防止血壓昇高和血管硬化的藥片，再隨手抓來一本雜誌消磨時間；平常，他一向如此懶散閒逛到中午，但是這天十點半時，一切都改變了。當時他正在調酒，兩份白蘭地加一份琴酒，對他而言早上喝正好。這時他聽到一輛車子停在門前。

接著，他那黑人管家露娜便穿過庭院去開門，她轉回來，到史邁士面前報告道：「少校，外面有位先生說要見你啦！」

「那人叫什麼名字？」

「他不肯說哪！少校。他只叫我跟你說，他是中央政府方面派來的。」

史邁士當時服裝不整，下面穿了件舊的卡其布短褲，腳上拖著雙涼鞋。於是他說：「好吧！你帶他到起居室，請他等一下，我馬上就好。」他吩咐完了，立刻放下酒杯由後面走入自己的臥房。換上一件筆挺的白絲襯衫和一件硬挺的長褲，並換了雙鞋，梳理好頭髮。中央政府！天啊，到底是什麼事？

史邁士一踏入起居室，只見一個身材魁梧的男子，穿著一件深藍色、充滿熱帶氣息的襯衫，正站在落地窗前眺望著外面的大海。那男子尚未轉頭，史邁士便已意識到了不祥的兆頭。

而當那男子緩緩轉過頭來，英俊的臉上不帶一點表情，灰藍色的眼睛靜靜地注視著他，史邁士不由得感到一陣冷顫。這男子鎮定的態度，明顯地表現出他是官方的人物，當他嘴角那抹微笑隱去時，更顯得一副不可侵犯的神氣。史邁士心中暗嘆：「他們」到底還是發現了！

「嗨！我是史邁士，」他仍然強作鎮定地招呼道。「我聽說你是從中央政府那邊來的，怎麼樣？甘迺迪先生最近可好？」

他沒有趨前去與那人握手，但這似乎並沒什麼不對。

那魁梧的男人開口說道：「我沒見過甘迺迪總統。我才回國沒幾天；前一陣子我幾乎都

在國外。我叫龐德——詹姆士·龐德。我是從國防部來的。」

史邁士少校依然對秘密機構那幢老舊的建築物記憶猶新。他平淡地問道：「喔！那個老機構嗎？」

龐德沒有理會他這個問題，他看著史邁士的雙眼，彬彬有禮卻又咄咄逼人地問道：「我們可以找個安靜的地方談談嗎？」

「當然！任何地方都行，隨你選擇。這裏或花園都行，要不要來杯酒？」史邁士說著，順手拿起一個杯子，夾起冰桶中的冰塊放入杯中。「茉姆加薑汁，這是這裏的名產。我個人比較喜歡喝純薑汁汽水。」史邁士的謊言說得像薑汁汽水倒入杯中般地流暢；其實，任何沒有酒精的東西，是很難引起他的興趣的。

「不，我不喝。不過，我們就在這裏談吧！」詹姆士·龐德斜倚在寬大的落地窗旁向外看了一眼，回答道。

史邁士少校握著手中的酒，故作輕鬆地走到那個大藤椅旁，懶懶地坐下，還蹺起一隻腳擱在椅子扶手上。他順手拉過旁邊的小几，飲了一口酒，然後把酒杯穩穩地放在小几上。

「好吧！讓我們言歸正傳！」他愉快地說，直視著龐德的雙眼。「我能幫你什麼忙？是不是最近有什麼敗類在北灘從事什麼勾當？你需要個幫手是吧？我很高興你們又找上了我。

我離開崗位很久了，不過大多數的老規矩都還沒忘記。」

「你不介意我抽煙吧？」龐德不直接回答他的問題，他手上拿個煙盒，禮貌地問道。「那煙盒看來已歷史悠久，表面都被磨平了。顯然龐德是個老煙槍；史邁士發現了他這個弱點，對自己酗酒的罪惡感似乎因此減少了一些。

「當然，一點關係也沒有。」他一起身，手上已準備好了打火機。

「不用了，我自己來。」詹姆士·龐德動作更快，他已經點燃了煙。「其實，北灘附近倒沒有什麼案件發生……我來的目的是……他們要我來請你回憶一下你在戰爭剛結束的那段日子爲組織所做的工作。」詹姆士·龐德認眞而仔細地看著史邁士少校。「尤其是你爲『多重目標組織』工作的那段日子。」

史邁士少校突然爆出一陣大笑，他早就知道了。老早就心裏有數，老早就有心裏準備。但是，當這話眞的從這人的口中說出時，他依然一陣心悸，那陣笑聲正好似一個受傷的人被再次打中傷處的痛叫。

「喔！天啊！是的，是的。那個『多重目標組織』，那可眞是一段過癮、快樂的好日子。」他說著又笑了。他心中的隱痛被打中了，舊日的傷口重被切開，痛楚難當，他卻依然強顏歡笑。他知道該來的躲也躲不掉，胸口依舊是一陣陣的窒悶。他將手深深地插入褲袋中，

右手摸索到那小小的瓶子，迅速地掏出來，倒出一顆三硝基甲苯藥片迅速地吞下。他一抬眼，看見了龐德那對警覺的眼睛，彷彿是看見了昔日的自己。

「別擔心，這不是自殺藥片！」史邁士說道：「你還沒患上酸毒症嗎？算你好運。我昨天晚上去牙買加酒館參加一個酒會，喝太多了，到現在還有點迷糊。人呀！實在不能不服老，已經不是二十歲的小伙子了。唉！算了，閒話不提，咱們還是談談那個『多重目標組織』吧！我想當年的成員如今大概都四散了吧？」他提到那件事，胸中一陣巨痛，直由心臟傳入骨中，但他毫不顯露。「你問這事，是不是組織想寫部歷史？」

詹姆士·龐德漠然地看著手中的香烟，淡然回答道：「並不完全是。」

「我相信你一定知道，『戰爭籍册』中的『武力』部分，有好幾章都是我執筆的。至今已經過了十五年了，我實在懷疑我還有什麼可以添加的。」

「是嗎？關於在提洛爾省的歐貝拉克也沒什麼要說的嗎？那地方大約在克茲堡東方一公里的地方。」

好一個熟悉的地名！那是他十五年來晝夜難忘的地方，如今自龐德的口中說出，又令他再一次地心痛。然而他卻迸出一串笑聲。「那眞是個好地方。那一伙就像吃蛋糕一樣容易；我打睹你一輩子沒看過這種糗事。那些蓋世太保們都正在和情婦們廝混，個個喝得爛醉，根

本就忘了自己在戰爭中。我們手到擒來，他們連哼一聲的時間都沒有。後來他們也沒抵抗，聽話得很，大概是希望我們對他們好些。我們對這羣俘虜大略地盤問了一下，便把所有的俘虜都押上船，送回慕尼黑集中營去了。從那以後的事，我就不曉得了。我想大多數大概都被以戰爭罪名送上絞台了吧！後來，我們寫了一份備忘錄，交給薩雨茲堡的指揮中心，然後便休息一陣，再向下一個目標——密特西山谷推進。」史邁士少校一口氣說完這些話後，喝了一大口酒，再點起一枝煙。「這就是事情的全部經過！」

「你那時是編號〇〇二，是吧？指揮官是個美國人，是巴頓將軍屬下的一名上校。」

「正是。他是個好人。留著兩撇小鬍子，看起來不太像美國人。他頭腦很清楚，對地形地勢瞭若指掌，也是個品酒高手；一個挺有氣質的人。」

「在他所寫的報告中，他指出：當時他曾把一大批文件交給你做初步的檢閱，因爲在聯隊中以你的德文最好；後來，你又交還給他，並且提出了自己的意見，是嗎？」詹姆士·龐德停了一下。「你把每一條都向他報告過了嗎？」

史邁士故意不回答詹姆士·龐德的最後一個問題。他說：「這事是有的。那些文件中，大部分是人名——反情報機構的資料。薩爾茲堡那些中央情報局的人對這份資料如獲至寶。這提供了他們不少新線索。我想這份文件可能還保存在某個檔案室內。當年紐倫堡軍法大審

時，還會引用上述的資料。啊！談起那段日子！」史邁士突然顯得很興奮，完全沈入了回憶般，雙頰現出了紅潤。「那眞是我生命中最快樂的幾個月。在『多重目標組織』的那一段日子，實在令人懷念。我們都年輕，整天喝酒胡鬧，找女人、唱歌聊天，那實在是段瘋狂的日子！」

這一段話，史邁士少校倒是出自肺腑，完全是事實。他在一九四五年以前一直擔任危險而困難的戰爭任務。一九四一年，當突擊隊成立時他便自願加入，並且由皇家海軍被借調到蒙巴頓將軍主持的聯合作戰指揮部。由於他的德語標準流利（他的母親是德國海德堡人），因此立刻被選派爲突擊隊潛渡英吉利海峽登陸德國的前鋒部隊。他的主要工作當然是溝通、翻譯等，但突擊隊工作的一切危險、困難，他仍一樣會遭遇到，甚至是首當其衝。兩年之後，他很幸運毫髮無傷地退出了突擊隊，並且榮昇大英帝國的軍官；在戰爭末期，能倖存的軍官並不多，史邁士機運很好，加上能力亦佳，因此頗受重用。後來，秘密機構與聯合作戰指揮部聯合成立「多重目標組織」準備處理德國戰敗善後事宜時，史邁士便雀屏中選，優先被選入「多重目標組織」中，掛上少校的臨時軍階，並接受短期訓練，準備在德國納粹崩潰之後，擔任掃清所有蓋世太保與德國反間諜的工作。當時聯合戰略協會聽到了這個消息，便堅持美國方面在前翼軍方也應加入這個組織，並擔任一部分任務；經過一番協調之後，最後成

立了六個這種性質的組織。

在德國宣佈投降的那天，六個組織的成員都同時進入德國與奧國境內，從事掃清遺黨的工作。他們每一個組織是二十名人員所組成的，駕駛一部輕型裝備的軍車、六部吉普車、一部不上鏈的坦克以及三部卡車。他們直接聽命於英美聯合最高指揮中心，同時並有陸軍參謀部、科技戰略研究中心、聯合戰略協會提供各項資料與情報。史邁士少校是屬於「A」組織，編號〇〇二，當時他們的工作地區是提洛爾。這個地區是在義大利與奧地利之間的一片山區，全區山嶺起伏，景色優美，卻也是最適於藏匿、逃躲或偷渡至義大利的地區。這個地區是「多重目標組織」最早決定要派遣組織前往的地區，也是最重要的關口。任務不能說是很容易，但是，正如史邁士告訴龐德的，他們那個組織的二十個年輕人，的確度過了一段瘋狂又快樂的日子。他們開車縱橫山谷，當時德軍早已投降，殘留下來的多半心灰意懶，毫無鬥志，他們執行任務幾乎不費一槍一彈，只除了兩發——史邁士少校開的兩槍。

詹姆士·龐德並不爲史邁士的轉移話題所影響，他凝視著史邁士，慢慢地問道：「漢斯·歐布郝斯這個名字對你有什麼特別意義嗎？」

史邁士少校一抬眼，假裝在回想：「似乎沒什麼印象。」龐德的口氣只是在詢問，而非質問。事情大半都還是含糊不清，但史邁士依然從心底打出一陣冷顫。

「讓我來提醒你一下吧！就在你接到那些文件，並開始審閱的第二天，你曾經向提芬布納旅舍詢問——當時你正是住在這家旅舍——你向櫃台表示你要找全克茲布兩最老練的登山嚮導，結果他們告訴你歐布郝斯是最佳人選。然後，你向你的長官請了一天假，長官允許了。於是第二天一大早，你開了輛吉普車到歐布郝斯的小農舍前，聲稱他與納粹有關而予以拘捕，然後便把他帶上你的吉普車，揚長而去。我說到這裏，你想起來了嗎？」詹姆士·龐德一字一句咬字清晰，雖然依舊慢條斯理，卻已然有股咄咄逼人的銳氣，令史邁士不禁屏息色變。

「讓我提醒你一下吧！」多麼熟悉的一句話。想當年，史邁士雄姿英發，身爲英國皇家海軍軍官，每當他以流利的德語訊問那些德國俘虜時，這句「讓我提醒你一下吧！」已是他用來套口供的開場白。而今日，卻輪到另一個人來對他用這句話！

「鎮定些吧！慢慢來，不要慌！你反正早就有心理準備了，幾年以來，你一直都在爲今天作準備，既已事到臨頭，又何必著慌！」史邁士在心中緊張地安慰著自己，而臉上卻依然像個石頭般沒有任何表情。他漠然回答：「你說的那些事已經太久遠了，而且也太瑣碎了，我實在記不得了！」

「那個漢斯·歐布郝斯是個灰色頭髮的人，有一隻腿稍微跛；他會說一點英語，在戰前

原本是個滑雪教練。」龐德繼續提醒他。

史邁士卻抬起雙眼，直視向龐德那雙清澄的藍眼睛——那樣鎮定、清澈的雙眼；史邁士彷彿看見了年輕時的自己，而不禁在心底泛起一聲喟嘆；但他依然堅持地回答：「抱歉，我恐怕不能幫上你的忙！」他說著站起身來，一副準備送客樣。

詹姆士·龐德不理會他的舉動，他站直了身子，伸手從上衣的暗袋內掏出一本精巧的藍色皮面小記事本，並開始翻閱。他不慌不忙地一頁頁看下去，然後停在某一頁上，仔細讀了幾秒鐘，才抬起頭來向史邁士說道：「當時，你的隨身裝備中包括了一隻英製韋伯利四五型手槍，槍枝號碼是八—九—六—七—三—六—二。」

「是啊！那時我的確是用韋伯利型的手槍。他媽的！那可眞是爛手槍，一點都不管用。我希望他們現在稍有改進，不再發那種爛槍了。那時候，我們天天巴望著能有路傑型或貝瑞塔型的槍，可是到退伍了都沒見到影子。沒錯，我打死也忘不了當時我們用的是韋伯利型手槍，至於槍號，那可就記不得了！」

「槍號是不可能錯誤的。」詹姆士·龐德說道。「我同時也查明了你從指揮部領出這把手槍的日期和歸還手槍的日期。兩次你都按照規定登記了，所以一定錯不了。」

史邁士少校聳聳肩：「好吧！那麼那一定是我的手槍了！但是……」他口氣中故意帶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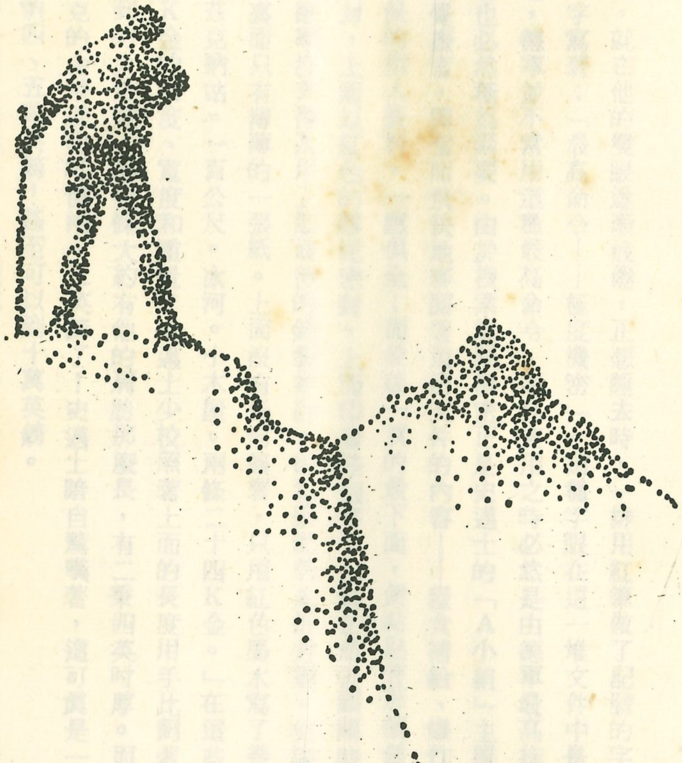
點怒意與不耐煩：「那又怎麼樣呢？關你什麼事？對你又有什麼幫助？你能不能告訴我？」

詹姆士·龐德卻一點也沒有被他激怒，他直視著史邁士少校，藍眼睛中滿是認眞；毋寧說是一種好奇，他對史邁士的逼眞演技似乎也很欣賞。

他的口氣漸趨强硬了：「你分明心裏十分清楚我想知道的是什麼，史邁士先生。」他頓了一下，似乎在等待史邁士的反應，見他沒有回答，他又接著說：「我想這樣吧！我到花園裏去走走，大約十分鐘後回來。我給你時間好好地考慮一下。希望你想清楚後，給我個眞心的回答，這樣我們彼此都不必再浪費心力和時間。」他臉色一沈，很嚴肅的接著說道：「如果你肯據實陳述，我也會盡量減少你的痲煩和痛苦。」

他說著轉身走向花園，當他拉開玻璃門時，又轉身回來說道：「其實這件事我早已查清楚，找你查問只不過是形式上的，你說不說其實結果都一樣，沒什麼好躲避的。你知道，我昨天已經去京士頓和傅氏兄弟談過了。」他說著，踏向藍天下的草坪，門無聲地掩上，將史邁士獨自留在那空曠的客廳中。

史邁士往沙發上一躺，彷彿獲得了解脫一般；不止因爲詹姆士·龐德的暫時離去，而是因爲一切的僞裝、逃避、謊言到此都可以結束了！既然詹姆士·龐德已經見過傅氏兄弟——只要是兄弟中的任何一個——那就沒有什麼好隱瞞的了。他們兄弟兩個最害怕得罪官方的人



物，龐德一出現，他們一定忙不迭地據實相報了；再說，他們手頭上剩下的貨色只有六吋左右了，並不值得他們守口如瓶。

史邁士一股碌地自沙發上站了起來，走到酒櫃前倒了杯白蘭地，再加入半杯薑汁汽水，輕輕地攪動著。趁著現在還有時間，何不好好享受生命！未來的日子是再也不可能有如此舒適的時刻了。他端著酒杯，重新坐回椅子上，點起了他今天的第二十支香烟。吸一口煙，他看了看手錶——十一點半。如果他能夠把龐德甩掉一個小時的話，他就可以有足夠的時間去那片珊瑚礁王國看看他的「子民」們。他靜坐著，任思緒自由馳騁。他當然可以把故事說得很長，仔細地描述那天的晴朗天氣、蔚藍天空，他也依然記得那座山頂，沿途野花遍地，綠草如茵；那是個美麗的，令人難忘的一天。但是也可以長話短說，只交待事情的經過……。他想了想，還是決定長話短說。

但是，那段事情的一幕一景，此時不召自來，清晰地在他腦海中流過。

× × ×

在提芬布魯納一間寬大的房間中，並擺著兩張軍人牀。史邁士躺在其中一張牀上，正在翻閱著一份文件；另一張空牀上，則散亂地丟著德文文件，那是方才長官交給他審閱的文件，除了他之外，尚未有任何人看過。他此刻沒什麼精神，只是隨便拿來翻翻，還不打算做真

正的審閱工作。但是，就在他的雙眼逐漸疲倦，正想睡去時，一排用紅筆做了記號的字卻吸引了他的注意；那排字寫著：「最高命令——極度機密」。這種字眼在這一堆文件中是第一次出現。史邁士知道，德軍並不常用這種最高命令，而且使用之時必然是由德軍最高指揮部直接下達，命令內容也必然極爲緊要。由於搜索這類機密正是史邁士的「A小組」主要任務之一，因此史邁士頓覺振奮，興奮而飛快地審閱著這份文件的內容——糧食補給、爆炸物、槍枝、密碼、蓋世太保的個人資料，一應俱全；而最後一頁的最下面，便黏貼著那個信封——一個簡簡單單的信封，上面以紅色的膠泥密封，上面印著幾個字：「請在最後關頭時予以拆閱」；顯然，那些德軍沒來得及用上這最後的錦囊妙計，因爲膠泥仍未拆封過。史邁士好奇地將信封拆開來，裏面只有薄薄的一張紙。上面沒有任何簽署，只用紅色墨水寫了幾個字：「凱薩山脈。法蘭茲克納站。一百公尺。冰河。小木屋。兩條二十四K金。」在這些字的下面，則記載著兩條K金的長度、寬度和重量。史邁士少校照著上面的長度用手比劃著，有若在向人吹噓自己釣到的大魚般。那金條大約有他的肩膀那麼長，有二秉四英吋厚。而現在在英國市場上，一公克的金幣就已叫價兩、三英鎊了！史邁士暗自驚嘆著，這可眞是一筆不得了的財富，至少值個四、五萬英鎊！甚至可以到十萬英鎊。

史邁士少校的腦子迅速地轉動著，思緒飛轉，但卻冷靜自持，絲毫未被沖昏頭。他確定

外面沒有人，再仔細地把那封信看一遍，默記下地名，然後拿出打火機點燃了火，將信封和那張紙條一起燒成灰燼，再將灰燼倒入厠所的馬桶內，嘩地一下，水冲走了灰燼。現在起，他是唯一知道這個寶藏的人了。

然後，他找出一張詳細的奧地利地圖，用手指著凱薩山脈，立刻找到了法蘭茲克納站。那只是一個小站，座落在山脈的斜坡上；根據那張地圖的標示，那附近一戶人家也沒有，這座所謂的站，應只是山路上一個供登山者休息的小木屋而已。史邁士再看看它周遭的地形，這個法蘭茲克納於是位於凱薩山脈最東端的一座山上，而凱薩山脈正緊靠著史邁士所在的克茲布兩鎮北方，山脈崎嶇高峻，正是小鎮的最佳天然屏障；但此刻在史邁士眼中，那地圖上巍峨的山脈，卻正是一座發光的金礦。他用手指指著法蘭茲克納站，那巨大的金條就在這裏，頓時，他感到熱血沸騰。那個地方離此不過十里路，爬山只要五個小時，便能觸摸到那巨大的寶藏。哦！他的心思早已飛到了山脈的那端了。

但是，史邁士絕非簡單的人物，他了解縝密的計畫是成功的第一步。他的時間並不多，但一夜之間，他已想好了所有的步驟。開始的部分，與詹姆士．龐德所說的完全一樣；他請了一天假，心裏擬好了登山嚮導。第二天，他在清晨四點抵達歐布郝斯家的小木屋前，迅速地逮捕他，並向他那些哀求哭訴的家屬說歐布郝斯涉嫌與蓋世太保勾結，將被帶往慕尼黑的

集中營接受審問。這在戰後是常有的事，何況史邁士的工作也正是如此，因此未曾引起任何人的懷疑。史邁士臨走時還安慰歐布郝斯的家屬，說如果經調查證實歐布郝斯是清白的話，很快就可以回家了。但是，他仍不忘奉勸歐布郝斯的家人，如果到處宣揚這事的話，英國軍方可能會因為面子問題而不肯輕易放人，反而對歐布郝斯更不利。那一家人都很感激這位英國軍官的好心奉勸。史邁士向他們表示，他因為執行公務，不便把名字告訴被捕人的家屬；同時，史邁士早在前一晚便將他那輛吉普車上的編號刮掉了。因此，當他開著吉普揚長而去時，歐布郝斯的家人只知道他被一個溫和好心的英國軍官帶去訊問，對那軍官的一切卻完全不知。他也早已算好了，二十四小時後「A小組」便要開拔離開此地，當軍方政府到達克茲布爾時，這件逮捕事件便將成為一件無頭公案，無人記得，無人去查，也無人能查出！

一路上，他邊開著吉普車邊和歐布郝斯閒聊；歐布郝斯起先很害怕，對一切問題都唯唯諾諾，後來見史邁士似乎毫無惡意，遂逐漸放大了膽子。一旦祛除了怯意，打開了話匣子後，倒是個很好的聊天對象。史邁士故意和他談划雪、登山，頻頻詢問他的經驗，這兩樣運動正是歐布郝斯最鍾愛的，遂興致勃勃地大談特談。史邁士也不時加入幾句，顯得他不但很有興趣，而且和歐布郝斯大為投緣的模樣。

史邁士開車沿著凱薩山脈的山腳，向庫芬斯坦的方向駛去。他故意將車速放得很慢，並

不時抬頭望著凱薩山脈，讚嘆著晨曦中散發出粉紅色光輝的山景，並表現出一份無限嚮往的神色。最後，車子終於開到最東端的山腳下，眼前這座山——史邁士私下把它稱爲金山——便是法蘭茲克納站所在之處。史邁士讓車子滑行著，滑到一片路邊的草地上才停了下來。

他轉過頭來看著歐布郝斯，深思而又很決斷地說道：「歐布郝斯，老實說，我實在很欣賞你，許多方面你都和我太相似了，我們的興趣也都一樣。從你的談話以及我對你的感覺，我敢打包票，像你這種人不可能和納粹黨合作的。我想，我可以確定你沒有問題。這樣吧！今天我們兩人一起爬一趟凱薩山脈，消磨一天，然後我再載你回克茲布爾；我向我的長官報告，說你已去過慕尼黑，訊問的結果你是無辜的，因此釋回。如此，我們既可暢談終日，你也可免受訊問。」他說著，露出牙齒友善地笑道：「怎麼樣？你覺得我的計畫好不好？」

歐布郝斯感激得幾乎要流下眼淚來。他千謝萬謝，然後又請求史邁士是否可以發給他一張證明的文件，以便表示他已洗清罪嫌了？史邁士慨然應允，他說：「一點問題也沒有。只要我簽名就成了！」

於是，他們將吉普車藏到樹林裏，經過的人根本不會注意到這裏有部吉普車。然後，便由歐布郝斯擔任嚮導，在陽光中走上了山路，開始向「金山」邁進！

史邁士那天全身登山裝備。他穿得很輕便，一件草綠色的叢林野戰襯衫、一條短褲，和

一雙美國傘兵用的上等膠底鞋；身上唯一比較重的東西，就是那把韋伯利型手槍，那是他可以用來對付歐布郝斯的唯一武器。歐布郝斯對史邁士是全心全意的感激與信任，對於他帶著手槍爬山並沒有感覺什麼不對勁，似乎認爲那是史邁士的職責；他絕未想到，這把手槍將是他的致命之物。

歐布郝斯在臨出門前，因爲自以爲要去慕尼黑應訊，特別換了一身中規中矩的衣服，襯衫、長褲都是最好的，企圖藉以博取別人的好感。現在，他穿著這一身衣服帶領史邁士爬山，因爲心情輕鬆而並不感到任何不便。他健步如飛，一路興高采烈地談話，並向史邁士保證說，爬這座小山根本不需要什麼鐵鍬或登山索，只要用腳走便是，偶而要手腳並用，但絕對沒有危險。他說：「這座山的山腰上有個小木屋，咱們還可以去那裏休息一下呢！」那個小木屋，登山的人都稱之爲法蘭茲克納站。

「眞的這麼好嗎？山腰上居然還有可以休息的小木屋？」史邁士故意問題。

「是啊！而且那個木屋的下面就是條小冰河，雪白一片，美麗極了。不過，我們上山時最好繞過那條冰河，那冰河太多裂縫了，不安全！」

「喔，是嗎？」史邁士一邊漫應著，一邊心中暗自盤算。他看著歐布郝斯的後腦袋，這個德國人正全心全意的向上走，背上早已汗濕。史邁士想著，這人是個有趣的人，不過無論

如何，他到底只是個德國人——一個素昧平生的德國人，與他在戰場上槍彈相向的德國人毫無兩樣。戰爭中，他的子彈不知打死了多少德國人，今天再添上一個又何妨？戰場上的殺人，與平常的殺人同樣是奪去對方的生命，並沒有什麼兩樣，史邁士這樣安慰著自己。事實上，如今他一心只在那兩條巨大的金條上，對於歐布郝斯，他只覺得是帶他前往金山的工具而已，到達目的地之後，理當棄之如敝屣；丟棄任何多餘的裝備，是當年他在突擊隊中所受的訓練。殺掉歐布郝斯，他不會有嚴重的罪惡感，如今他所擔心的，只是要如何處理屍體而已。他必須想法將歐布郝斯的屍體弄下山去，揹著屍體下山是件吃力的事。不過，爲了那筆財富，幹任何都是值得的。

上山的路途既漫長又累人，當他們爬到一半時，樹林帶已過了，山上是一片草原；而太陽卻正高昇，熱氣襲人，他們兩人都汗流浹背。再往上的山路，盡是大片的岩塊，崎嶇峻險，他們兩人手腳並用地向上攀爬。他們到達了一片崖壁前，只見巨岩高聳，壁面平滑近乎垂直，簡直難以通行。但是，歐布郝斯不愧是一流的登山嚮導，他帶著史邁士向旁一繞；岩壁旁一條山溝如今早已乾涸，斜度大約四十五度，寬則正容一人通過。歐布郝斯教史邁士如何以手扶住岩壁，如何踩穩腳步，兩人便成功地登上了那片山崖。歐布郝斯雖然一隻腿微跛，卻仍十分靈活；史邁士也身手敏捷，絲毫不落後。當他們兩人在一條山澗旁停下來喝水洗臉

時，歐布郝斯稱讚史邁士的體力、耐力都很好，很適合登山。當時史邁士熱得一身汗，早脫去了襯衫，坐在山澗旁喘氣。

他聽了歐布郝斯的稱讚，瀟洒而謙虛地回答道：「其實，我相信任何英國軍官都適合登山的，我們受的訓練很嚴格。」而他心中卻正暗想：「過了今天，我才不要再登什麼鬼山了呢！」

再往上的路程越加的難走，小木屋已在望，但中間隔著的是一大片冰雪地，冰滑路崎，而且冰上不時有裂縫出現，隨時得小心陷入。幸好歐布郝斯經驗豐富，史邁士只要緊跟他的腳步，便不會發生任何意外。此時，史邁士不禁慶幸自己的先見之明，若非帶了這名登山嚮導，他是到不了金條所在之處的。

有一回，歐布郝斯伸手去扶一塊石頭，不料那塊石頭竟然鬆動，經歐布郝斯一碰便發出微微的裂聲，歐布郝斯急忙放手；他才一鬆手，那塊石頭便轟隆隆地滾下山去，聲音因爲山谷的迴響而顯得十分巨大。史邁士突然想到了噪音的問題。

「這附近有人住嗎？」他等石頭的聲音消逝之後，問歐布郝斯。

「連個鬼影子也不會有；這附近，一直要到庫夫斯坦那邊才有人住。」歐布郝斯說著，指向遙遠地方的一個山頂說道：「瞧，那邊是最近的人家了。這座山沒有青草地可放牧，同

時又缺水，所以從來沒人住。只有登山的人才會到這裏。不過，自從戰爭爆發後……」歐布郝斯突然意識到史邁士是英國軍官，遂閉口不再談戰爭。

最後，他們終於通過了冰原，到達山脊，兩人回身望著那片冰河，歐布郝斯以無限愛戀的眼神望著那片雪白晶瑩的冰雪，臉上充滿了對大自然的讚嘆與對山的崇敬。而史邁士，卻正仔細地審視著冰河上的裂縫；他注視著山脊下約一百公尺地方的一個大裂縫。不錯，大小寬度正合適，他想著。然後，他回頭向山上望去，一座小木屋就在離冰河約一百公尺的地方，靜靜矗立著。正是這個地方，一點也不錯，目的地已到達，該是去除不必要障礙物的時候了。他注視著歐布郝斯，再看著冰河上的裂縫，那裂縫深不見底，正是史邁士心目中的絕佳墳場。但是，該下手了嗎？或者再等一下？再等一下吧！他決定，因爲往小木屋的路上可能還需要他。

他們兩人到達小木屋時，已日正當中。從開始上山到到達，正好費了五個小時。史邁士少校說他想獨自輕鬆一下，因此沿著山脊向東走去；山腳下，一面是奧地利的田園美景，一邊是德國巴伐利亞地區的濃密森林，在艷陽下閃耀著藍綠色的光芒，美麗絕倫。但史邁士卻未曾去注意這些。他小心地計算著自己的腳步，到了一百二十步的地方，他看到了一堆堆成圓錐形的石堆，彷彿是用來記念一個遇難的登山者。然而史邁士卻心中明白，那石堆之下埋

的不是具僵冷的屍體，而是兩條金光閃閃、價值難計的金條。他恨不得立刻將這堆石堆推開，挖出寶藏來一睹究竟。但是，他並沒有這樣做；他仍是冷靜的。他掏出那把韋伯利型手槍，上好子彈，然後他將手放在背後，回身走向小木屋。

休息了一陣後，爬山時的劇烈心跳已趨平常，高山頂上逐漸令人感到寒氣逼人。歐布郝斯已進入木屋中，忙著準備升火取暖。史邁士站在木屋外，盡量以鎮靜的語氣向內叫道：「歐布郝斯！」他故意使聲音顯得有些興奮。「出來一下，來告訴我那邊是什麼地方，由山頭上看去，風景可眞美啊！」

「好的，我馬上就來，少校！」歐布郝斯高高興興地回答，隨卽走出小木屋。他走到史邁士面前，由褲袋中掏出一個紙包，有點羞澀地遞給史邁士。他拉開紙張的一角，露出裏面的東西，原來是一大條像義大利臘腸似的肉。「我們稱這種東西叫燻肉。」他笑笑：「很硬的，但味道很不錯。有點像美國西部電影中牛仔吃的東西。你們怎麼稱呼這種東西？」

「乾肉餅。」史邁士說道：「把它放回木屋裏去吧！等一下我們兩人再來分享。」他對自己說這句話感到些微噁心，但他仍繼續說道：「我要你過來一下，我們從這裏可以看到因斯布魯克嗎？我要你指給我看。」

歐布郝斯急忙跑回小木屋去，將那片肉放好再跑出來，走到史邁士的旁邊。史邁士假裝

要拉他去看一個東西，將他引到山脊上正對那條冰河裂縫的地方，然後突然掏出手槍，對著歐布郝斯的胸膛連發兩槍。歐布郝斯立刻倒地，子彈正中心臟，他還沒弄清楚怎麼回事，便已魂歸西天了！

史邁士趨前一看，那嚮導倒在山脊斜坡邊，身上中了兩槍，早已氣絕。史邁士蹲下身來，雙手用力一推，屍體順著冰河滾落下去，但是並沒有按照他的預算滾進那條裂縫中，反倒停在半路上的一條雪溝裏。「他媽的！」史邁士咒罵道。

槍聲在山谷中引起的迴響已越來越微弱，終至消逝。史邁士看了一眼那橫躺在白雪上的屍體，聳聳肩，管他呢！還是辦正事要緊。他想著，急步沿著山脊向那石堆走去。

那錐形的石堆，彷若一座閃著金色光芒的金字塔，但史邁士無暇去膜拜它。他迅速地推開石頭，粗魯地將一塊塊沈重的石頭拋向兩邊的山谷。他的手因用力用猛而凍裂，但他絲毫不感覺到痛楚。只剩下幾塊石頭了，而什麼也沒有看見！什麼鬼影子都沒有。他的心裏焦急、興奮交加，手不禁微微地顫抖。石頭已搬完了，史邁士雙手挖掘著泥土，心中七上八下。終於，他摸到了，是一個硬硬的東西，是金屬，是一個金屬盒子，史邁士近乎歇斯底里地將土扒開來。終於，那金屬盒子完全露出來了。是一個老舊的彈藥匣子，上面依稀還刻有一些字。史邁士喉間發出了一種快樂、興奮又貪婪的輕呼聲，突然間彷彿耗盡了一切力氣般癱坐

在旁邊的石塊上，而他的心思早已飛到十分遙遠的地方——海邊的美麗別墅、蒙地卡羅、豪華遊艇、香檳、魚子醬，還有一整套的亨利牌純棉運動衫；那是他生平的夢想，穿著那種名牌的運動衫，悠閒地走在綠草如茵的高爾夫球場，輕鬆地一揮桿，小小的白球便飛向蔚藍的天空……。

他完全沈醉於這一片夢境之中，凝望著那個鐵盒子，幾乎有一刻鐘一動也不動。最後，他終於回到了現實；周遭仍是一片白雪覆蓋的高山，縱使美夢已近在咫尺，目前他仍有事情必須處理。他站起來，深吸口氣，彎腰上前去抬起那口鐵箱子。鐵箱的兩邊各有一個鐵環，很方便抬，但是十分沈重。史邁士心中早已預料這箱子十分重，但當他用勁去移動時，卻發覺這口箱子的重量依然超出他的預料。戰前，他曾在蘇格蘭釣魚時抓到一條四十磅重的鮭魚，那算是他平生抬過最重的東西了。而這口鐵箱，差不多有那條鮭魚的兩倍重。他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把那口鐵箱抬出土坑，放到旁邊的草地上。然後，他拿出手帕墊在鐵環上，拉著一邊的鐵環沿著山脊吃力地拖向小木屋。

他終於將鐵箱拖到木屋前，喘了一口氣，他坐在木屋前的石階上，眼光卻始終不會離開那口箱子。他一邊啃咬著歐布郝斯給他的那條薰腸，一邊思索著如何將這五千英鎊——他目前暫時將這筆財富假定為這個數字——弄下山去，另外找個地方藏起來。

歐布郝斯給他的薰腸是最適於登山者食用的食物——又硬、又堅實。他用力地啃完了整條薰腸，覺得體力恢復了不少，便好整以暇地用火柴棒剔淨了牙縫，心中已然胸有成竹。他知道自己將如何做，他也清楚從今後自己的身分；此後，他便是一個罪犯。如同搶刼銀行並槍殺警衞一般，他已是犯罪之身。他將終身背負這樣的身分，必須時時刻刻小心謹愼，否則便將是死路一條。那將是十分痛苦的，他明白，而且是一生的痛苦，去除不掉的烙印。但是，只要他能忍受這種痛苦，那麼，從此以後他便是富有的，富有而快樂的。他既已下定決心，便不容反悔。看著那五千鎊的財富，他不在乎過那樣的一生。

他轉入小木屋中，仔細檢查屋中是否有留下任何痕跡；確定無事之後，再回到鐵箱旁將鐵箱拉到冰河的上方，測準了方向，他心中默禱著，然後用力一推，讓鐵箱順著冰河向山谷滑去。

那灰色的鐵箱，起先是緩慢地下滑，接著碰到了那座懸壁，遂滾了下去，發出金屬碰撞的聲音，並繼續一路向下翻滾。最後終於聲音停止了，顯然箱子已停住不動。史邁士看不到鐵箱是否在中途撞開了，但是，他並不在乎；實際上，他曾想打開那鐵箱，卻沒有成功，現在就讓山來幫這個忙吧！

他回頭望了山上的小屋一眼，然後便起身下山。下山已沒有嚮導，他小心翼翼地跨出每

一步，不時用手扶住山壁，用腳試探下一步的石頭是否堅穩，更對冰河的裂縫十分注意，小心避開。他好不容易獲得了鉅富，可不想未享受就葬身山谷。如今，他的生命可比上山時值錢多了。終於，他渡過了冰河，越過了溶化中的雪原，重回到泥濘的山間小路上。回身看看，雪地上雖然留下了他的足印，但他卻不擔心；因爲附近無人家，戰後的忙亂中也無人會來登山，何況太陽正烈，不用幾天溶雪就能把腳印冲掉了。他走到歐布郝斯的屍體前，由於戰爭中他早已看過無數的屍體，因此絲毫不懼怕。他將歐布郝斯的屍體拖到一個最近的冰河中丟棄。然後他又謹愼地將裂縫兩邊的雪塊踢入裂縫之中，掩埋了歐布郝斯的屍體。直到屍體完全掩蓋，歐布郝斯才放心地繼續向下面的那口鐵箱子走去。

正如他所料，山石的碰撞已幫他的鐵箱的鎖撞開。他急急忙忙地將箱子打開，抓掉上面的那層紙，果然兩條金條展現在他眼前，在陽光下發出眩目迷人的光采。兩條金條上都有一個相同的標誌——一隻老鷹，底下一個　字型，年代是一九四三——那是德國國家銀行的標誌。史邁士讚賞地對著金條點點頭，彷彿是嘉許它們不負他所望。然後，又把那些紙放回箱中，蓋好箱蓋，並且用一塊石頭敲正了歪掉的鎖，重新鎖上。他將那把韋伯型手槍綁在箱子上，像拉著笨重的行李般一步一步往山下走去。

當時已是下午一點多，艷陽炙熱，藍空中一絲雲彩也沒有，亮麗得彷彿敲上去會發出「

咚」的一聲。他赤裸著的上身，隱隱有被燒焦的灼痛感，而汗水由額頭流下，順著臉頰滴落到胸前。肩上與鼻頭都已被反射的雪光灼傷，紅腫疼痛。他偶而在冰河造成的小溪旁停下，弄濕手帕擦全身，以恢復疲勞。從發理那個信封以後，史邁士幾乎未曾眞正入眠過。此刻眞正取得了金條，兩天來的疲憊才算得到舒解；但是，下山的路仍遙遠，他鼓勵著自己，只要到達山腳，從此便是千萬富豪了。

於是，他深吸一口氣，立起身來繼續往山下走，邊走邊幻想著將來的生活，偶而咒駡兩句那碰撞著他膝蓋的槍彈匣子，總之，無論如何艱苦，這一趟上山都是值得的；曬傷可以用最昂貴的冷霜治療，腰酸脊痛也可以洗芬蘭浴，從此花錢不必再銖錙計算。想到這裏，即使下面還有一步險路得走，也覺得無妨了。直到現在，他仍舊是走在鋼索上，錯一步就得死。出了山谷之後，也還有件麻煩事；他得先把這筆鉅大的財富藏起來，而出了山谷後，就沒有冰河斜坡可供他用推的方式搬運那口大箱子了。天啊！想起要把那將近八十磅的大箱扛上肩，他簡直立刻就腿軟了。

「但是，」他自言自語著：「一刻痛苦值一世財富！」

他終於安全到達了山谷，那口鐵箱也絆在山谷，停住不動了。終於到了他得扛箱子的時候了。他坐在一處濃密的樹蔭下，歇息了一陣。他把那件野戰衫披開來，然後打開箱子，將

那兩條金條搬出來，放在野戰衫的中間，再將野戰衫當成包袱般，抓起兩角打兩個結，再抓起兩袖牢牢地打好結。接著，他在後邊掘了一個洞，將空的鐵箱子埋下。然後他蹲下身去，頭穿過兩袖管打成的圓圈中，一使勁便將那包揹在背上，兩手並抓緊著袖管，以防那沈重力量形成的頸圈將他勒死。他吃力地、慢慢地站起來，雙腿微微地發抖。但終於還是站起來了。然後，他開始往下坡衝去，背上的重負使他往下衝的力量更大；他氣喘如牛，背上的曬傷更因磨擦而痛楚不堪。他此時正好似一個黑人苦力，在山坡樹林間吃力地奔跑！

直到今天，他仍然不明白自己那裏來的力量，居然能夠到達吉普車邊。那一段路程，有若一場迷濛的噩夢，在半昏迷中，只不斷地感覺到金條碰撞著他的小腿肚，而兩條袖管有若繩索般緊勒著他的頸子，更若利刄般切割著他的肌膚。他每走百步，就必須停下來休息數分鐘。他強睜著被汗水模糊了的雙眼，企盼著那輛小吉普車出現眼前。

而就在他看到吉普車時，他彷彿噩夢初醒，神志因爲再次接觸到熟悉的事物而清明起來，而身體卻在極度的疲累後崩潰了。他癱倒在地上，金條丟在一邊，平躺著喘息不已。

但事情至此，仍不算成功。他勉強地起身，在附近的亂石堆中選擇了一塊不易被人發現，而他自己又一定能找到的地方；然後將金條藏在撿來的木桶裏，挖好一個大坑，埋入地下，再堆上亂石。做完這一切，總算是大功告成了。史邁士雖已筋疲力盡，卻仍不忘善後工作

。他找到一處溪水，將自己洗滌乾淨，再重新穿好衣服，開著吉普車回到營地，以最後的一絲力氣撐著自己，強擺出一副曬了一天太陽而精神甚佳的模樣。晚餐時，他狼吞虎嚥地吃下了數塊牛排，又獨自飲光了一瓶廉價的杜松子酒，醉醺醺地回到房間中，一躺上床便昏睡了過去。

隔天，多重目標組織的A小組移師至密特西山谷，重新開始另一次的掃清遺黨工作。一個月後，史邁士少校任務結束，回到倫敦後光榮地退伍。對他而言，戰爭是永遠地結束了。

這最後一個月的軍旅生涯，他當然是不會輕易放過的。他善用每一分每一秒和每一個機會，以達成自己的「最後任務」。戰後各國對黃金的管制相當嚴格，走私不易。史邁士因此必須另尋他法，以便把那兩大條金條由德國偷渡過英吉利海峽，運入英國境內。於是，史邁士故意一再延遲歸鄉的日期，並且想法和長官攀結，以便保留住臨時階級和那張寶貴的軍事情報員通行證。結果，他成功了。退伍之後，他轉入設置於慕尼黑的聯合審訊中心，擔任英國的官方代表。他的行李因此都享有不必過關檢查，於是，那兩條金條就在神不知，鬼不覺中，裝在一個舊公事包裹，由這位年輕英發的英國代表攜帶回英國了。當時，他提公事包吃力的樣子，雖會引起海關的注意，但史邁士面露著微笑鎮定地婉辭了他們的幫忙，並表示這個公事包中是一些重要的文件，必須由他親自攜帶，不可離手。海關人員彬彬有禮地注視著

他進入國境。至此，史邁士終於完成了整件計畫。當他把金條藏到一位姑媽家的地下室時，他感到美夢已近在咫尺。

接著，一切就像電影中的男主角發跡一樣，簡單、迅速而完美。他向英國軍方請辭獲准，以少校軍階正式退出行伍。然後，他以濶綽、大方的舉止，英俊瀟灑的外表，以及從軍時的光榮事蹟，贏得了無數美人心。他從中選擇了瑪麗·帕奈爾為妻；她是一個出自純正中等家庭的女孩；有著一頭金髮、美麗迷人，而且曾經是皇家婦女海軍服務團的一員，對軍人一向崇敬有加，而對史邁士更是死心塌地，深情款款。

他們的婚姻，人人都認為是完美的一對。但史邁士在英國熟人太多，依然無法任意揮霍。於是，他進行下一步的計畫。他攤開世界地圖，選中了加勒比海中風光明媚的英國屬地牙買加。他大力鼓吹瑪麗，向她指出英國戰後工黨政府的無能、內政的混亂與天氣的陰沈。而牙買加又是如何的陽光亮麗，自由逍遙，而且食物豐盛、美酒價廉……。瑪麗對丈夫的判斷力向來不懷疑，欣然同意前往。

於是這一對神仙眷屬，揮別了倫敦的親友，在艾凡河口搭上了一艘駛往牙買加首府京士頓的運蕉船，向那片世外桃源航去。

在船上，史邁士少校將那兩條已鑿掉德國銀行標記的金條取出來給瑪麗看。這是金條自

出土以來，史邁士第一次拿給別人看。

「親愛的！」他得意而親暱地對瑪麗說：「瞧！我很聰明吧！我一直都不相信英鎊的穩定性。所以我老早就把退休金買了這些金子，現在黃金價格高漲，這些金條至少值個五萬鎊左右。足夠咱們揮霍個二、三十年。只要敲下一小塊來賣掉，生活就不虞匱乏了！」

瑪麗並不曉得私下買賣黃金是犯法的行爲，更不了解那一點退休金根本不可能買到這許多黃金。她驚喜地跪在地上，撫摸著那金光閃閃的金條，可愛的眼睛中充滿了幸福與快樂的光芒。她跳起來，用手圍著史邁士的脖子，親吻著他，用一種近乎哽咽的聲音說道：「你眞是個了不起、了不起的男人！你是那麼英俊、那麼聰明、那麼勇敢，而且，現在我又發現，是那麼富有！天啊！我眞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孩子。」

史邁士微笑著：「總之，我們是發財了！不過，妳得答應我，這件事可絕對不能讓別人知道。任何人都不行！否則什麼八竿子打不著的親友都會突然出現，小偸强盜也跟踪而至，那我們可就沒有平安日子好過了！知道嗎？」

「你放一百個心吧！」瑪麗乖乖地應允。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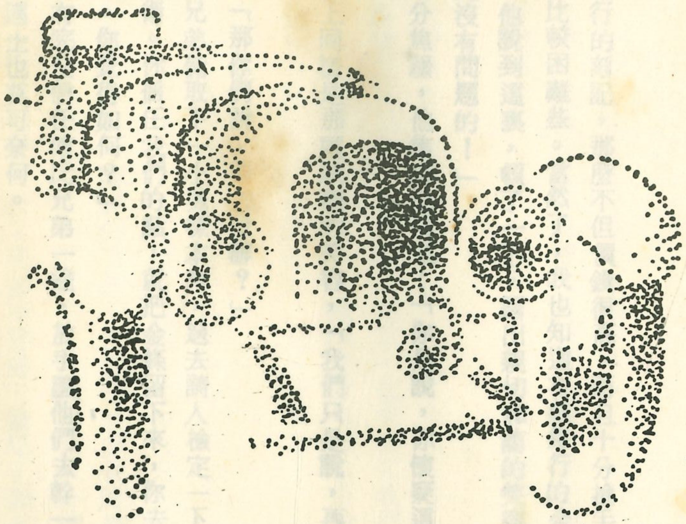
事實證明，他的決定完全正確，牙買加果然是個人間仙境，尤其是對有錢有閒的年輕夫

婦而言。

位在京士頓山腳下的王子俱樂部尤其是天堂中的天堂；一流的菜餚，禮貌的服務生，便宜的好飲料，以及高雅而容易相處的會員。每當史邁士坐在俱樂部的落地窗前，啜飲著菓汁酒，看著窗外的柳影藍天，碧波萬頃，總有種如在夢中的感覺。

史邁士就以王子俱樂部爲中心，展開了社交活動。他們是一對受人歡迎的夫婦，英俊風趣的丈夫、嬌美溫柔的妻子、服飾講究、出手闊綽，羨煞了多少人。史邁士少校戰時的輝煌戰蹟，更使他贏得官方人物的重視，而得以加入總督府的社交圈子。在這個圈子中，他們有參加不完的野餐、宴會、雞尾酒會。白天，瑪麗有網球賽，而史邁士則穿著一身名牌運動服，走在碧綠草地上，揮桿打高爾夫。晚上，瑪麗有輕鬆的橋牌會局，史邁士則有緊張刺激的高額樸克賭局。生活恰如一列彩色繽紛的列車，匆忙而愉快地駛過。當史邁士想起，在遙遠的英國，人們已在飽受通貨膨脹之苦，啃豬肉罐頭、抱怨永遠陰沈的天氣……。他的嘴角就不覺露出得意的微笑。

史邁士夫婦最初是從現金中支出，由於自覺靠山穩固，因此豪不吝嗇；接著，他又動用退休金，但那兩條金條依然完整未動。直到一年之後，在他明查暗訪之下，認識了傅氏兄弟；他們表面上是從事進出口貿易，實際上則是走私大王，史邁士才有動那兩條黃金的念頭。



在牙買加，傅氏兄弟是既富有又受人尊敬的。他們被公認是華人社會中的老大，雖然按照古老的中國傳統來看，他們所從事的「生意」實在是不算正道，但是，華人在牙買加的勢力逐漸加强，華人秘密組織的勢力不容忽視，因此，任何人對作爲老大的傅氏兄弟都不敢輕慢。

史邁士幾經調查，證實傅氏兄弟的確穩當可靠，值得信任，於是和他們搭上了線。

當時，國際黃金市場的各成員已簽訂了公約，國際上黃金的價格公訂爲每盎司三十五美元。但是，公約簽訂之後，黑市的活動依然十分活躍，尤其是丹吉爾與澳門，更是世所皆知的黃金走私碼頭。在這兩處地方，純度99%的黃金，價格可高達每盎司一〇〇美元。

傅氏兄弟對這種好生意當然不會放過，他們看中了香港經濟正在起飛，遂在香港開始貿易生意，以便利用運貨物往香港的同時，順便私運黃金到澳門出賣。

史邁士與傅氏兄弟會面晤談之後，雙方都覺得各得所需，相談甚歡。套句史邁士的話說，他們的合作眞是：「完美的好搭擋！」直到去檢視金條之前，傅氏兄弟對黃金的來源一句話也未曾問起。但看到黃金之後，由於金條上沒有任何刻記，因此遂旁敲側擊地向史邁士查詢這批黃金來源始末。

「你是知道的，史邁士先生。」傅氏老大坐在桃花心木桌的後面，微笑而謹愼地說道：

「在黃金市場上，金條上若有世界各大銀行的刻記，那麼不但價錢很高，而且十分搶手。如果沒有這種證實黃金純度的標記，出手就比較困難些。當然了，我也知道有些銀行的金條是不刻標記的，不過，市場上就是如此，」他說到這裏，頓了一下，露出親切和藹的笑容：「當然了，我相信史邁士先生的金條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史邁士聽著他那迂迴的問話，心中萬分焦躁，他焦慮地問道：「你是說，你懷疑這是塗了金粉的鉛塊嗎？」

「不，不，」傅氏兄弟同聲說道，臉上同樣是那副誠懇的笑容，「我們只是說，再檢視一下，出手的時候比較安心。」

史邁士莫可奈何地看著他們兄弟倆：「那你們說，要怎麼辦？」

「如果你不反對的話。我想，讓我們兄弟倆取下一小塊樣本來，送去請人檢定一下。我們正好有熟人，鑑定黃金純度是一流的技術。你信任我們的話，就把金條留下來，你去用頓午餐，回來的時候，鑑定結果也就出來了。你覺得如何？」

史邁士幾乎是沒有選擇的餘地，他只有完全信任傅氏兄弟一途，放手讓他們去幹一途。當然，他們有可能揑造黃金的純度，但史邁士也莫可奈何。

他走出傅氏兄弟的辦公室，信步逛到密特里銀行，在對面的酒吧中，要了一杯雙份的烈

酒，一份美式三明治，他眼望著對面的銀行，若有所思地回想著搬運這些金條下山時的苦楚。那杯烈酒不一會兒便喝光了，而那份三明治卻只咬了一口，便哽在喉頭，難以下咽。

終於，他熬過了中午的時刻，焦躁地回到傅氏兄弟的辦公室。那個房間中的一切陳設仍是老樣子。一張大桃花心木桌，兩個面帶笑容的兄弟，兩條金條和一個舊公事包。只是，桌上多了一張紙和一隻派克金筆。

傅老大開口說道：「我們已經弄清楚這些金條的純度了。」

「太好了！」史邁士口裏說道，心裏卻七上八下。

「它們的純度很不錯，一點問題也沒有。」傅老二接著說道。

「上帝保佑我！」史邁士心裏祈禱著，臉上卻擺出一副胸有成竹的笑容。

「我想，你大概不知道這些金條的來源吧！」

「我不很清楚。」

「有興趣知道嗎？」

「當然了！」史邁士裝作一副非常關切的神情。

「它們是德國金條，史邁士少校。」傅老大繼續說道：「很可能是戰後流落在外的納粹物資。因爲它含有百分之十的鉛。這種合金只有德國納粹黨才可能擁有。」

「以前，」傅老二興致勃勃地接著說：「希特勒當政的時候，納粹黨人有個很愚蠢的作法。他們把鉛滲入金子中，希望魚目混珠，以獲取鉅利。但是生意人精明的很，他們沒多久就發現德國金條的品質降低了。這一來，德國金條聲名大壞，價格也跟著下跌。這兩條金條，就是那時代的產物！」

「眞是愚蠢的行爲，是吧？」傅老大笑著結束了這段敍述。

史邁士哈哈一笑。他不僅稱讚傅氏兄弟對世界商業市場的瞭若指掌，他更咀咒他們的這種精明。他心中暗自算計著下一個步驟，表面上卻瀟灑地說道：「這眞是個有趣的事情，我以前從來不曉得。不過，對我來說實在不是什麼好消息。這麼說來，這些金條就是你所謂「不良品」，不容易脫手的了？」

「那倒不是！史邁士先生。怎樣脫手你不必擔心，我們只是希望你知道這些金條的實際價值。事實上，這種純度有這種純度的價錢，並不會造成太嚴重的問題。我會按著它的眞實價值賣出，我想，可以大約說是百分之八十九的純度。也許買去這些金條的人會再想法精煉成純金，不過那就不關咱們的事了。我們以誠實的價格賣出，不會惹上什麼麻煩。」傅老大一口氣說完。

「但是，所謂誠實的價格，就是較低的價格了，是吧？」史邁士問道。

「正是此意。」傅老大回答：「不過，我想，這對你仍不算是個壞消息。你自己本人對這兩條金條的估價原來是多少？」

「我以為，大約值五萬鎊左右吧！」史邁士回答。

傅家兄弟一聽，都大笑了起來。「我想，如果我們聰明一點，慢慢地分次賣出，」傅老大賣個關子，頓了一下「少校，我想至少能有十萬鎊的收入；不過，這其中還得扣掉我們的佣金——我們的佣金包括船費、各項開支在內——，以外就是你淨賺的。」

「你們的佣金要求多少？」史邁士急切地問道。

「如果你覺得公平的話，我想，我們要求的佣金是收入的百分之十。」

史邁士知道，正常的情形下，正派的黃金買賣中，黃金代理商只能取得百分之一的佣金而已。傅氏兄弟的要求是偏高了一些。但是，管他的呢！他已經比自己預計的還多出四萬鎊的收入了。還有什麼好計較。於是，他站起來，乾淨俐落地伸出手，向傅氏兄弟說道：「我認為這樣很公平，我們就這樣說定了！」

從那天起，每過三個月，史邁士少校就攜帶一只空的公事包，到傅氏兄弟的辦公室去。在那寬廣的桌上，每次都放著一捆乾乾淨淨的牙買加大鈔（總共一千鎊），那兩條逐次被銷短的金條，以及一張在澳門賣出黃金的價格和數量。

這一切，都是既簡單又清楚，雙方關係十分友善，也可以說十分陌生，純然的商業行為，而不涉及任何私人的生活。史邁士從來不去想傅氏兄弟除了那規定的百分之十佣金外，是否還有任何欺騙或隱瞞。事實上，即使他們侵佔了他的錢，他也不在乎。反正每年有四千英鎊的收入，對他而言已是綽綽有餘了。

唯一比較令他擔心的事，就是報繳所得稅的問題。他擔心稅務局的人會找上他，詢問他以何為生，為何能夠如此闊綽。他想不出任何答辭，只好去求助於傅氏兄弟。傅氏兄弟哈哈一笑，表示自有辦法打通關節。到了第二年度的時候，史邁士每次去取錢，桌上擺的都是九百鎊牙買加幣，而不再是整整一千鎊。他們雙方都未曾當面談起這件事，但稅務人員的確從未去煩擾過史邁士。

× × ×

就這樣，在熱帶溫和而慵懶的氣氛中，十五年的日子匆匆流逝了。那是一段充滿陽光、閒逸的快樂歲月，史邁士夫婦兩人都發福了。而且，史邁士發作了第一次的冠狀動脈血栓症。醫生警告他必須戒酒，戒雪茄，精神放輕鬆些，不可以吃澱粉太多、容易發胖的食物，更不可以碰油炸的食物。瑪麗十分同意醫生的指示，她像遵行聖旨似地按照指示盯牢史邁士。不准他碰任何違禁之物。史邁士總是喜歡偷喝兩口酒，偷吃兩口油炸食物。瑪麗一看到，便

指責他是作賤自己，兩人常為此互相叫罵。瑪麗當然是為他好，但是她已經太遲了。史邁士過這樣的生活已習慣，豈肯輕易改變。他因此經常躲避瑪麗，兩人的關係亦更加疏遠。瑪麗於是又抓到了機會，指責他不但是自我墮落，而且也不再愛她，必然是移情別戀了。史邁士被她吵得心煩，乾脆又去喝酒；如此惡性循環下去，史邁士酗酒得更兇，瑪麗更暴躁易怒。兩人間的爭吵更是無休無止。

瑪麗已不再是昔日那溫馴美麗的金髮少女，她逐漸變成一個被失眠所苦的憔悴婦人，幾乎夜夜依賴安眠藥才能入睡。於是，在一個史邁士醉酒的夜晚，兩人又經過一頓激烈的爭吵。瑪麗負氣回房。那一晚，她服下了過量的安眠藥，在第二天早上被發覺已中毒身亡。她究竟是意外或有意自殺，北灘的人們議論紛紛。史邁士的地位也因此大受影響，風言風語，使他很難立足。

於是他退縮了。他搬離京士頓，來到離首都三十里處的海岸邊。那裏只是一個小村鎮，沒有昔日的宴會與球賽，只有一片平靜無波的單調海洋；而他的日子，也正若這裏的海一般，單調無聊。他發作了第二次的血栓症；醫生再次給予嚴重的警告，但他早已厭倦了生命，依然照飲不誤。然而，就在他頹廢痛苦，企圖以酗酒來結束生命的時候；詹姆士·龐德卻出現了。在一個明朗的清晨，帶著一張決定他生死的拘捕狀，出現在他家的大廳之中！

× × ×

史邁士少校看看手錶，已是十二點過了幾分鐘。他站起身來，重新在酒杯中加滿了白蘭地加薑汁汽水，深吸一口氣，推開玻璃門，走向外面的草地。詹姆士·龐德正坐在一棵杏樹下，靜眺著海上。他顯得那樣全神貫注，以致竟未發覺到史邁士已搬來一張花園坐椅，在他身旁坐了下來。

史邁士平靜而簡潔地把整個故事敘述了一遍，詹姆士·龐德靜靜地聽著，不發出任何意見。當史邁士一口氣說完了事情的經過，停頓下來時，龐德才深思地點點頭道：「是的，其實這些經過我多多少少已猜出大概了！」

史邁士問道：「要不要我全部寫下來，並簽名承認是我的自白？」

「如果你願意的話，那當然好。不過這份自白書不必交給我，那是將來軍事審判時用的。你以前所屬的部隊會接手處理這件事。我和以後的司法程序沒有任何關係。我會把你告訴我的這些事寫成報告，交給我的單位，我的單位會轉交給皇家海軍。最後，我想它會經由蘇格蘭警場轉交給檢查官。我的任務就到此為止。」龐德解釋道。

「我可以問一個問題嗎？」史邁士問。

「當然。」

「他們到底是如何發現的？」

「那是一條小冰河，當春天雪溶化時，歐布郝斯的屍體就浮出來了。一羣登山人發現了他，並從他袋子裏找出了所有的文件。於是他的家屬指認出他。並回溯當年歐布郝斯失踪的情形；驗屍又發覺他是死於槍擊，於是你的犯罪就顯現出來了。」

「但是，你究竟是怎麼把各個線索連接起來的？」

「多重目標組織是屬於我——呃——的組織的下屬。他們的文件都需交給我們。我恰巧看見了這一個卷宗，當時，我正好有空，因此自願調查此事，以便查出兇手究竟是誰！」

「為什麼？」

詹姆士·龐德注視著史邁士的雙眼，慢慢地回答：「因為歐布郝斯正巧是我的朋友；在戰前，我還未成年時，他教我滑雪；在我的眼中，他是個十分了不起的人，我沒有父親，而他就好像是我的父親。」

「原來如此！」史邁士避開了他的眼神，愧疚地說：「我十分抱歉。」

詹姆士·龐德站起身來，「我要回京士頓去了！」他舉起手來擺了擺：「不必費心起身送我，我知道怎麼去我的車子那邊！」他垂下眼睛，看了老人一眼，便匆匆忙忙地轉頭，似乎不願讓史邁士看見自己流露出來的複雜情感，然後說道：「在他們派人來抓你以前，你還

有一個禮拜的時間。」然後，他穿過草地，走向鐵門，不久之後，門外傳來馬達發動的聲音，車輪輾過碎石子路，發出嚨嚨的聲音，逐漸遠去，而終於消逝。

× × ×

史邁士一面沿著珊瑚礁游泳追捕獵物，一面回想著詹姆士·龐德的最後一句話：「在他們派人來帶你走以前，你還有一個禮拜的時間。」這句話，龐德說來有如從牙縫中擠出來的一般，似乎別有用意，讓一個犯罪的軍官和一把左輪槍獨自留下，並不是個聰明的方式。事實上，龐德大可當場打個電話給當局，立刻派出牙買加的官員，將史邁士正式逮捕。根本無需浪費這一個禮拜的時間。難道說，龐德是在暗示他另一條路——自殺；一個禮拜的時間讓你自殺，以便節省一堆紙上作業和納稅人的鈔票。

他應該感謝龐德的用意，而按他的用心行事嗎？步上瑪麗的後塵，選擇自殺嗎？亦或是，他要去面對那嚴肅的法律，喪失尊嚴地接受盤問，被登上報紙頭條新聞，遭人嘲笑，然後渡過數年無聊枯燥的牢獄生活，最後因血栓症第三次發作而死於獄中？或者，他應該想辦法為自己辯護——他可以說，當時尚算戰爭時期，歐布郝斯遭他逮捕後，企圖脫逃，遂說出了藏黃金的地點，並帶他前往；他當時是一個貧窮的軍官，如何抵抗得了這筆鉅款的誘惑，他和歐布郝斯上山挖寶，但下山時，歐布郝斯中彈身亡

。這樣的說法，可使他免去預謀、殺人等罪行，頂多是侵呑戰略品的罪行而已。

也或許，他應該完全聽天由命，交由法庭去審判。想到這裏，他彷彿看見自己站在被告席上，身穿昔日的軍服，胸前配滿紅、藍色的各式勳章，挺直而閉口不提任何答辯。那未嘗不是一個令人心折的形象。（但是，不知道人走了之後，老鼠是不是會立刻佔據了這幢空房子？是不是這幢華廈會傾頹，或許，露娜會來看管這屋子。）那套軍服還整齊地放在行李箱中。也許，等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好好地洗刷一番，再把腰圍放寬一點，他依然可以穿上那套軍服。那件腰圍三四英吋，長四〇英吋的長褲，當年穿在他身上是何等的畢挺英俊啊！今日，他重新穿起，風采必仍在。良好的儀表，很容易引起人們的同情。再加上他昔日的那些朋友，都還在軍中服務，只要他們爲他奔走說情，他八成有向高等法院上訴的機會。也許，這整個事件還會成爲一條轟動的新聞，變成傳奇、轟動一時……他還可以寫本回憶錄，把故事賣給報社……。

史邁士少校突然感到陣陣興奮，是了，他並不是無路可走！但是小心點，別得意得太早。他在水中悠游著，任那東北貿易風吹來的波浪，輕拍在他的背上，北灘的天氣總是那麼宜人，即使在酷熱的八、九、十月中，亦常有清涼的海風吹來。他吸一口氣，決心要快樂地過完這一天。他想吃頓簡單的午餐，喝兩杯粉紅色的琴酒，高高興興地洗個冷水澡。然後，他

要再把這件事情仔細想清楚之後，他還要去參加阿諾道家的雞尾酒會，再和馬查斯在沙地公園俱樂部見面，一同用晚餐，晚飯後，又得參加一場撲克牌賭局，等玩到深夜，再踏著月色，回家蒙頭大睡。他想起這一切熟悉的生活方式，彷彿又回到了初到牙買加時的歲月，龐德所帶來的陰影已逐漸消逝、忘卻。那麼，「來吧！親愛的蠍魚，到底躲在那裏？」他輕鬆地呼叫，「八爪章魚正在等著他的午餐呢！」

他朝下游去，沿著珊瑚礁向海底看去，五顏六色的海藻正在珊瑚礁間隨海波搖擺。而史邁士卻一眼便看到，其中正躲著一隻大龍蝦，牠那長長的觸鬚也在海水中搖擺。這種大龍蝦種類很多，這隻大約是西印度羣島特產的那一種，史邁士慢慢地游過去，那隻大龍蝦卻似乎毫不懼怕他，反而愉快地搖擺著觸鬚向他招呼。由觸鬚的長度，史邁士可以推知這隻龍蝦的體積決不小，至少有個三、四磅重。若是在平時，史邁士必然會用魚叉，把前面的泥沙攪動，將海水弄混濁，因爲龍蝦是一種非常好奇的動物，只要見了前面有動靜，一定會出洞來覗察一番。然後，他就可以一叉穿透龍蝦的腦袋，帶回家去享受一頓清蒸龍蝦大餐了！但是，今天，史邁士只一心一意要找尋那隻蠍魚，根本無蝦他顧。他只是專心地尋找著蠍魚那奇暴、醜怪的身影。

然後，找了十分鐘之後，他看見海底泥沙間，有一塊白色的礁石，似乎形狀有點奇怪，

他再細看，沒有錯，那正是善於偽裝的蠍魚。他輕手慢腳地游過去，小心地踏上它旁邊的礁石，仔細觀察著這隻蠍魚的毒刺。這是一隻大蠍魚，差不多有四分之三磅重。他握緊了三叉魚槍，靠到蠍魚的旁邊。突然，那隻蠍魚張開了眼睛，那對紅色、暴怒似的魚眼死盯著史邁士。史邁士知道抓這種蠍魚最重要的就是要動作準確俐落，一叉下去如果沒刺中，這種狡猾的蠍魚立刻就溜得無影無踪，很難再次找到牠。刺中了，也還不成，得刺中牠的要害才成，這種魚頭部堅硬得很，刺到魚頭就像刺到石頭，依舊會被牠溜走。

史邁士謹慎地舉起魚叉，看準了目標，向下用力一刺，但是，魚叉引起海水的波動，已令蠍魚發覺到危險的逼近；於是，就在史邁士的魚叉插下之時，蠍魚突地躍起身來，自史邁士的腹部急衝而過。魚叉刺了個空。

史邁士一邊收回魚叉，一邊咒罵著，眼睛卻仍不放鬆搜尋那隻蠍魚。果然不出他所料，那隻蠍魚又溜回珊瑚礁石間了，它伏在礁石上，偽裝成一塊長滿了藻類的石頭，似乎對自己的偽裝甚為得意。史邁士輕輕地游過去，再一次地舉起魚叉，蠍魚沒料到史邁士會這麼快又找到它，因此一點也未曾警覺。於是，史邁士一叉下去，叉中了。蠍魚在他的魚叉末端搖搖擺擺，不斷地蠕動著。史邁士不禁興奮得微微喘氣，甚至感覺到左胸因過於興奮而隱隱地抽痛。於是他把蠍魚自魚叉上取下來，手握著這隻猶在掙扎的魚，向岸上游去。到了淺水處，

他站起身來，涉水走過一片長滿馬尾藻的礁石，回到那放在葡萄藤架下的躺椅。他將那隻出了水猶不肯認輸的蠍魚摔在旁邊的砂地上，自己則往躺椅一坐，靜靜地休息。

大約過了五分鐘後，史邁士突然感覺到腳上有一種奇怪的麻痺感。他往下一看；天！他幾乎嚇呆了，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全身因恐懼而僵硬。在他腿上的皮膚，腫起了一團白色的腫瘤，像個槌球一樣的大小。腫瘤的中央，有三個針孔，呈三角形狀排列。針孔上，微微地滲出鮮紅的血。史邁士回想剛才在海中的情景，他想到那隻蠍魚第一次脫逃時，自他身邊擦身而過……

「你這混蛋！你咬到我了！」他大吼著，聲音中恐懼還多於憤怒。「你咬到我了！」

他莫可奈何地坐下，靜靜看著自己的身體，回想著他從圖書館中借來的書裏，有一本名叫「海洋生物奇觀」的，曾談論到蠍魚的毒刺，指出這種蠍魚是潛水者的大敵，被牠咬到，毒性極烈。

史邁士小心地伸手觸摸刺孔週圍的皮膚，但是，那一部份的皮膚已完全麻痺掉了，一點感覺都沒有。但是，他知道，不要多久以後，那塊腫瘤將變成椎心刺骨的疼痛。尤其刺孔的地方，更將似千萬根針刺般痛楚，這種疼痛會很快地蔓延開來，而且一陣比一陣痛苦，最後終於會令他忍不住倒在砂地上翻滾、呻吟。然後，他將會嘔吐、痙攣、精神錯亂、口吐白沫

，最後，將會是全身抽筋至失去知覺。史邁士知道，自己的心臟情況不佳，毒性蔓延開來時，他勢必會因心肌衰竭而死亡。他記得那本書上的記載，這整個過程大約是十五分鐘左右。十五分鐘，他的生命就只剩下這十數分鐘了。而且他還必須忍受死前的痛苦折磨。當然，這種蠍魚的毒也不是沒有解藥，麻醉劑、抗生素、抗組胺劑等，都能解毒。只是，他的心臟承受不了。即使是他能夠在這段短短的時間中，掙扎著回到自己的屋子，再找到這些藥品，他也不知道要怎麼用；醫生趕到這裏，最快也得要一個小時。

突然，毫無前兆地，第一陣痛苦襲擊了史邁士，那種劇痛，令他有若觸電似地跳了起來，一聲慘叫，又彎下腰去。然後，疼痛接連不斷地向外擴散，到了他的肚腹和四肢。他的雙唇顫抖著，口中感到乾渴難耐，有如滿口沙礫一般。他呻吟著，掙扎著從椅子上站起來，卻一跤摔倒在砂地上。當他的臉撞到砂地時，他突然想起了那條蠍魚。此時，疼痛抽搐暫時停止了，但是，全身上下卻有若火燒般，灼熱難當。但是，在萬分痛苦中，他的腦筋卻依然是清醒著的。試驗！他的那個實驗，無論如何，他要想辦法讓那隻八爪章魚享用到這頓大餐。

「喔！小章魚，我的小貓咪！這將是我餵你的最後一頓大餐了！」

史邁士不斷地喃喃自語，神志已逐漸模糊，卻仍強自支撐著，他蹲在地上，摸索著找到了蛙鏡，用顫抖的手把它戴好，然後又摸索到魚叉，叉住那條已然停止蠕動的蠍魚，然後用

手支撐著，在沙灘上匍匐爬行，重新回到海水中。

從岸邊沿著珊瑚礁向下潛，大約有五十碼左右才能到達章魚的洞穴。史邁士已經毒發，全身痛苦難當，他在潛水面罩中，發出痛苦的嘶吼，而聲音卻在海水中消逝無蹤。他幾乎完全是以雙膝爬行，卻一吋一吋地向目標前進。當他到達海底時，他必須要用雙腳站起來走動，但他一站直身子，那刻骨的痛苦立即令他搖擺不定，根本無法站穩，動作奇怪得有若斷了線的木偶一般。但是，憑著堅强的意志力，他仍舊站住沒有倒下，一步一步地走到礁石邊。他喘著氣，將面罩拉開一條縫，讓流入的海水洗清了面罩上的霧氣，然後，他看清楚了。血色湧上了他的嘴唇。沒有錯，正是這個洞穴；他靠過去向洞穴內一看；那隻棕色的章魚正在那裏，牠的八隻爪子興奮地搧動著。牠怎麼了？怎麼會這麼興奮。然後，史邁士一低頭，看見一絲黑血，正從他的傷口緩緩地流出來，隨著海水，流入八爪章魚的洞穴中。是了！這隻親愛的章魚正在品嚐他的血。此時，一陣痛楚又突然襲來，令史邁士幾乎昏厥過去。但是，他不斷地向自己說道：「振作點，老傢伙，不可以昏過去，你必須讓親愛的小貓咪享受完這最後的一餐！」他竭力地鎮定下來，揑著那把叉著蠍魚的魚叉，伸入章魚的洞穴裏，將那隻蠍魚送到八爪章魚的面前。

那隻親愛的小貓會一口吞下去嗎？蠍魚那將致史邁士於死地的毒汁，也能令章魚一命嗚

呼嗎？如果班格瑞能在這裏看就好了！章魚已伸出了三隻觸手，興奮地搖擺著，逐漸伸出洞外，將去環繞住那隻鱖魚。就在此時，史邁士的眼前彷彿蒙上了一層灰霧，什麼也看不清，他知道這是昏　的前兆，奮力地搖著頭，睜大雙眼。突然，他看清了，章魚的觸手已伸到了面前，而目標不是那條魚，而是史邁士。牠們捲住了史邁士的手和腳；史邁士那因痛苦而扭曲的臉上，此時出現了一絲滿足的笑容。太棒了！他終於和這隻章魚握手了，而這感覺是多麼棒，多麼眞實，多麼美妙呵！

但是，章魚的觸手越來越緊，絲毫不肯放鬆。這時，史邁士方才驚覺到自己的處境。他掙扎著去抓緊那把魚叉，企圖把鱖魚送到章魚的面前，但章魚伸出了更多的觸手，一隻一隻捲緊了他的全身；太遲了，他的掙扎已毫無用處，一聲慘叫自他口中喊出，卻被悶閉在那面罩中，只成了一句潦草的唉哼。他掙扎著要脫去面罩，但四肢早被章魚的爪抓緊，根本動彈不得，然後，他的身體被倒轉過來，頭向下撞到了礁石，一個氣泡冒出表面，正若一句無聲的吶喊。然後，史邁士的雙腿浮出了表面，隨著緩緩的海波前後搖蕩。而那隻章魚，捲住了史邁士的右手，將那右手的手指送到尖嘴的前面，心滿意足地開始享用它的這一頓大餐。

× × ×

數日後，兩個年輕的牙買加漁夫，駕著獨木舟在淺海釣魚時，發現了屍體。他們用史邁

士少校的魚叉，一叉叉住了那隻章魚，然後依照傳統的方式，將章魚翻過身來，剁掉牠的頭。他們將章魚和史邁士的屍體都拖上岸，將史邁士的屍體交給警方，而將章魚做成一盤佳餚，呼朋引伴分而食之。

京士頓的地方報紙報導了這件事件，爲史邁士死於章魚之爪表示挽惜，但他們爲了避免嚇走觀光客，對史邁士的死亡僅以「溺斃」表示。未對他的死狀之慘加以任何的描述。

不久之後，在倫敦，詹姆士．龐德隱瞞了自己對史邁士可能是自殺身亡的懷疑，而同樣以「溺斃」一詞，結束了對史邁士一案的調查報告，然後將這份報告，與昔日的那些卷宗，一併重歸檔案。

唯有驗屍的卡查薩克醫生，在他的手册上，曾記下史邁士少校那離奇可憫的死狀，而這位曾是秘密組織優秀成員的史邁士少校，就這樣與八爪章魚同歸於盡了！

第二[illegible] 黎明作現

在比武場[illegible]的世紀劇場內，有一名男[illegible]五百碼外的一支標的槍

。在秘兵的[illegible]一個白色的木[illegible]

還點於對[illegible]的射擊目[illegible]

射擊[illegible]的對上的一枚[illegible]的紅

外線圍牌[illegible]

的範圍，而大致對大小的半圓形靶心[illegible]的穿

山區高望入[illegible]的脊背上了。

詹姆士．龐德[illegible]扣下扳機，[illegible]。他無意的響了

一個響箭在[illegible]東邊的風向旗子，藍色和黃色[illegible]小時之前它們

卻比平穩的豎立在風中[illegible]「好嗎，好啦！」[illegible]

的[illegible]，剛正自豪。[illegible]的曲線在[illegible]上



[illegible]

第二篇　黎明乍現

在北斯勒一處頗富盛名的世紀靶場內，有一名男子正專注的瞄準五百碼外的一支標的物。在他身旁的草坪上豎有一根白色的木牌，醒目的標示出44這個阿拉伯數字，同樣的號碼也高懸於看似遠在天際卻僅不過六呎見方的射擊目標板的上方位置，從夏末的薄暮中望去，一切就像信封上的一枚郵票罷了。但是透過詹姆士．龐德的鏡片——一種裝置在來福槍上的紅外線瞄準器——所有的景物卻依然清晰可見。他甚至可以毫不費力的區分靶上淺藍色和米色的範圍，而六英吋大小的半圓形靶心看起來有如半個月亮般，此時黑夜已逐漸籠罩在查伯罕山區高聳入雲的脊背上了。

詹姆士．龐德終於扣下板機，位置稍稍偏向左邊內側。不十分令人滿意。他無意的瞥了一眼彎沿在靶場東邊的風向旗子，藍色和黃色兩種排列的井然有序，早在半小時之前它們就如此呆板的豎立在風中飄蕩著，「咔噠，咔噠！」兩聲，他再度測定了風向，然後將瞄準器的距離重新調整，對正目標。他將身體紋風不動的穩住，祇有右手食指輕輕的曲壓在板機上



，摒住呼氣，非常，非常，非常輕柔的扳了下去。

整座空曠的靶場迴盪著射擊之後震耳欲聾的爆炸聲，標的物消失在地面下，但是隨即在原處又出現人形靶。是的，這次黑色人形靶上的焦點是在他右手邊的角落，而不再是左手邊了，就是所謂的射擊靶心。

「好極了！」來自他後方高處的一個聲音，是靶場的總教練，「留在原地，繼續練習。」

射擊靶已經再一次的升起，龐德將下巴靠在粗短的木質槍托熱烘烘的墊片上，眼眶貼向瞄準器的玻璃鏡片上，他將那隻射擊的手在褲子上隨意的抹了一把，然後熟練的托起槍柄，精確的向下挪動，掣開保險裝置，兩腿微微向外張開約莫一英吋的光景。現在要開始進行的是連續快速射擊五個目標，對這種嚐試大家都有興趣探其究竟是否會越來越失去準確性。可是對他而言則似乎不發生影響。在軍械技師交給他這支性能優越的武器時，讓他感覺不過是把站立在一哩之外用來做爲定點射擊的一般性槍支。由溫察斯特設計的〇．三〇八口徑來福槍提供給國際皇家射擊協會，讓美籍射手在世界冠軍賽中首次使用引起各方面的注意，這支超級精確的武器上有一些不起眼的裝置——一個彎曲的鋁製把突出在槍托背面，恰好夾緊至腋窩下，持槍的人可以將槍管穩穩的托住架在肩胛上，並且有一個容易調整的小齒輪位於來福槍的重心部份，使得槍管下的凹槽可卡緊在木質的槍架上。設計者又將通常的單一射擊安

全掣所改裝成五發連發子彈夾，且能夠保證龐德在兩秒鐘之內連射五發子彈不至失準，即使是五百碼的距離；也正是龐德現在必須做到的地步，他暗自忖度短暫的兩秒鐘之內，如果第一擊之後稍有誤失，即將造成莫大的威脅，無論如何，M說過射程不致於超過三百碼的，龐德或許可以做到一秒鐘之內完——幾乎是連續不停的開火。

「準備完畢？」

「是！」

「從五開始倒數計時，預備，開始！五——四——三——二——一——射擊！」

一聲聲巨響畫破靜謐的空間，令人悚目心驚的碎片猛烈的向塵烟中四處飛散。一個靶的倒下，另一個又迅速升起，靶心處赫然出現四個集聚一堆的白色圓形體，卻不見第五個——甚至在內側或外側的周圍也找不到任何類似的黑色標示形體。

「最後一個靶心圓圈位置太低了。」總教練舉著夜間用望遠鏡，企圖解釋這番出於意料的情況。「好了！目前爲止多謝你的貢獻，每年結束之際，我們在靶場區毫不費力的就能拾掇到不下於十五噸重上好的銅片和鉛塊，對我們而言，不啻爲一筆數目可觀的收入。」

龐德站直了身體，凱普洛·邁辛從後面的槍支庫房內出現，走向射擊帳篷，他半跪在這支溫察斯特來福槍的支架前進行拆卸工作，他抬頭面向龐德並略帶暗示的批評道：「你似乎

操之過急了一點，先生！最後一個圓心彈跳的又高又遠。」

「我知道，凱普洛。我不過是想知道自己究竟能快到什麼程度，對這支槍我一點兒也沒有什麼好抱怨的，它的確是最稱職的傢伙，請告訴製造廠不必再調整了。現在我最好卽刻開始行動。你應該可以找得到回倫敦的路，可以嗎？」

「是的，先生！我會自己回去的，晚安。」

總教練遞給龐德一張射擊記錄表——瞄準兩次的射擊，然後是每一百碼十個靶心的射擊一直到五百碼的距離，「眞要命，在這種能見度下你竟能達到如此不可思議的準確度。你應當來角逐下年度的皇家盃錦標賽。目前他們對外歡迎任何一個參加者——可是要在標準的英國式氣候下進行比賽。」

「多謝誇獎，問題是我沒有太多的時間停留在英國，另外多謝你的臨場指導。」龐德瞥了眼遠處掛鐘的方向。相同的方向表示危險的紅色旗子正徐徐降下，而紅色信號槍砰然作響，顯示所有的射擊已經完畢，此時指針位於九點十五分的地方。「我很想和你一塊兒去喝點飲料，但是在倫敦又有一個約會，不得不趕去，我們就把這個約定延到你剛才說的皇家盃比賽之後可好？」

靶場總教練不置可否的點點頭，他愈來愈想弄清楚這個面露憂色的男人，在國防部突如

其來的指示下，進行的任何一種距離的測試，他都有超過百分之九十的準確記錄，簡直令人不可思議，且是靶場因爲夜間能見度極差而關閉之後所發生的；他爲了什麼來到此地？難道他僅僅是因爲被官方任命出席參加每年度七月份舉行的會議兼具某種任務的執行嗎？爲什麼他要將原來一般十五英吋的靶心換成六英吋的大小？爲什麼使用於一些正式儀式的危險旗幟，信號聲和恭維話都派上用場？是爲了要施予他某種壓力嗎？龐德將軍，全名詹姆士·龐德，在NRA的記錄上確定該有此人的名字，尤其是他所保持的射擊水準，他必須記得打通電話查問看看。在這種時間竟還有個約會，或許對方是個女孩吧，總教練漸已無法看清楚的面孔上，漾起一股不悅的表情，心想這類傢伙通常是毫不費事就能得到他想要的女孩的青睞。

兩個男人並肩而行，穿越過靶場後面漂亮的俱樂部正屋的房子，到達停放在外面龐德的車子旁，車面上的彈痕已經重新烤漆，一看卽知道是藍道斯著名的奔鹿型跑車。

「好帥的車子。」總教練不禁讚嘆的說：「從來沒有在本地見過這種車型，它是否經過特殊的設計？」

「對的。IV的記號代表無論外型如何，裏面祇有兩個座位，但是最該死的是放行李的空間也太小了，所以我要車廠的人將座位改成眞正的兩人位置，放大行李廂的空間，恐怕這是輛自私的車子。好了，再見了！還是要謝謝你的協助。」車子靈巧的滑去，消失在茫茫夜色

中。

這位總教練注視了一會兒消失在國王公路朝倫敦大道方向的暗紅色車燈，轉身回去找到凱普洛・邁辛企圖發現點什麼蛛絲馬跡的消息，最後祇能證明這都是無濟於事的。凱普洛將槍械、支架等東西收放在一個笨重的桃花心木箱中，而木箱被擱到一輛沒有任何軍方標幟的旅行車上。總教練原本是上尉軍官，他打算用長官對屬下的口氣繼續逼問，但是沒有成功。小旅行車沿著龐德的路線消失於夜幕中。上尉在企圖查閱國際來福槍協會會員名錄之後，悶悶不樂的走出他們的辦公室。

詹姆士・龐德並沒有和一位女孩約會，他是去趕搭英國航空公司的班機飛往漢諾威和柏林，當他風馳電掣般將車駛抵倫敦機場後，還剩餘一段讓他小飲一杯酒的時間；起飛之前足足喝掉三杯酒，他的心情卻仍像是在公路上急馳。在此短促的緩和時間內，休息就是重新檢視遍每個程序，緊接著而來的約會程序是搭上飛機，僅是其中的一段而已，他最後的會晤對象是在柏林，以後的三個晚上有一晚他將與那個男人照面，他必須見到他然後確定能開槍將他射死。

一個大約是下午兩點卅分左右的時間，詹姆士・龐德穿越過雙重隔音的笨重大門，進入室內，他選擇一把位於大辦公桌側面的椅子而面對裏面的位子坐下，他直覺地感到氣氛似乎

有些不對勁，竟然沒有一句客套的問候話，大家都僵坐在肅靜的氣氛中。M的頭幾乎垂進他硬挺的襯領上，顯出一副邱吉爾式的沮喪氣氛，同時一抹痛苦的表情掛在他的嘴角邊，他終於將椅子轉向龐德，和他面對面，露出一種有如評估什麼的眼神，龐德如此認爲；看他筆直的領帶和梳得一絲不苟的頭髮，然後開始說話，急促，簡短的句子，好像他一口氣想說完所有要說的話，而龐德也儘量可能的迅速瞭解他的意思。

「二七二號，他是個好人，你不會再遇見他了，理由很簡單，從戰爭一開始他就被禁閉在東德的某地。現在他要試圖逃出來——還帶了些頗有趣的東西，原子彈頭和火箭。還有一份一九六一年他們所做的各項測試的所有計畫書，這將會把西方世界帶入高潮，柏林方面有些事正在進行，不單是要取得照片，外交部方面的人說如果是眞的它的影響力實在極爲恐怖，日內瓦公約將成爲一些徒具虛文的無聊條款，而所有關於核子武器裁軍協定之類的條例被共產集團視若廢話早拋到九霄雲外，他目前已經到達了東柏林，但是他的背後跟來了所有KGB的人——而該組織就是聞名的東德國家安全局的主要兵力，他藏匿在東柏林的某處，放給我們一個消息。在以後三天的其中一晚的六點到七點之間他要越過邊界區——明天，後天或大後天，他也指出是從那個地點過來，麻煩的事是——」M的嘴角向下彎曲顯得一副痛苦的樣子，——「他用的信差是個兩面人，西德工作站的人昨天才弄清楚眞相，完全是一個偶

然的機會他們收到KGB的聯絡密碼才發覺情況不對，現在那名信差當然是在接受審訊，但卻無濟於目前的狀況。KGB的人知道二七二會逃跑，同時他們也知道是何時、何地。他們和我們所知的情報一樣——一點兒也不差。現在，我們祇有一天的時間可以使用這密碼來混淆他們的通訊，並且從儀器上竊聽，我們取得他們一整天的訊號已經是非常好的了。他們計畫在他逃跑途中將他射殺，就是那條界於東西柏林之間的街道上，這消息也是竊聽到的，他們要發動一個眞正的軍事攻擊行動——軍事演習行動，他們如此稱名的，他們要讓最好的狙擊手來表現一番，從密碼上我們知道他的名字叫「蘇俄快槍」，西柏林工作站的人猜測在從前類似事件中大概都是同一個人負責狙擊任務。通過邊境區的射程是頗遠的距離，他現在每天晚上監視著情報上的地點，主要任務就是幹掉二七二。很顯然的，你當然是最好有些工具槍枝之類的東西來完成這件簡單的任務。柏林方面此刻還沒有任何動靜，而大概祇能用一個字來解釋眼前的狀況——等。所以，無論如何——」M聳聳肩繼續說道：「他們對狙擊手充滿信心，認爲毫無困難就能完成任務。」

「我從何處進入東柏林？長官。」詹姆士．龐德暗自猜測答案，同時也衡量M爲什麼要告訴他這整件令人生厭的事情。這會是件什麼樣的齷齪工作，而龐德就因爲是屬於雙○的工作組織，所以沒有選擇的餘地。龐德起初倔強地欲企圖迫使M弄清是非善惡。這是件糟糕的

壞消息，令人作嘔的消息，他更不願意聽到從組織中其他工作人員的嘴裏說出，或者即使是領導長官。這是謀殺，好罷，讓M去策畫這樁血腥的工作吧！

「從何處進入東柏林區？○○七？」M冷酷的眼神從桌後投射在龐德的臉上。「你應當知道要從那裏進入，你必須幹掉那名狙擊手，而且要在他逮到二七二之前先下手，任務就這麼簡單，都明白了嗎？」藍色清澈的眼睛仍舊冷若寒霜。但是龐德知道這要用非常的意志才能努力保持此種神態，M一直不喜歡手下的任何一個人逕去參加搏殺任務，除非一切不得不去進行的時候，他才會冷酷無情下達命令執行殘忍的任務，龐德也明白爲什麼他會用如此的態度，他祇是想減輕執行者肩頭上一些有形無形的壓力和罪惡感。

而龐德現在知道該怎麼進行任務了，決定爲M輕鬆而快速的完成。他站了起來並說：「一切都明白了，長官，我料想領導長官必然有一切正確指示佈置，現在我最好立刻離開，去練習一下射擊，任務中決不能有一點失誤的。」他走向門口。

M簡扼的說：「對不起交給你這件難對付的任務，但我相信你會處理的很好。」

「我會盡力去做，長官。」詹姆士．龐德走了出來，身後的門被重重關上。他一點兒也不喜歡這件任務，但是他有責任去執行已交付予他的命令。

領導長官略帶同情的口吻：「對不起要讓你來執行，詹姆士。」又繼續說：「但是譚克

瑞手下的老練工作人員畢竟有限，而類似這種工作看起來任何一個受過訓練的士兵都能完成，BAOR有大量的頂尖射手；但是面對一個活生生的目標卻要具備超乎尋常的沈著膽量。無論如何，今晚我將會在比斯雷，替你安排八點十五分開始的實彈射擊打靶，那時候整固靶場對外已經關閉；能見度將會與你在柏林的實際情況相差無幾，軍械技師會爲你準備一支手槍——一把眞正百發百中的傢伙——他會將它交給他手下的人處理。而你自己上路，訂下英國航空公司午夜班機的機位直飛柏林，下機後，坐計程車到這個地址。」他邊說邊遞給龐德一張便條紙。「走到第四層的樓上你會發現譚克瑞的第二號工作人員在等你，接下去的是恐怕你要呆在該處枯燥的等候三天。」

「槍支如何運送？我是不是要把它藏在高爾夫球袋中或其他什麼的偷運通過德國的海關？」

領導長官一點也沒有露出好笑的神情。「它們由外交途徑運入，明天中午你就會拿到。」他找到一塊有記號的名牌。「你最好現在開始行動，我會讓譚克瑞曉得已經佈置妥當。」

詹姆士·龐德向下瞄了眼儀表板上的時鐘，十點十五分正，運氣好的話，明天此時一切任務已經達成了，畢竟是用蘇俄狙擊射手的生命去交換二七二的生命，那不完全算是謀殺，祇不過有點兒大同小異，龐德忽然對著一輛迎面急馳而來的豪華拖車連按三聲喇叭，猛然衝

過該車的身旁，尖銳刺耳的輪胎摩擦聲劃破夜空，直朝倫敦機場方向奔馳。

一棟龐大的六層樓建築物矗立在克卻斯特街和威漢斯特街的角落上，它是在這個早被炸成廢墟地帶中唯一幸存的建築，龐德付了計程車費下了車，趁機流覽四周緊鄰的環境——齊腰高的雜草叢生，紅色半傾塌的磚牆恰巧隔開一個荒廢的岔路口，街頭弧形的燈光不偏不倚投射在中央處一團樹叢中——當他剛要掀下第四層樓的門鈴前，就聽「咔嗒！」一聲拔開門鎖的聲音，門在他背後關上了，他走在沒有鋪地氈的水泥地上，搭乘一架老式的電梯，空氣中聞起來略帶廉價雪茄烟草、捲心菜和腐敗的食物發散出混合的氣味使他想起在德國和中歐的另外一幢公寓的屋子，即使是這架老舊緩慢的電梯似乎也在爲他被M的任命而發出吱吱不平的嘆息聲，像一枚靜待發射的火箭，等候遠處的目標出現，由他自己來監視等候並採取行動，至少這次接待他的同志在他身邊，且不必害怕頭頂上有危機。

隸屬西德秘密地下工作組織的第二號是個瘦高而緊張的四十年代型人物，他穿著職業上的制服——合身的剪裁，良好的做工，溫暖輕便的深綠色蘇格蘭軟呢料外套，白色的絲質襯衫，扣一條老式學校的領帶（也許是懷克漢斯特學校的）。當他注意到領帶，而想起他們是否把傳統的慶祝節日移進這間有霉味的公寓樓下大廳舉行，龐德的精神漸感不支，愈來愈疲累，他知道這種情形——爲人民服務的中樞……在溫察斯特被填塞的十分充實的日子和戀愛

甜蜜的滋味，……優秀的第一把交椅在ＰＰＥ，在牛津大學……戰爭，他小心翼翼的擔任參謀的職務——或者是一個情報單位……在德國的軍官控制聯盟，他被徵募加入他們第一分支單位……還有從此以後——因為他是一個頭腦靈敏的參謀人員和極好的安全背景，更因為他對生命的憧憬，戲劇性的，羅曼蒂克的幻想——他擁有了一些從來沒有過的經驗——加入地下秘密組織，清醒而謹慎如龐德在這件艱鉅的任務中也需要伙伴。保羅·山達上校，後期的威爾斯警衞，本來他有多種選擇的機會，他卻挑上了這一件。現在看這位懷克漢斯特的高材生，如何把對這件任務的厭惡隱藏在仔細謹慎的態度下，當他在龐德面前展開整棟建築物的平面圖和各種設施佈局圖時平庸的論調可見一斑，他所謂是替執行死刑者的裝備，可以稍稍的以求舒適環境。

套房內包括一間雙人用的大臥室、浴室，且廚房裏儲存了一些罐頭食品、牛奶、乳酪、鷄蛋、麵包，和一瓶威士忌。臥室中唯一一件造型奇特的傢俱就是那張雙人床，床的四個角高高立起，一塊巨大的布幕覆在上面垂到床沿邊，露出一面向窗戶大小的開口可以看到被單下疊著厚厚的三層海棉墊。

山達上校說道：「小心考察你槍枝的火力範圍的性能好嗎？之後我才能解釋對方的情況。」

龐德試著照他的話去做，他雖然無法且不願意在腦中映著戰鬥的危急映像中睡覺，但他還是說：「一切都很好。」

山達上校關上了電燈開關，由街燈投射進來的光線，恰好罩在床帘的四週，「不需要扯下幕帘。」山達上校說，「未必能成功的，但是他們也許會守住每個想幫助二七二的團體。如果你剛巧躺在床上，你的頭掩蔽在幕帘下小睡片刻，我會將監視的動靜簡要的報告給你知道，看左邊方向。」

那是一扇上下滑動的窗戶，已經被打開一半。軟軟的床舖或多或少透出一絲誘惑，而詹姆士·龐德警覺的發現自己恰是位於射擊位置，在世紀靶場上同樣的位置，但是現在他目光掃過已經被砲火摧殘的面目全非的地面朝著滋明斯特區明亮的河面望去——東柏林的邊境，看上去有一百五十碼的距離，山達上校的聲音自幕帘外的上方傳來開始喋喋不停，使龐德聯想到招靈降神的法術。

「在你正前方是片被轟炸過的地面，有許多掩護，從那邊到邊境區約為一百卅碼，然後是交界——一條街——再後是沿伸的更廣大的一片廢墟地面在敵方處，這是二七二之所以選擇此條途徑的理由，它是城內少數幾個地區中僅有的一塊破壞的面積最大的土地——深深的彈坑，半倒塌的牆，地下室——邊界區的兩邊都是差不多景象……二七二要偷偷穿過一片混

亂奔向另一邊去，還要猛衝過滋明斯特區的廢墟才能抵到自由世界。問題是，他必須在明亮的燈光下做三十碼的短程衝刺才能通過，那將是一段充滿殺機的路程，對不對？」

龐德輕聲的應了一聲：「完全正確。」事實上敵人的跡象，早已讓他全神貫注的警戒防衞。

「在你的左邊，那幢龐大的十層樓建築是東柏林的行政軍事策畫中樞。你可以看到幾乎大部分的窗口仍透出光綫，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整夜留在該地。他們賣命的工作——甚至取走周圍所有的時鐘，你或許根本不必擔心那些有燈光的窗口，那名該死的狙擊手說不定是從黑暗的窗口裏射擊呢，你會看在這幢建築物的四個角落的上方交叉點有封鎖設置，昨晚和今晚他們都呆在黑暗中，他們有最好的射程開火，從這邊算起，他們的射程距離約爲三百到三百一十碼，我有所有測試距離的數字記錄，如果需要隨時可以提供給你，你不需要再去擔心太多了。整條街從晚上開始就空無一人——只有摩托車巡邏每半個鐘頭駛過一次，不過是幾輛有探照燈裝備的摩托車組成的警衞隊。昨天晚上，我猜那種模樣大概是所謂的人民公僕的幾個人，在六點到七點之間進進出出於邊門。在那之前一切不見任何異常——除了平常那些來往進出於那棟忙碌的政府大樓的人潮外，還多了批喧鬧的女交響樂團團員，他們是要在裏面文化部的大廳舉行演奏會；至於其他就看不出任何異常了——當然是沒有看到任何一個像K

GB嫌疑的人，更沒有一點要準備行動的任何蛛絲馬跡，不過那批狡猾的傢伙必定是在搞些什麼鬼把戲。無論如何，要仔細瞧清楚，不要忘記明天差不多六點的時間天色會更暗，所以你的腦海裏要有大致的印象。」

龐德已經留下了概略的印象於腦海裏，房裏那個嘮叨不休的，也早已呼呼睡去，室內靜悄悄，只有龐德稍帶煩悶的神色立於窗前。

在他腦中留下的景色是所有行動要在被燈光照的閃閃發亮的河面和雜草堆的隱蔽處進行，逃亡者唯有尋找掩護物彎曲行進，才可能有幸躲過射手的子彈——運氣更好的話，他或者能不引起任何注意，順利通過奔到西德的邊境。死亡與生存只是刹那之間的事，龐德可以用多少的時間在那些黑暗的窗戶中找到並瞄準蘇俄的射手且一槍將他射死？五秒？十秒？他在心裏盤算著，究竟有多少的勝算操在他手上；龐德走進浴室，在浴室鏡箱中如他所料的找到一個藥品，那是組織裏的人爲他準備的，倒出一粒鎭靜劑，一仰頭他吞了下去，回到牀上，放鬆一下，他漸漸睡去。

第二天的上午，他才醒來，套房內竟然看不到一個人。撥開幕帘，映入眼廉的是灰藍色陰鬱的天空，他走到窗邊，向外望去是枯燥乏味的柏林城市，聽到遠方有沈重火車的鳴笛聲，順著U字區望他，看到有一個規模甚大的市區車站，迅速的瞥了一眼，天黑之前他要先弄

清楚那些情況；那些炸彈坑和雜草記憶中有如倫敦市區曾經遭遇的景況——毀滅、傷亡、淒愴——他不再想下去了，離開窗邊，走進廚房。

麪包旁留了一張便條，上面寫：「我的朋友說（組織中的暗語：意指山達上校本人）你出去走走看看是沒有關係的，但是必須在下午五點之前回來，你的工具（暗語：龐德使用的來福槍）已經運到，今天下午就會送到你手上，山達留言」。

龐德點燃瓦斯爐，將紙條燒掉，完全是出於職業上的警覺性，然後他替自己弄了個火腿煎蛋，切了塊乳酪並煮一壺黑咖啡做爲早餐，吃飽後，他沖把澡刮過鬍子，在旅行箱中拿出一套中歐式的服裝換上，這是他爲了任務的目的而帶來的，他又將零亂的牀舖整理了一番，最後乘電梯下去，走出那幢樓房。

詹姆士·龐德總是覺得柏林是一個陰鬱而毫無生趣的城市，左邊界的西方則有整齊的街道，打扮鮮艷的人們，處處可見豪華的驕車，截然是另一個世界。他走在克佛斯得梅大街上又坐在馬迪爾咖啡店喝麥根啤酒，悶悶不樂的混在人羣中不耐煩的等候交通燈換成穿越的標幟，而他注意到一輛黑色閃亮的官方驕車也駛過這個混亂危險的交叉地帶。外面的氣溫非常低，凜冽的蘇俄季風吹起了女孩的裙角，穿著風衣，行色匆匆的男人，幾乎每個人的腋下都來著個笨重的手提箱；他走進了一家咖啡屋，推開門，暖氣撲面而來，頓時覺得舒暢許多，

室內是傳統中歐式風味的桌椅裝潢，他在靠街的窗旁坐下，向侍者要了杯黑咖啡，打開報紙，通常在執行任務的時候，龐德都是能保持心緒的穩定，讓所有感官都到達最敏銳的反應。現在他要安排自己如何利用下午的時間；終於打定主意，僱一輛計程車，去市區車站，他付了帳，衝入冷風中。

環繞在湖邊的小樹，已經蒙上了秋意；金黃色穿梭於綠色中，極爲好看。龐德沿著舖滿落葉的路面上走了兩個小時，終於發現前面一家有玻璃門面的餐廳，供應熱茶、煎洋葱、乳酪等食物，他駐足觀察一番，似乎發現了什麼，又滿懷信心的轉身而去。

在他們住處的樓房外面，有一個看不清楚面孔的年輕人正專注的在修補一輛俄製老爺車。當龐德走近他身旁時，也沒有抬起頭，而他逕自走回到住處門口按鈴。

山達上校面滿懷自信的保證他是「朋友」——是西德派來的通信士。他每天晚上六點到七點之間都會在樓下修理那部老爺車的引擎，事實上他隨時用通話機和山達保持聯繫報告狀況，且在緊急時以火力支援他們，可以作爲龐德的掩護。另外如果有鄰居去密告警方，也好有人幫他們應付解釋。

龐德明瞭之後開始在房間裏準備將來福槍架設起來，他發現那張高大的牀後面是最好的射擊位置，木質支架和金屬支角恰好撐起靠在窗檻的台子邊上，來福槍則橫架在上面，有一

小部分會頂到牀帘，包括來福槍的本身、紅外綫瞄準器、木架、和金屬部分都被漆成烏黑的顏色，橫放在牀上像件不吉利的符咒，另外山達上校的牀上也有幾件不尋常的東西，一副夜間用望遠鏡和短波通訊機。

山達上校臉上顯出一副擔心和沮喪的表情，告訴龐德說工作站方面沒有新消息，情況依然沒有變動，他問龐德要不要吃點東西？一杯茶？或者一顆鎮靜劑——他們的浴室裏有好幾種——？

龐德輕輕一笑搖搖頭，謝謝他的好意顯出很輕鬆的表情，此時他正欣賞著窗外落日的景象，將思緒置於暮藹烟塵之外。那個呱噪不休的人終於帶著德國式的恐懼坐在他的牀上沈默不語，一支接一支的抽著美國牌子的香煙。

詹姆士·龐德隨手翻看一本雜誌，像雕塑家式的把外套披在身上，室內播送著輕柔的鋼琴協奏曲，有點像暴風雨即將來臨前的寧靜時刻，突然被山達上校報時的聲音打斷，恰是五點卅分正，他們各就各的監視崗位。

龐德脫下外套和領帶，在嘴裏放了兩塊口香糖，拾起像伙——槍。山達把燈關掉，龐德俯在牀沿上，透過紅外綫瞄準器觀察窗外可能的目標物。

揚起一陣風沙，使眼前的景物愈加淒迷有如一張令人難以忘懷的圖片——在他的前面是

片空曠的土地，邊境區路邊明亮的河水，更遠處的荒地，還有，在左邊有一座大的四方型大樓是他們的政治機關的行政中心，黑色的窗戶一扇扇被點亮了。龐德小心翼翼的監視著，慢慢的移動瞄準器和來福槍，可以想見兩樣東西都被固定在木架上的，四周沒有一點異常處，除了有一個人影離開又轉回頭進到大樓裏，最後走出大門站到大街上。龐德觀察了很久，那四扇漆黑的窗戶——又是一片漆黑——他同意山達的看法，或許就是敵人的攻擊位置。雖然窗戶都拉了起來，但是窗帘都低垂放下來，很莫測高深的樣子。龐德的瞄準器無法透視房中的情景，但是這四個長方型的洞內好像也沒有任何動靜的跡象。

忽然在窗戶下方的街上有一陣特殊的交通情況，女子交響樂團成羣的下車魚貫通過進口處入內。二十個又說又笑的女孩帶著她們的樂器——小提琴和笨重的音樂盒，裝樂譜的提袋——另有四個帶著低音鼓的女子，一羣興高采烈而吵雜的隊伍。龐德難以想像會有人在共產黨的政治陰影下生活找到樂趣，當他的焦點停留在一名帶著大提琴女子的身上時，龐德停止了咀嚼的下巴，然後重新把焦距調整，瞄準器的鏡頭對準她，龐德用力握著瞄準器，眼都不眨一下。

這名女孩要比其他團員高，她直而長的秀髮垂在兩肩上，在那種暗淡的燈光下她金色的頭髮仍然透出亮麗的光澤。她匆忙緊張地跟隨人羣在路上移動，提著一個大提琴箱，看上去

似乎並不比小提琴重多少的樣子，她身上每件事物都令人有飛揚的感覺——外套的裙擺，她的雙腿，她的秀髮，她興致勃勃的移動腳步，邊說邊笑似乎是很開心，尤其當她和走在後面兩個女孩笑鬧不停的神態，更是迷人，直到她走到入口處站停於人堆中間，從她蒼白的側面透出一股難得美麗的風韻；龐德不由自已的凝神摒息，簡直無法將視綫移開。接著她進去了，好像是從眼前突然消失，龐德的心頭有如被人輕輕一擊，悵然若失，多麼古怪啊！從他不再年輕之後，這種感覺就不會出現過，而這麼一位單身女郎，只是不眞切的從老遠看到，竟會挑起他已如古井的心波，什麼樣的事會發生在他身上啊?!龐德悶悶不樂的瞄了眼夜光錶，五點五十分，還差十分鐘，沒有交通工具開抵出口處，沒有人回到她們的大巴士上，他有些期望的事，也沒有發生，他應該要將這個女孩拋諸腦後，深鎖住心靈的悸動。該死的傢伙，他暗罵著自己，繼續工作，繼續執行任務才是該記掛在心的要務。

從大樓裏面的是處傳送出陣陣熟悉的聲音，是個交響團要準備演奏之前——提琴手憑藉鋼琴調弦，木質共鳴箱上刺耳的撥弦聲——之後中斷，試音，一陣弦律悠揚的音符飄了出來。

柴克天斯基的「白鳥之歌」，山達上校說道：「無論怎麼樣，六點正，快！在上面。」緊張萬分的繼續說：「右手邊第四個打開的窗口，注意了！」

龐德緊緊貼在瞄準器上，的確，在那邊黑色的洞口裏面有所動靜，一件沉重，漆黑的東

西，是槍枝，正從裏面往外伸出來。沈重穩定的瞄準了下面的街區，一絲不苟的移動在搜尋目標物；沒有看到射手的面孔，卻能斷定他是站立舉槍的姿勢，不同於龐德。

「那是什麼？那一種槍枝？」山達上校的聲音不必要的壓低音量，緊張的發問。

不要緊張！該死！龐德想過只有自己力持鎮定才能達成任務。

山達低著頭在灰暗的燈光下似乎是在翻閱什麼東西，厚厚的一本雜誌，一頁頁的翻著。是的，他們的人選一定是最好的絕不成問題，最優秀的人一定在這上面有記錄。

「凱洛詩妮柯芙。」他確定的說：「小型輕機槍，空氣壓縮，七百六十二公尺連發卅發子彈，KGB最喜歡使用，畢竟他們的任務都是見不得人的，最佳的射程，我們最好快速的射殺她否則二七二可能會被打成蜂窩，你看住那邊的雜草堆一會兒，我來監視窗戶和槍，她會指著要射擊的目標方向，後面另外有人可能在幫她定位——也許全部在那四扇窗戶監視。」

龐德保持全身警戒的時間已經很久了。他稍稍覺得有點兒疲倦，尤其是扣板機的手指覆在板機上一動不能動更是辛苦。目標物的敵人射手又是躲在黑暗中，他必須費力的瞄準。

時間持續不動，龐德的臉上開始淌下汗珠，他的眼睛仍貼在瞄準器上，最難受的是他的食指幾乎發麻。分分秒秒的滑過，趁機眨眨眼，放鬆心情聆聽悠揚的音樂且讓眼睛休息一會兒。

沈悶的時間總是過的特別慢，她大約幾歲？廿出頭嗎？就算廿三歲好了？看她談笑自若的神情，一定是受到特別照顧的一員，也許她是出生於有來頭的家世呢——一個老式的俄國家族或者是來自波蘭或蘇俄僅存的幾個家族。什麼原因使她選擇主奏大提琴？她的細緻和這件笨重的樂器間總透著幾分不協調的古怪；當然的指揮者總有辦法將曲子安排的高雅，讓每個女孩都能發揮所長，但是他們實在不應該勉強安排女人做些不相稱的事。

另一邊傳來山達上校的聲音：「七點正，監視情況沒發生任何變動，我們自己這方面有一點小小行動，靠近邊界的小支流旁有兩個我方的接應人員——來自組織裏的兩名高手最好留在那裏，直到對方關掉窗戶再行動，讓我去弄清楚他們什麼時候帶槍過來。」

七點卅分ＫＧＢ的輕機槍慢慢收回黑暗中，一扇扇的窗戶關上了，整晚進行的是一場冷酷的遊戲；而二七二依然沒有動，第二個晚上過去了。

龐德放下戒備，走進浴室，他需洗把澡，然後他喝下兩杯威士忌酒。等待，他的耳朵聽到交響樂團結束的尾聲直到八點鐘一切完全停頓，山達開始向組織報告。

「我要再看清楚剛才有個帶大提琴的金髮女孩，」龐德告訴山達。

「不要讓她發現了。」山達沒有特別感興趣的回答一句。他走進廚房弄了兩杯茶，他更相信伙伴會需要杯威士忌酒，龐德拿起瞄準器又對準了大樓的門廊。是的她們一干人走出來

了，可能是疲累的關係，沒有笑聲，也沒有高興的人。她又出現了，失去快樂的活力，而依然美麗和蒼白；龐德注意她的漂亮金髮和覆在風衣下的嬌軀，直到進入巴士開到街上在黑暗中遠去。她往那裏？是郊處外那些神秘的住處嗎？或者是特定的公寓來專門安置他們這些做文化交流的工作人們？

龐德停止胡思亂想，要知道她住在何處是件容易的事，她結過婚沒有？有沒有愛人？無論如何，不要再去想她了，畢竟他不是為她而來的。

一個晚上又是一個晚上的監視，反覆枯燥的等待，開始的兩個小小的變化，使詹姆士龐德又增加了約會的目標，藉著紅外綫掃描器和一位美麗的金髮女孩，時間分分秒秒的消失，等候的情緒愈加緊張，這時候第三天也是最後的期限來到，就像佈滿於小屋中的霧氣般地詭異。

詹姆士·龐德暗自思量第三天中必然會發生驚天動地的變化，各博物館內同時有許多幾乎狂熱的節目推出，畫廊、自動餐廳、和攝影師幾乎沒有一樣在他的窺視下錯過，他的目光游移在女孩和四個方塊中，和一個莫測高深的黑盒子及不知名的男子——他幾乎肯定這名男子就是他今晚要射殺的。

恰恰是五點鐘龐德回到了住處，他小心翼翼的避開山達上校的斥責，因為下午他喝了杯

威士忌酒，在他仔細的將自己藏在面罩下防止酒氣散發出來之前，一切相安無事，終究是失敗了，沒有躲過山達上校嚴厲的監視，起初他威脅龐德要向總部告發他破壞執行任務的訓練。

「看著我，朋友。」龐德厭倦的說道：「今晚我就要進行一樁謀殺；不是你，是我。老兄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聲張了好嗎？你可以在一切結束之後讓譚克瑞報告任何你想說的話，猜想是我喜歡這件任務嗎？因爲有雙0的編號可以神氣是不？我還的確高興你能替我解除雙0單位的職務呢。以後我就可以過著普通一般上下班職員平靜的生活，對不對？」龐德將手中的威士忌酒一飲而盡，試圖驅走心頭的恐懼——現在已到恐怖的極點——他將自己拋到牀上。

山達上校冷漠的保持緘默，忽然他走進廚房，從水糟邊又折回，不可避免的他也感到令人窒息的恐懼。

龐德覺得在他胃裏的酒精逐漸散發，鬆弛他即將崩裂的神精，此刻換作是他任何人是否也能承受相同的負荷？

正好是六點五分，當山達上校在他的崗位上興奮地開始說話的時候。「龐德，那邊有個什麼東西在路上移動，現在他停止下來——等等，不對，他又開始移動，保持低姿勢。這裏有一小塊破牆，他在我們視綫外的反方向中，但是他的後面有深坑、空地。上帝！他從坑洞

邊過來了，還有他們開始行動了，希望上帝保祐讓他們以爲不過是陣夜風罷了。現在他過去了消失在地上，還有沒有反應？」

「沒有，」龐德機警的說。「繼續對我報告還有多遠到達邊境區？」

「他還有差不多五十碼的路程要走。」山達上校的聲音因爲緊張過度而有點沙啞。破碎的東西掩護他，但是有些是沒有用處的。繼續沿著堅固的牆角走到柏油路上，他快要完成了。以後他們就不能瞄準他的位置。現在！現在他要走一段十碼，和另外的十碼，就要清楚的看見他了，他的臉和手被黑夜的陰影籠罩住。準備！他就要邁向成功的一刻了，當他完成最後的衝刺。」

詹姆士·龐德感覺到一顆顆汗珠從臉頰上滾落到頸際，他乘個空隙將手掌在褲子上抹了一把，沈著的舉起來福槍，他的手警戒的彎曲在板機上。「那邊房間有些東西在一支武器後面移動，他們一定在瞄準他，射殺行動即將開始。」

龐德從竊聽器中聽到街下的蘇聯情報人員開始行動了，覺得手持的精良裝備，耳聰目明的提供他不少的助意，輕機槍在黑色的洞口中再沒有行動了，一條黑色的手臂和一隻的手套架住槍托。

「現在！」山達上校輕聲叫出。「現在！他跑到牆邊！他爬上去！剛跳了下去！」

而同時，從紅外綫瞄準器中龐德清晰可見狙擊手的頭顱——潔白的側面，金色的秀髮——毫無疑問的持槍的人就是凱洛詩妮柯芙！她會死的，多麼清楚的射擊目標啊！龐德的手指突然靈機一閃的向旁邊挪了一英吋許的光景，當槍口黃色的火花一閃之後，鬆開了板機。

槍彈消失在三百一十碼之外，一定是擊中她托槍的左手臂——但是卻有嚇阻她射擊的效果，粉碎她自另一邊窗戶後的開槍，而後來自窗戶內的狙擊，又發生幾次射擊，爆炸聲消失於街心。

「他成功了！」山達上校大聲叫起來。他成功了！他做到了！上帝保佑他終於到達了！」

「放下窗戶！」龐德機敏的說，將自己擲向牀沿邊，探照燈的光綫同時射進他們的房中，接著又劃破黑夜在大建築物與街上四處的黑窗內搜尋。接著碎然一聲，子彈射穿他們的窗戶，打落了幕帘，擦過木質的牀角，穿入牆壁中間。

一陣子彈呼嘯而過之後，龐德聽到蘇聯情報組織內有些騷動，後面還有交響樂團員之間片斷的耳語聲，在這兩個背景不同卻爲一鼻口出氣的組織間必然有某種聯繫。當然是的！交響樂團，他們可以透過官方的邀請大搖大擺的住進這幢行政中心大樓，且在他們旁邊有情報組織中的人主使，開槍掩護眞正執行狙擊任務的射手。她是否每天都將槍支放在大提琴琴箱中來來去去？交響樂團的團員是否都由KGB的女特務組成？其他的樂器箱中裝得都是那些

器具？——一個低音鼓的體積如同一架探照燈——而在演奏會上使用的樂器是如何攜帶的？安排的太巧妙了，叫人無從理解起。

但毫無疑問的就是那個女孩，從紅外綫瞄準器中龐德甚至能夠看見她野性中充滿痛苦的眼睛。他射傷了她嗎？應該就只有她的左手臂。不會再有機會見到她了，看看她究竟是如何的情況，如果她眞的隨交響樂團離去，就只能空餘悵然的回憶了；龐德的窗戶成了一塊被打爛的射擊靶，實際上的損失就是一顆亂彈的彈子嵌入來福槍的機械裝置，是已經看到遭到破壞翻倒在地上的景物；而龐德的手上也濺到四散飛來的鉛彈碎片，灼傷了他的皮膚。在龐德憤怒的暗罵中射擊突然停止，房內歸於平靜。

山達上校出現在牀的另一邊，揮去濺在頭髮上的玻璃片；龐德和山達踩過碎片進入一扇裂開的門後的廚房，因爲這間房間不是面對街景，所以可安全的開燈。

「有沒有受傷？」龐德問。

「沒有，你有沒有事？」山達上校灰色的眼睛因爲剛才的槍戰而顯出警覺性的閃閃目光。他們兩個，尤其是給龐德的下馬威，他們遭到密集火力的反擊。

「我的手上挨了枚俄製槍彈的碎片。」龐德走進浴室。當他出來，山達上校正在裝配短波通話機，他早已從起居間帶進來的。他開始對它的麥克風呼叫：「現在一切都結束了，二

七二安平抵達，如果可以快點將武裝車送過來，我們會很高興儘快離開此地，還有〇〇七須要記錄所見所聞的狀況好嗎？通話完畢。」

山達上校轉身進來面對龐德，半控訴半困窘的說：「恐怕工作站的上司會要你呈遞書面報告爲什麼沒有當場射殺對方狙擊手。因爲我會告訴他，我看到你在最後一秒鐘的時候修正目標，給對方時間躲過射擊。二七二也眞夠幸運的了，當時他才剛起步衝刺，他身後的牆就被打的石塊亂跳，是否如此？」

詹姆士·龐德本來可以扯謊，可以編列十二條以上的不相干理由解釋爲什麼。可是當他將強烈的威士忌酒一飲而盡之後，放下杯子，直盯著山達上校的眼睛。

「狙擊射手是名女子。」

「所以呢？KGB有許多女特務——且是女性武器專家。我一點都不覺得詫異，蘇俄女子代表隊，上次在莫斯科舉行的世界杯射擊賽中她們取得前三名的所有獎牌，擊敗其他十七個國家的代表隊，甚至我還記得前兩名的名子——登斯凱亞和勞莫芙，簡直令人難以相信的射擊，她或許是她們中的一個，她長的什麼樣子？記錄上也許可以找到她的資料。」

「她是金髮美女，她在交響樂團裏是個帶大提琴的女孩。可能她的輕機槍就是藏在大提琴盒裏，整個交響樂團爲她的射擊掩護。」

「哦！山達上校慢應一聲。「我想這女孩，你曾對她頗熱心的注意樣子。」

「就是她。」

「哦，對不起。這一點我也要寫入報告中，你得到的命令清楚的指示要射殺對方的狙擊射手。」

有輛車子駛近的聲音，一定是停放在樓下某處。門鈴響了兩次，山達說：「好了！讓我們離開這裏吧，他們已經把武裝車駛過來接我們了。」他突然中斷不語，他的視綫避開龐德的眼睛而落在他的肩膀上。「對書面報告的內容我很抱歉，但是職責所在不得不寫，你能了解嗎？你應該將狙擊手射殺不管她是什麼人。」

龐德站起來，環視四周，突然升起一股莫名的依依之情，三天前來到這地方，他成功的完成長程射擊，獨有暗戀一名不知來歷的女孩——一名僞裝的敵方特務，他們都有雷同的任務要執行，可憐的小東西！她現在的麻煩一定比他更糟！她當然會因這件失敗的任務而接受審訊，也許她會被KGB淘汰掉。他嘆口氣想至少，他們不會像他曾經一度要對她做的事——殺掉她。

詹姆士·龐德疲累的說：「也好，加點運氣，一切將值得我付出組織裏的職務，但請告訴你工作站的上司不必擔心，那女孩不會再成爲射擊手，她幾乎可能失去整隻左手，當然也



瓦解她做類似其他工作的自信。恐怕生氣勃勃的陽光將自她的生命中消失殆盡，在我的書中，如此足夠了，我們走吧。」



第三篇 1 名媛之寶

按六月初的氣溫說來，這一天實在是熱得有點超乎常情。詹姆士·龐德放下手中那隻用來描繪通往雙零區之檔案路綫的深色鉛筆，煩躁地脫下身上的外套。他並沒有起身將外套掛在椅背上，更懶得將它掛在門背上的掛鈎上，而只是隨手往地板上一扔，根本就連動都懶得動一下。眞他媽的活見鬼！瑪莉·古德奈這個女人也眞是多事的可以！好端端地，竟然會想起用自己的錢，去買個掛鈎黏在門上，眞是個莫名其妙的女人。爲什麼衣服就一定得掛起來、弄得乾乾淨淨、平平整整的？一天下來，根本連一點有事可幹的跡像都沒有，誰還有心情去管衣服的事呢？全世界的人像是全部死光了似的，靜悄悄的一點聲響也沒有，眞是他媽的無聊。

放眼所見的，全是令人望而生厭，成天只知道老生常談的無聊報紙，隨便弄點醜聞刊出來，就自以爲 到了震驚世界的最高機密。就憑著這麼一點本事，就能將讓這些廢紙一下子變得洛陽紙貴，大把大把的鈔票鑽進他們的荷包。

龐德攤開報紙，看著那篇令人忍不住要笑掉門牙的報導。堂堂一個科技研究機構，居然報導出蘇聯以兒童用的玩具手槍，來發射氰瓦斯。並將之視爲一種高殺傷力地暗殺武器云云，其實他的眼睛，焦距根本就沒落在報上，他的心也早就神遊到九霄雲外去了。

桌上的紅色電話，突然間爆出一連串急促的響聲。劃破了室內令人幾乎窒息的寧靜。同時也喚醒了正在心馳神遊的詹姆士．龐德。他本能地伸手摸向掛在左胸上的手槍，幹他這一行久了，這種自衞的反射動作，早已成了他改變不掉的習慣。弄清楚原只是電話鈴響之後，龐德立即按下內綫的按鍵，拿起話筒。

「喂！老大是嗎？」

「快過來吧！」

他匆匆地從椅上站起來。欠身拾起剛才扔在地板上的外套，同時也拾回了清澈的頭腦和興奮的幹部。在辦公室裏打了那麼久的盹兒，這下子總算是有事幹了。打開那扇通往鄰室的門，一眼看見的就是瑪莉那白晰、誘人的粉頸。不過他還是強抑住上前吻她一下的衝動；中規中矩地朝她跟前走去。

他向她說了聲「M」，隨即不由分說地走出房間，沿著一條舖著毛絨絨地毯的走廊，朝電梯間走了過去，直向十一樓攀昇而去。

馬妮佩小姐的表情，這回都是一點蛛絲馬跡也看不出來。通常她只要是對內情稍有點風聞，總是會一眼讓他瞧出來。或是興奮、或是狐疑，要不就是在龐德惹上麻煩的時候，擺出一臉鼓舞、安慰的神情。不過今天卻不同，她那牽強的笑容，足可說明今天的事，她眞的是引不起任何興趣。龐德心裏有數，這回接到的，一定是件窮極無聊的例行瑣事。有了這種認識，他不免連進門都有點無精打采了起來。

M先生的左邊坐著個人——而且還是個陌生面孔。龐德走進房裏，按例坐在那張紅皮辦公桌前的時候，那人居然連正眼都沒抬起來瞧他一下。

M先生聲調冷硬地說道：「凡夏博士，這位就是龐德先生，我想你們大概還沒見過吧！」

像這種索然無味的客套話，龐德早就習慣成自然了。

他立即起身把手伸了出去。那位凡夏博士也跟著站起來，伸手和他草率地握了一下，就又很快地坐回椅子裏。就像是和他握手的人，是個什麼令人望之生畏的怪物似的，眞是見鬼！

其實看一眼又何妨呢？龐德心裏暗想：只要他肯多看一眼，仔細欣賞一下，或許還會發現他龐德老兄長得並不難看，挺順眼的呢！可惜這種人並不很上道。準是個某某專家之類的怪人，除了理論、事實、原則、證明之外，根本連半個興趣也沒有，對人更不會有任何特殊

的好感。一陣莫名的厭惡和反感，不覺頓時湧上龐德的心頭，恨不能立刻撇下這個無聊的傢伙，扭頭就走，理都不理他。不過龐德很快就又想起不到十分鐘之前，自己那副窮極無聊的難過情形。同時也設身處地想到M先生，剛才一定也跟他一樣，被這沈悶的六月天逼得透不過氣來。幹他們這種行業，沒有任務的時候，眞會把人給搞瘋。跟前這個案件，也許是個微不足道的小任務，不過平心靜氣地想一想，總是多少還能舒解一下無事的煩悶，總比在辦公室裏坐冷板凳要來得好一點。

這位陌生人年紀約四十開外，面色紅潤、健康，穿著也是相當地華麗、入時——一件深藍色雙排扣西裝，袖口還帶有兩道翻繡的布邊，純絲的領帶上還嵌著一只珍珠鑲的領帶夾，西裝上的袖釦，一眼看去就知道是種卽爲昂貴的古董，就連西裝上的那雙排釦子，也像是用某種年代極久遠的古銅幣訂製而成的。這麼一副講究的打扮看在龐德眼裏，直覺得他像是個評論家之流的人物，而且還是個單身漢——弄不好還有幾分同性戀的傾向呢！

M先生開口道：「這位凡夏博士，是個非常知名的古董鑽石鑑定專家。而且還是皇家稅務司和中央情報組織的特約人員。當然啦！這些身份對外可都是太公開的。很早以前，我就聽說過他這麼一位人物，這次案件，還是和我們那位佛小姐有點關係呢！」

龐德忍不住驚訝地縐起了眉頭。佛瑪莉雅乃是蘇俄格別烏情報員訓練中心潛伏在英國國

防部內的一名間諜。目前負責的是通訊部門的工作，操作一種叫作「紫色密碼」的秘密通訊網，卽是專爲她而設計的。每週有六天的時間，由她專責將英國情報網所搜集的情報資料，定時發給美國華盛頓區之中央情報局，這件事從頭至尾，全是由負責反間任務之一〇〇部門一手策畫而成的。早在她進入總部擔任要職的時候，有關方面就早已知道她是一名蘇俄間諜，不過卻還是故意讓她擔任密碼通訊的任務，並任由她盜取密碼手册送交蘇俄。因爲他們相信蘇俄一旦有了該手册，自然會有能力解出英國的密電，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就可以反過來採取主動的姿態，不定期地輸出假情報，供對方攔截，並從而干擾對方之作業。這種事雖然風險很大，不過都已經進行了三年之久，始終未發生過任何問題。當然，佛瑪莉雅也很有可能透過總部的一些閒言閒語，嗅出一絲風吹草動，不過適巧她這個女人天生就是其貌不揚，所以也很難和人多所接觸，風險自然相對地減低。

M先生轉身向凡夏博士。「或許！凡夏先生！你會願意親自將事情的來龍去脈，詳細地向龐德先生說明一下吧？」

「那當然！那當然！」凡夏博士趕緊轉頭望了龐德一眼。「是這樣的，龐德先生。你大概也職說過一個叫法柏奇的男人，也就是那位名極一時的蘇俄珠寶專家吧？」

「就是那位在革命前，專替沙皇作復活節彩蛋的那傢伙是嗎？」

「那只是他絕活的一小部份而已。他另外還會鑲造許多價值連成的東西，以我們今天的眼光看來，都還稱得上是一等一的手工極品呢！目前，他的一些作品，在市場上的價碼，少說也在五萬英磅以上。最近，他那傳聞已久，但是除了他本身繪出的草圖之外，從來就未在世人眼前露過面的「翡翠地球儀」，一個登峯造極的藝術結晶，竟然被人從巴黎寄來我國，而且收件人還署名了是這位你們所熟識的佛瑪莉小姐。」

「這倒眞是個好禮物啊！對了！博士！可以請敎您這件事，您是怎麼知道的呢？」

「你這位上司不是已經告訴你了嗎？我是皇家稅務司的人，一切貴重石量珠寶的出入口，都得經過我這一關才能放行。目前這顆「翡翠地球儀」，價值至少在十萬英磅以上，這件事實在是很不尋常。至於拆開這個包裹，可就不是我的事，我們自有這方面的專家，我是在他們拆封之後，才被請去作鑑定和估價工作的。當我一眼看到那玩意兒，我立即想起了凱斯·史諾曼有關法柏奇的那本著作裏所發表的那張草圖，同時一眼認定那就是傳聞已久的神秘珠寶之冠──「翡翠地球儀」。目前所公告的價值雖然高達十萬英磅。不過按我估計，其眞正價值絕不止於此。至於我之所以會對此事產生興趣，倒不是因爲他的價值多寡，而是包裹裏所附帶的一份載明其出處的文件，是用法文和俄文寫的。」凡夏先生指了一下放在M先生桌上的一張影印文件。說道：「桌上擱的，就是那份文件的影印本。上面簡要的載明該翡翠

地球儀，是佛小姐的祖父在一九一七年親自從法柏奇手中接收過來的──無疑是想將其名下的一些現金，轉換或攜帶方便、價值又昂貴的代替品。一九一八年他去逝之後，又將之轉贈給他的弟弟，然後直到一九五〇年，才又輾轉落至佛小姐的母親手中。而她母親，卻是從小就離開了蘇俄，住在巴黎近郊的一處白俄人社區內，她並沒有結婚，瑪莉雅只是她的私生女。由於她去年逝世，她的一些朋友──是那些人，文件上並沒有載明──自然就將那塊翡翠地球儀，轉寄給她這位合法繼承人佛瑪莉雅。本來我是沒理由干擾這位小姐的，可是最近卻聽到消息，說蘇士比指責市場有意將這顆價值連城的翠玉球，於下個星期正式提供到市場拍賣，於是我才拿定主意，親自訪問了一下這位小姐──我認爲這件案子事關大英博物館的權利問題，所以不得不越權過問──結果她也一口咬定文件上所載，全是事實。也就是在那次訪問裏，我知道她目前是在國防部任職。於是我心中不免閃過一個問號：爲什麼一個在國防部擔任如此敏感工作的女職員，會有可能突然間收到這麼一個價值十萬英磅，甚至更昂貴的禮物呢？於是我又找了這位過去因爲工作上接觸而熟識，而且是在情治單位做事的朋友，就此事向她請敎了一番，結果就理所當然地捲進了這件案子。」凡夏瞄了龐德一眼，同時雙手一攤道：「很抱歉！這就是我所知道的全部了。」

M先生突然插嘴問道：「謝謝你！博士，如不介意的話，容我再問一兩個問題。你說你

已經鑑定過那顆翡翠地球儀，那麽那玩意兒果眞不是贋品嗎？」

凡夏博士轉頭凝視了他片刻，良久才開口應道：「當然是眞貨！根據史諾曼先生的那本書，以及我多年來對古董方面的認識，我相信它絕對是眞品，錯不了！」

「那份文件呢？文件會不會有問題？」

「好像也是假不了的東西。法柏奇的一些作品，素來都是私下轉贈或拋售。佛小姐說她祖父在革命之前，是個非常富有的瓷土製造商。目前法柏奇手製的珠寶成品，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九流到國外，克里姆林宮那裏，根本就所剩無幾。在他們的眼光裏，這些都只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奢靡產物，所以只將它們當作『革命前之珠寶形類』，而以樣板的姿態陳列起來。對於蒐藏珠寶鑽石，就像是蒐藏法國印象派油畫一樣，他們可是素來都很輕視，甚至還公然反對的事情。」

「那麽說來，蘇俄官方還是多少擁有一點法柏奇的東西囉？那麽這玩意兒，是不是也有可能被冷凍在克里姆林宮好幾年之久，直到最近才給放出來的呢？」

「當然可能。克里姆林宮所珍藏的寶物，種類繁多，不計其數。誰也弄不清究竟有多少。最近，他們還對外辦過一次展覽，選了一些他們允許的寶物公諸大衆呢！」

M先生深深地吸了口煙斗，兩眼出神地望著嬝嬝上升的白色煙霧。對這件事，他顯然並

沒有太大的興趣。「那麽理論上來看，這玩意兒應該沒理由輕易自克里姆林宮嚴密的管制下流出國外的囉？除非是用來當作一種贈品，或是酬金，以答謝那些替蘇俄官方幫忙的朋友，你說是嗎？」

「不錯！這種方法，遠比匯大量的現金至那位朋友的名下，要聰明的太多了！」

「不錯。」

「那麽依你看來，蘇士比拍賣場，會將那玩意兒賣出個什麽價錢呢？」

「這很難說，我只能揣測單是史諾曼本身，就有可能喊出很高的價碼。不過那只是個推測。眞實數字如何，只有等價錢敲定，否則誰也無法知道。不過底價十萬英磅，我想是絕對跑不掉的。」

「呼！」M先生忍不住驚嘆了一句。「眞他媽的！一個破珠子也值這麽多錢。」

對於他這種粗俗、缺藝術修養的態度，凡夏博士亦不由地顯出一副嫌惡的神色。這會兒，不禁瞪大了眼睛，直狠狠地望著莫先生道：「這位先生！」他刻薄地質問著：「難道說前一陣子，那副被竊的哥雅名畫，後來在蘇士比市場賣出十四萬英磅。轉至國家藝廊。在你看來，也是個不值錢的爛貨嗎？」

M先生聞言立即安撫道：「對不起！凡夏博士。我這只是隨便說說，您別介意。我這種

人，一輩子從來就沒接觸過任何藝術方面的東西，我只是對當今拍賣市場行情飛漲的情形，太過驚訝了一點罷了！」

「那是因爲你接觸不夠，這也怪不得你就是了。」凡夏博士冷冷地應道。

龐德這會兒也覺得應該趕緊出來打一下圓場了。再說，他也很希望趕緊支開這位博士先生。也好儘快和M先生就此案的技術部份，好好討論一下。於是他趕緊站了起來，衝著M先生說道：「好吧！先生。我想目前該知道的事情也已經全知道了。很顯然這件事並不很複雜，只不過是你屬下的一名女職員，突然向福來運轉罷了。倒是凡夏博士，爲這事費了不少心思，眞是有心人啊！」說著他又轉向凡夏博士，接口說道：「您需不需要我們派輛車子，送您回去或是到其他地方呢？」

「不！謝謝你。我寧可用走路的，穿過門前那個公園，本就是件頗愉快的事。」

接著就是一陣熱絡的握手和再見。龐德送他走到門口之後，隨即匆匆地趕回辦公室裏。這會兒M先生更是一分鐘也沒多耗，早已從抽屜裏取出一大堆印有紅星記號的機密檔案，開始翻閱了起來。龐德看他忙得正專心，所以就沒打算擾亂他的工作，逕自坐在先前那張椅子上，靜靜地等著。

最後，他終於看完了所有的文件，抬頭看著他說道：「果然讓我給找出來了！」他那藍

澄澄的雙眸，頓時睜大了不少。「資料全都吻合，沒錯。佛瑪莉雅是於一九三五年，在巴黎出生的。她的母親在戰時，還是反抗組織裏非常活躍的一個成員。戰爭結束之後，佛瑪莉雅即前往索爾邦的英國大使館，擔任通譯的工作。後來就在她母親的一些反抗軍朋友慫恿之下，暗中替蘇俄秘密警察工作。並進而接受指示，正式提出申請，要求歸化爲英國公民。基於她在大使館的工作，以及她母親戰時在反抗軍留下的一些輝煌紀錄，這件申請案很快地就在一九五九年受到有關方面的批准。後來還是由外交部的推薦，才進入我們這個情報組織。也就是在那個時候，她才正式地犯下了滔天大錯，在進入組織之前，她先請了一年的假，結果卻被人發現她之所以請假，原來是前往列寧格勒接受諜報訓練。在當時的情況下，大家確實是一下子不知道究竟如何處置這個女孩。結果還是一〇〇部門想出了所謂『紫色密碼』的點子，才冒險一試，將她派到總部通訊單位任職。接下來的事情，你應全都知道了。這三年來，她一直都是在替格別烏方面擔任情報蒐集工作——這下子她總算領到報酬了，那玩意兒聽說價值抵得上十萬英磅呢。這也說明了兩點事實。第一：格別烏方面，這回顯然是被我們一〇〇部門耍住了，否則他們絕不可能付出如此龐大金額的酬勞。這也顯示出有關『紫色密碼』這件事，往後我方還是可以充分地利用發揮一下，讓那些蘇俄情報員，任我們牽著鼻子走。第二，他提醒了我們一件永遠可能置身霧中的事實——過去我們一直懷疑這個女孩怎麼從

來就未曾從蘇俄方面獲得酬勞。她在銀行的存褶，始終都是維持五十英磅左右的存款，三年以來，也一直都是以這樣的經濟狀況生活著，這下總算是有了眉目，眞虧蘇俄方面還想得出這麼一個複雜的故事，她可眞是有財可發了！」

M先生點了一下煙蒂，臉上瞬間顯示出一臉如釋重負的輕鬆模樣。

龐德侷促不安地在椅子上挪動著身子。此刻，他眞希望能抽根煙，好讓自己的思路能夠更清晰一點。他發現這件事情，似乎是愈來愈不那麼單純了。於是，他好奇地問道：「我們有沒有發現過她在本地的上級是誰？她通常是怎麼獲得上級命令的？」

「她根本不需要和任何人接頭。」M先生猛吸著雪茄，極不耐煩地說道：「一旦她掌握住紫色密碼的操作機會，就什麼事也不必過問了，每天從我們這裏發出去的秘電，就不知被他們截獲了多少？他們那還需要指示她作事呢？我甚至懷疑格別烏派在倫敦的地下工作網，可能都還不知道有她這麼一位同志呢！或許他們的頭子會知道也說不定，問題是我們根本就還弄不清他們的頭子是誰？或是藏匿在何處？眞是洩氣。」

龐德突然靈機一動，一股莫名的直覺瞬間閃進他的腦海。於是他趕緊說道：「這一次蘇士比的拍賣行動，他很可能會露面——咱們很可能逼他現形。」

「你他媽的又想出什麼鬼點子了是不是？〇〇七！你就挑明了說吧！」

「好吧！」龐德的聲調立刻又壓低了下來，言辭中充滿了篤定的意味。「你還記不記得剛才凡夏博士所說的？這一次拍賣，勢必得賣上一個很高的價碼嗎？那麼說來，就一定得有人在拍賣場上搧火，才有可能把價錢抬高，你說是嗎？如果說格別烏方面，眞如凡夏博士所言，對這玩意兒根本就不很認識，弄不清他的實際價錢，那麼到了拍賣的時候，很可能在起價沒多久，就被脫手，根本無從抬高價錢。反過來說，如果潛在倫敦的諜報頭子，自始至終就曉得這件事，而且也只有他一個人曉得佛瑪莉雅的身份，那麼屆時他很可能得親自出馬，擔任此一抬價的工作，硬把那玩意兒的售價，抬到預定的數字，換句話說，也就是足夠抵上格別烏方面付給她的酬金。到時只要我能夠親自前往拍賣會場，自然可以找出那人，同時藉著事前安排好的攝影人員，拍下他的照片。事後不出一個星期，就可以確定其身份，經由外交部將他遞解出境。潛伏海外的諜報頭子，並不那麼容易訓練，趕走一個，至少可以清靜好一陣子，格別烏才有可能再送來一個接班人。」

M先生若有所思地點點頭。「是有那麼一點道理。」他將旋轉椅轉向背後的落地窗，眺望了一下窗外倫敦市的街景，以及遠處漂遊的浮雲，最後終於作了決定，轉過頭來對龐德說道：「好吧！〇〇七！那你就到時跑一趟好了！其他配合的事情，全交給我來處理，絕不會出問題的，你僅管放手去幹。不過你可千萬別跟著亂出價，到時候弄巧成拙，我可沒錢買那

無聊東西！」

龐德笑著應了句：「不會的，放心好了。」隨卽起身離座，逕自走出那間辦公室，這一回，他發現自己確實是很聰明，不過爲了使事情不至搞砸，或是讓M先生有機會改變主意，他覺得還是得先去探探路才行。

2

史諾曼座落在一三八街的那棟宅邸，看起來並不很起眼，一點兒也不會讓人聯想到住在其間的主人，會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卡爾·法柏奇珠寶鑑定專家。屋內的陳設：灰澄澄的地毯，陳舊的無花果木裝飾，看上去也是平平淡淡，無甚特異之處。倒是龐德進門的時候，看到的那夥一個個穿著華貴的皇家貴族，依稀可以推測出，這人絕不會是個平凡的珠寶商。

龐德一說明是要拜訪凱斯·史諾曼先生，立刻就見到那夥權貴之中，有一位年近四十，長相還頗英俊的男人，起身朝他迎來。

龐德一見面，立刻就表明了自己的身份。「我是皇家保防組織的人，不知道是否能佔用您幾分鐘時間，向您請教幾個問題？這是我的證件，或許您會希望過目一下。我的名字叫詹姆士·龐德。不過如果要查證我的身份，你可能得和羅納·華勒斯直接連繫，因爲蘇格蘭場那裏並沒有我的資料。你知道的，我幹的是情報方面的工作。」

那人根本連證件都沒費事多看一眼，立刻就笑著說道：「沒問題，請跟我來，我們到後

頭去談。」

說著他就領著龐德，穿過一道狹窄的長廊，來到一間擺設著各式各樣黃金、鑽石，和各類珠寶的陳列室。

「請坐！要不要來根香煙？」

龐德從自己懷裏掏出一根煙點上，隨卽開門見山地說道：「我想請教的，是有關這位珠寶界聞人卡爾．法柏奇的事，也就是他那卽將於明天在蘇士比市場拍賣的珍奇寶物——翡翠地球儀的事。」

「噢！是的，先生。」史諾曼先生立刻顯出一臉焦慮的神情。「怎麼？該不會有什麼麻煩事吧？」

「對你而言，當然不會有任何麻煩。不過我們倒是對現場的拍賣情形相當有興趣。那個拍賣品的所有人佛瑪莉雅我們也認識，我們是懷疑這回拍賣，很可能會有人故意在場裏抬價——也就是說，你們如果有心買下這東西的話，很可能得花相當高的代價。」

「這……噢！也許吧！」史諾曼先生小心坦白地應道：「我們是很希望買到這個稀世珍品。而且，也料到勢必會有不少大的機關加入喊價，有可能的話，連天主教組織都會來爭購這東西。如果你擔心的是會有些混進來攪局，這一點你大可放心。因爲這一次價錢之高，絕

不是一般人可以鬧得起的。」

龐德應道：「噢！不是！我們並不是要防一個混混，事情並不那麼單純。」他實在不知自己該如何向這人詳述細節。這人就算是很會替他自己本行的事情守秘，卻不見得也會替別人守秘，事情讓他知道的太多，難免不小心會張揚出去。「好吧！那我乾脆還是明講好了。這件事，必須在絕對保密的情況下進行。到時將會有不少保防組織的人參與此事。我們是懷疑明天和你搶購的這個出價的人物，很可能會是個蘇俄間諜。很抱歉！我也只能說到這裏。接下來的細節，我不便多說，而且，我想你也沒有知道的必要。明天晚上，我希望能和你一起去蘇士比拍賣市場，到時得藉助你的幫忙，來認出這個夾在羣衆裏抬價的人。事成之後，我們可能不致於發獎章對你有所褒揚，不過我們會非常感激您的義行就是了！」

史諾曼的眼睛，立刻流露出一抹熱切的神采。「那兒話！我當然很樂意幫這個忙。只是……」他憂慮地說道：「只是事情並不如你想像的那麼簡單。明天的拍賣會，主持人是彼德．威爾遜，在場只有他一個人可以千眞萬確地認出叫價的是誰——如果叫價的人不希望露面，自然會和他另外安排彼此溝通的暗號。在拍賣場裏，卽使不動聲色，少說也可以找出十來種叫價的方法。如果他們之間定下了這種暗示的方法，彼德是絕不可能向任何人透露的，這也是這一行最起碼的規矩之一。旁人要想識破他們之間的暗示手法，絕不是件容易的事，眞

要瞞著旁人耳目，那怕你跟著我跑上十趟、百趟，也不見得看得出個所以然。不過我倒是可以設法把時間拖長一點，讓你有多一點觀察的機會。這一次，我們是勢在必得，不惜花費多少錢都要買下那東西，如今你向我透露出這個消息，對我們的幫助不小，到時候，我也會派一些我們的人在場多留心點就是了。看起來，明晚還眞有得鬥了呢！你說的那傢伙，很可能會把我逼得冷汗直冒也說不定。明晚的那場拍賣會，到時還會透過電視台作現場播出，出席的又都是些王孫公爵之流的大人物，果眞讓他們知道會場潛有這種恐怖的警匪打鬥之可能性，不嚇得手忙腳亂才怪呢！好吧！除了幫你找出這個人之外，還有什麼事？」

「沒了！就此一椿。至於這次拍賣，依你判斷，可能會賣到什麼樣的價錢？」

史諾曼將筆尖擱在牙縫裏咬了咬。「這個嘛！對不起，這點則是我必須保密的地方。我當然知道我這邊，可能會出到多高的價錢，不過在此不便奉告就是了。」接著他又沈思了片刻，然後才接口說道：「總之按當理判斷，底價是不會低於十萬英磅的。」

「我知道。」龐德應道：「那你還是麻煩先告訴我，明晚我究竟該如何混進會場呢？」

史諾曼先生取出一只鱷魚皮夾，並從中抽出兩張入場卷，然後將其中一張交至他的手中。「這原是我老婆的份，我另外再去替她弄一張好了。你的座號是5號，靠近前排中間，算是個很好的位置，我則是六號。」

龐德低頭望了一眼，上面印著：

蘇士比古物拍賣市場

項目：各式珍奇珠寶（其中包括一顆由卡爾・法柏奇手製之珠寶飾物，目前由此間一名女仕持有，屆時將一併推出）

憑票僅能入場一人。

拍賣地點：喬治大道之主拍賣廳

拍賣時間：六月廿日星期二，晚間九點半正。

「並不是以前那個入口。」史諾曼在一旁說明道：「自從聖・喬治大道改成單行道之後，他們早已把主拍賣廳的入口，移到隔街的轉角去了。」他突然從椅子上站了起來。「好吧！你想不想先參觀一下法柏奇的作品，這裏有不少件，全是我父親於一九七七年間，從克里姆林宮買來的。先參觀一下，或許對事情或多或少有點幫助。不過目前我所擁有的這些東西，比起那顆翡翠地球儀，手工可就差太多了，那玩意，可眞是百年難得一見的極品喔！」

參觀過那些琳瑯滿目的鑽石、珠寶和黃金之後，詹姆士・龐德立卽告辭了史諾曼的宅邸

。轉回自己的辦公室，開始籌畫明晚會場的ＩＱ作人員的安排細節。到時候所要指認的人物，可不是個泛泛之輩，而是倫敦境內，神龍見首不見尾的首席蘇俄諜報頭子呢！

到了第二天，龐德的幹勁更是平添了不少。他還特地安排了一個藉口，親自跑到總部的通訊部門，去探訪這位佛瑪莉雅小姐。和她一起的，另外還有兩名女工作人員，擔任操作機械的工作。由於他的身份比較特殊，可以在總部裏任何一個部門，自由調閱檔案資料。於是他就順手從架上抽出幾份檔案，漫不經心地翻閱著。同時藉機和那兩位女工作人員隨口搭訕個不停，聊得也挺熱絡愉快。倒是佛瑪莉雅本人，卻好似不爲所動，只是抬頭和他禮貌性地笑了一下，就沒再答腔，逕自埋首於工作裏。她的長相，實在是很不吸引人，皮膚蒼白泛黃，一頭黑髮，看來都有點髒兮兮地，看了就渾身不舒服。像這樣一個相貌平平的女人，當然會乏人問津，甚至連朋友都交不上幾個。而且從她的眼神裏，依稀可以補捉到一抹莫名的怨恨，似乎對這整個社會，都存著揮灑不去的敵意。像她這種人，此刻唯一的生活樂趣，大概就是享有那份秘密進行間諜工作，而又自以爲人不知鬼不覺的快感吧！

龐德在那兒逗留沒多久，隨即離開該處，逕自回自己的辦公室去。過了今晚，這個女孩可就要搖身一變，成了個女財主，或許有了錢，多少還能改變一下她那孤僻的個性，也是說不定的事情。至少她從此可以用最好的化粧品、穿最時髦的衣服。不過M先生好像說過，將

要利用這個紫色密碼，多放出一些假情報欺騙對方。這並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只要稍有錯，或是欺騙的稍嫌過火，格別烏方面很可能就會發覺情況有異。一旦他們發現受到愚弄，而且還是被愚弄了整整三年，惱羞成怒之下，很可能會立即採取行動報復，認定佛瑪莉雅是個反間，同時替英國和蘇聯從事諜報工作。在這種情況下，她的生命就會立刻變得岌岌可危，弄不好眞會被他們以玩具手槍，把氰化瓦斯射進她體內，結束掉她的性命。正如前一天報上看到的那則荒唐報導一樣。

詹姆士·龐德透過窗外，遠眺了一下雷郡公園嫩綠青葱的林木，忍不住無奈地聳了聳肩。托老天之福，這並不關他的事。這個女孩的命運，並沒有操在她的手裏。像她這種幹法，遲早有一天會出紕漏的。或許過了今晚，一等那顆翡翠地球儀拍賣結束之後，她會立刻變成一位腰纏萬貫的女富翁。但是，天曉得她是不是有那種命，弄不好錢還花不到十分之一，她就得香消玉殞，爲她的要命工作殉身了。

3

聖．喬治大道上，此刻早已擠滿了車輛，各地的富豪名流，似乎全部風聞而至，稱得上是盛況空前。龐德付完了計程車資，隨即跟著人潮，魚貫地朝拍賣會場走去。交出入場劵之後守門員又遞給了他一張目錄。走進會場的時候，史諾曼先生早已在他的位置上，一邊將腿上的表格塡妥，一邊還謹愼地四處張望個不停。

這個拍賣會場，規模之大，不下於一個網球場。從坐的內部裝潢看來，可以斷定是個年代相當古老的建築，透明的玻璃天花板上，還高懸著兩座華麗的吊燈。四週的牆上，掛滿了各種奇異的照片、電視公司和各大報社的攝影記者，也早就將一些器材安置定位，(其中他還注意到那些掛著週日快報記者證的攝影人員，具實全部都是總部派來的。)此次與會的名流士紳，少說也有上百人之衆，一羣人櫛比鱗次地坐在椅子上，幾乎所有人的眼睛，全都是緊盯著台上的拍賣品。負責這場拍賣會的人，穿著一襲正式的禮服，身上還別著一朵紅色康乃馨。整場都在那兒不停地重覆著他的問句。

「叫價一萬五千磅，好！這位又升到了一萬六千磅！」他停了片刻，隨又望了一眼前排的某個專家，問道：「您要不要跟進？先生。」那人立即揮了一下手中的目錄，表示跟進。「好極了！叫價漲到一萬七千英磅，一萬八、一萬九！好！現在又漲到了兩萬，還有那位？」台下不時地掀起一陣輕微的騷動，大夥兒交頭接耳地，情況熱烈到極點。

「他這會兒是在賣什麼玩意兒啊？」龐德好奇地打開手中的目錄問道。

「第四十號拍賣品。」史諾曼應道：「是個鑲在一只黑色紫晶煙灰缸上的鑽石。這玩意大概會在兩萬五千左右成立。原因是有個意大利人，似乎存心要跟那夥法國人搶購，否則，兩萬英磅應該就可以到手了，我只出到一萬五千就停了下來，東西雖然很不錯，不過自有其一定的行情，硬要鬥氣搶購，反而不划算。」

果然不出他所料，價碼果然敲定為兩萬五千英磅。主持人手握著木槌，滿副威嚴地敲了一下桌子。「先生！這東西是你的了。」彼德·威爾遜才一宣佈。立刻就有一名助理走向那位出最高價的買者，錄下他的身份和住址等資料。

「真沒勁兒！」龐德突然脫口說了一句。

史諾曼先生立即抬頭望了他一眼，問道：「為什麼？」

「我過去從來就沒參加過拍賣會，一直都以為主持人在敲定價錢之前，都會連敲三下木

槌，以便讓出價的人，有機會在最後一剎那改變主意，那才有意思多了。」

史諾曼不由得笑了起來。「這種拍賣方式，目前只有在夏爾斯和艾爾蘭幾個地方還繼續採用，至於倫敦這個地方，可是早就不信這一套了！」

「真可惜！那樣不是更顯得更有戲劇性一點嗎？」

「別急！要看好戲，馬上就快開幕了。這已經是最後第二項拍賣品，接下來就是那顆翡翠地球儀囉！」

一名助理緊接著捧出一個金光閃閃，鑲有無數紅寶石和鑽石的珠寶走了出來。龐德立刻低頭看了一下目錄，上面寫著：

編號：41號

品名：手工精巧之紅寶石及鑽石手鐲。

說明：正前方之橢圓形部份，系由一顆較大，及兩顆較小的紅寶石鑲嵌而成。這對手鐲

原來本是費茲柏家族（自一七五六年至一八三七年）所有。後來由費茲柏太轉贈其姪女。當時特奧爾良公爵所述，其姪女麗質天生，明艷動人，堪列為全英格蘭之冠。

叫價再次如火如荼地展開，龐德起身離開，向著會場後方的走道走去。由於現場看熱鬧的人過多，不少人甚至還被擠到屋外，藉著閉路電視，來參觀場內拍賣的情況。他仔細地打量著羣衆裏的成員，希望能夠找出一張熟悉的面孔。前一個晚上，他爲了來此地認人，特地將俄國大使館上上下下近兩百名員工的資料照片，全部拿出來仔細地瀏覽了一遍，爲的就是能在今晚認出他們的人。問題是這事實在是比想像中難上千倍、萬倍。擁擠的人羣之中，全都是些湊熱鬧，興沖沖的臉孔，叫他如何記得出誰是誰呢？現場也不乏一些看來有俄國人長相的人物，但是誰又能硬說他不是北歐人呢？另外，還有不少帶著太陽眼鏡的傢伙，問題是這年頭太陽眼鏡，早就不被用作掩飾面容的工具了，那並不見得就能構成嫌疑。家裏尋了半天，龐德一下子也不知該如何是好，於是只好再回到座位上。或許，這傢伙眞要等到翡翠地球儀上場，才有可能露面囉！

「一萬四千……一萬五……一萬五成交！」主持人的木槌又敲了一響。「先生！東西是你的了。」

台下又是一陣交頭接耳的騷動。史諾曼先生用手帕輕輕地拭了一下額頭的汗水，然後轉身對龐德說道：「接下來你自己可要多留心了。喊價一開始，我可就不能再四處張望了。除非那人是坐在我的前排，否則我根本沒機會發現。不過你卻不同，你大可四處掃視個不停，

反正你並不出價，你就儘管找好了。最好的方法，就是注意彼德·威爾遜的眼神，注意他究竟是在看那個人的動靜，或是有那個人一直在跟他使眼色，如果發現某人經常和他交換眼色，接下來就得注意他的每一個動作，任何一個小動作，抓抓頭髮也好，拉拉耳朵也好，任何一個小動作都有可能是他們的一種暗號。你心裏最好先有個認識，那人是絕不可能大大方方地舉手叫價的，這一點你懂了嗎？」史諾曼笑了笑，旋又接著說道：「等叫價接近尾聲，而且很明顯的全場只剩下那人和我還在鬥，我自然會設法放慢步調，逼他現形，這一點你儘管放心好了。」

從他的口氣裏，龐德不難察覺到，這一回，他顯然是不惜任何代價，都要搶到這顆翡翠地球儀。

會場突然間靜了下來。一輛高聳的平台，被場中的助理人員推了進來，一直推到場中視界最理想的位置，才悄然停止。平台上放著一個雕工非常精細的橢圓形盒子。一名身著灰色制服，袖口、衣領和腰帶全都繡有紅色布邊的高級助理，此刻也走進場裏，掀開盒蓋。將盒中的這只十二號拍賣品高高地捧了起來。

一陣驚嘆、讚美的騷動立刻劃破了原有的寧靜，就連一旁的拍賣場職員和助理人員，也全都睜大了眼睛，爲眼前這顆曠世奇珍，驚嘆地目瞪口呆，並全都不知不覺地將身子向前傾

了少許。

詹姆斯・龐德低下頭去看了一下目錄，壓軸戲果然上場了。目錄上清晰地印著：

翡翠地球儀

出品年代：一九一七年。

設計人：蘇俄名珠寶藝術家卡爾・法柏奇。

說明：此地球儀，乃是由一顆重達一千三百克拉之西伯利亞翠玉精雕而成，不僅色澤特異，晶瑩剔透，而且雕工奇精，堪稱人間極品，其支架系由純金打製，上面還鑲有整排玫瑰紅之鑽石和細碎之翠玉，架底還設有一個用碎鑽綴成的桌上用鬧鐘，鐘面系由水晶石研磨而成，手工之細膩，令人嘆爲觀止。至於地球儀本身，表面系以浮雕方式勾勒出一副世界地圖，並分別於世界各主要城市，鑲以精細之鑽石，並設有純金底座。此品高約七英寸半。無論雕工、設計，均屬法柏奇大師所有成品之冠。

彼德・威爾遜先生沈默地掃視了一眼所有與會的人士，最後終於敲下手中的木槌。「拍賣品四十二號——一件由卡爾・法柏奇親手雕製的曠世極品。」他突然停了片刻，然後才接著說道：「底價兩萬，請在開始，請各位踴躍叫價！」

史諾曼先生轉身對龐德耳語道：「單從這種底價，就可以判斷出這玩意不喊到五萬，是絕不可能成交，這純是一種戰略罷了！」

場中氣氛開始熱絡了起來。「三萬……四萬……喊價已經升到五萬了……六萬……七萬……八萬……哈哈！出價已經抬到九萬了。」

場裏爆出了熱烈的掌聲，所有的攝影機，全都集中在一個年輕人身上。史諾曼說明道：「那位就是蘇士比本身派出的人。接下來喊價的，將會變成幾個美國人，要不就是天主教方面的人，反正好戲就快來了。我上場的機會到了。」說罷，史諾曼先生立即舉起手中的目錄，朝主持人那兒招了招手。

「十萬！」主持人見狀立即又把喊價累積了上去。「有人又出到十二萬了。」

史諾曼先生再度揮了揮手。

「十三萬。」

原先那名年輕人，開始顯得有些陣腳大亂了，不時地以手邊的電話機，向他的上級請示。最後終於搖了搖頭。彼德・威爾遜立即會意地將視線移向會場的其他人身上去了。

「十三萬英磅，有沒有人要繼續出價？」他反覆地詢問道。

史諾曼先生再次朝龐德耳語道：「現在你可就得開始提高警覺了。你要找的那個人，馬

上就快要和我對上了。」

詹姆斯．龐德匆匆離去，站進腳落裏的那羣採訪記者裏，開始聚精會神地觀測全場。彼德．威爾遜的眼睛不時地盯向會場的右後方。龐德循綫掃視過去，卻看不出一點動靜，然後這位主持人卻立刻就看出了反應，接口說道：「十四萬英磅，有沒有人跟進？」他接著又望了史諾曼先生一眼。這一回，史諾曼猶豫了好久，才緩慢地伸出五個手指。龐德看在眼裏，心知他這分明是在和他的對手打心裏戰。暗示自己的購買意願已接近尾聲。

「十四萬五千。」接著，主持人又是將視綫盯向會場右後方的某人，龐德依舊是看不出個所以然。但是那位神秘人物，還是順利地將信號傳了出去。彼德．威爾遜再次地喊道：「現在又跟進到十五萬英磅了……」

場裏又是一陣騷動，零星的掌聲此起彼落。史諾曼這回決定下得更慢了，一直等主持人連續重覆了兩次最後叫價，他才又緩緩地舉起五根手指頭。

「十五萬五千英磅！」

詹姆斯．龐德的額上開始冒出冷汗，眼見著拍賣就快終止了，可是他卻一點頭緒也沒弄著。主持人再次地重覆著最新的叫價。

這一回，他終於注意到了一個微不足道的小動作，後排的腳落裏，一名身材肥胖，穿著

深色西裝的中年人，突然間取下了臉上的太陽眼鏡。那人的長相並不很特殊，看上去就像是個銀行家、或是醫生一流的人物，不錯！他們的暗號一定就是緊在塡副眼鏡上，只要他戴著眼鏡，就表示無限制的跟進，一旦他摘下眼鏡，那就表示他宣佈放棄，退出搶購。

龐德立即朝總部派來的攝影人員使了個眼色，這會兒他好像也已經注意到了這個小動作，立即朝那人連續拍下了幾張照片。龐德這才鬆了口氣，朝自己的座位走去，並俯耳跟史諾曼先生說道：「找到那傢伙了，明天我再和你聯絡。謝謝你！」史諾曼先生點了點頭，隨即又將注意力轉移到台上那只翡翠地球儀上去了。

龐德如釋重負地起身離座，沿著走道朝會場後頭走了去，身後，那位主持人又連續報了三次價，然後才輕輕地敲下木槌，說道：「先生，東西是你的了。」

散會之後，那人立即戴上眼鏡，不動聲色地跟著人潮擠出會場。朝康迪特大道走去。詹姆斯．龐德小心地跟在後頭，一走出會場大門，立即搭上那輛事先安排好的計程車。向司機說道：「就是那傢伙。小心一點。」

「是！長官。」這位總部派來的駕駛，客氣地應了一聲，隨即驅車跟了上去。

那人在彭德街口也攔了輛計程車，在這種交通稀疏的晚上，跟蹤盯梢實在不是件難事。眼見著那輛計程車，一直沿著公園路朝水灣區駛去，龐德的心裏不由地愈來愈是滿足。目前

只要看他是不是會將車子開進金斯頓皇家花園——也就是蘇俄大使館的官邸所在，就可以眞相大白了。只要他走到大使館門口，而門前的兩名警衞又順利地放行，這麼一來，他的身份就不難推算出來了。

接著再加上總部拍下的照片，和龐德本身的現場證明。應該足夠外交部據以將之驅逐出境了。英俄兩國的這場小規模的間諜戰，這回算是英方棋高一著，逼得俄國人連皇后棋都給吃掉了。這一次拍賣場行動，確實是件大快人心的漂亮行動。

那輛計程車，果然不出所料，順利地開進了大使館。

龐德滿足地笑了笑，隨即傾身向前座的司機說道：「謝謝你了！老兄。現在麻煩你把車直接開回總部，好嗎？」

有情世界目錄

書號	書名	作者	出版日期
P01	誰是我的新娘	Lynna Cooper	71. 7.10.
P02	深閨弦音	Elizabeth Villars	71. 7. 8.
P03	燕歸來	Grace Livingston	71. 8. 3.
P04	天涯儷人情	Maggi Charles	71. 8.10.
P05	歸帆點點	Pamela Mindsor	71. 8.18.
P06	星語•心語	Wayne Gruseturner	71. 9. 3.
P07	大地之戀	Lisa Gregory	71. 9.10.
P08	情旅	Emilie Loring	71. 9.18.
P09	遲來的花季	Anne Stuart	71.10.10.
P10	花非花	Emilie Loring	71.11.10.
P11	第二個太陽	Constance Heaven	71.12.10.
P12	不再流淚	Marylynn Baxter	72. 1.10.
P13	永恆的愛	Margaret Ripy	72. 2.10.
P14	相思盡處	Kathryn G. Thiels	72. 3.10.
P15	也是晴空	Emilie Loring	72. 4.10.
P16	難了深深情	Fred Mustard Stewart	72. 5.10.

·本系列出書至P16告一段落，全套優待價950元。



安妮是一位身世悽慘、備受虐待的孤兒，她秉性堅毅，爲追尋親情，她勇敢地活下去。渴望慈暉的照拂，正是人類共同的情感，無怪乎，數十年來，安妮的故事一直在人們心靈深處廻響着。

Annie™

銀幕名著M01安妮　定價：75元

・本片由歌倫比亞影業公司發行・

銀幕名著 M01 安妮 雷影界 暑假放映

數十年來，千萬人為安妮流淚！

連載漫畫，是500家報紙爭相刊載的對象；

搬上舞臺，是七項東尼獎的不朽劇本；

躍上影幕，是影史斥資最鉅的歌舞片；

編成小說，是駿馬獨家發行的榮譽著作。

× × ×

安妮承受的苦楚，

縱令是冷面無情的惡徒也會失聲痛哭！

安妮表現的機靈，

縱令是嚴肅不苟的神父也會忍俊不已！

安妮經歷的冒險，

縱令是木然迂腐的學究也會神恍心悸！

出書日期：元月25日　定價：75元

・本片由派拉蒙影業公司發行・



第一滴血

銀幕名著
M02

第一滴血

來勢洶洶
轟動全球

誰不珍惜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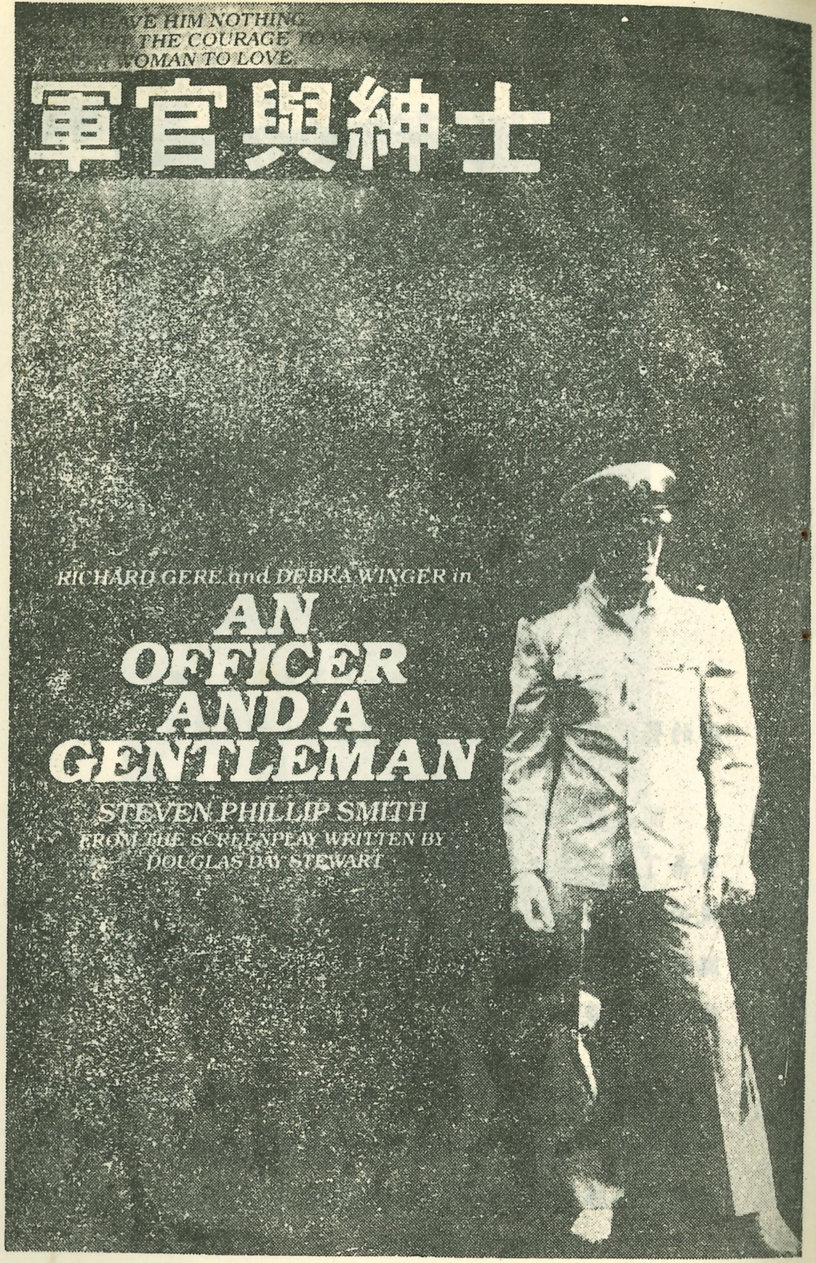
誰不渴望永遠是個沙場英雄？當戰爭結束後，現實的社會卻逼得他身無立錐之地，而且不得「自衛」，於是，戰爭的餘駭再度攫獲了他的理智，他不得不用滿山遍野的鮮血代價，回報社會給予他的待遇。

狂妄、殘忍的警官，忠勇、血性的越戰英雄，仁厚、明智的上校：三個迥然不同的人物造型，是否正意味著當代美國社會某階層的縮影呢？

- 整個故事沒有一個女人是它的特色！
- 精彩！太精彩！錯過「電影」是畢生一大憾事，錯過「名著」則是一大「恨」事了！

出書日期：元月30日　定價：80元

• 本片由金晶影業公司發行 •



銀幕名著 M03 **軍官與紳士** 電影界春節上映

為了理想，流血、流汗算什麼！
為了愛情，犧牲、受苦算什麼！
父親認為他格調太低，
同僚覺得他先天失調，
訓練員則打心底看不起他。

但是……
他擁有金錢也買不到的財富——
力爭上游的勇氣、不屈不撓的意志與深深愛着他的情人。

憑此，
他成了「軍官與紳士」

本片榮獲 電影主題曲 男配角 兩項奧斯卡金像獎

初版：2月3日 再版：3月20日 三版：4月22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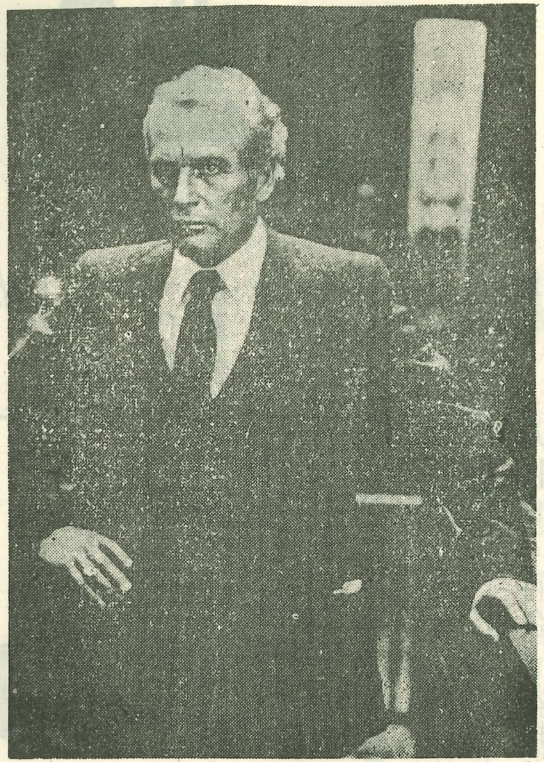
定價：80元

•本片由派拉蒙影業公司發行•

銀幕名著
M 04

大審判

電影界
三月放映



內涵深蘊！
發人幽思！

出書日期：3月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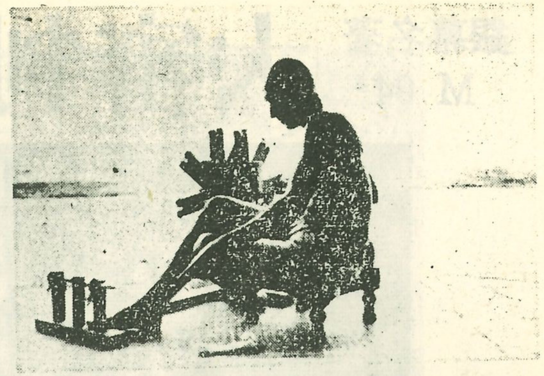
•本片由福斯影業公司發行•



一個落魄潦倒的小律師，如果要與素具權威，財力雄厚的醫院對簿公堂，將是如何的引人側目與不可思議？

開庭前夕，識時務者嗤之以鼻，原告信心喪盡，女友背棄了他，連他自己也陷入苦澀的掙扎中……但當大審最後的時刻，一位女證人及時提出確鑿的證據，使本案峯廻路轉，不但揭穿了這家醫院的黑幕，同時也贏得在場觀衆滿眶的熱淚。

幕已漸落，人潮已散，來自那位女友的電話鈴聲突然響個不停，表面上他雖無動於衷，但是那陣刺耳的鈴聲却一聲聲地撞擊在每個人的心坎上……



M05

甘地

一代聖雄，曠世偉人

無與倫比的電影

——榮獲第55屆奧斯卡八項金像獎

千錘百鍊的好書

——普立茲獎得主威廉·雪洛嘔心力作

駿馬春季最大鉅獻

初版：4月10日　再版：4月18日

特價：80元

甘地是印度獨立運動的靈魂人物，崇尚和平、眞理與非暴力；他領導印度人民瓦解了大英帝國數百年的專制統治，舉世爲之震驚。他的一生壯闊如史詩，威廉·雪洛以平易近人的筆調，描畫出偉人一生可歌可泣的傳奇事蹟。捧讀後即不忍釋手。

——愛因斯坦

人類世代交替，沒有人會相信，竟有如此血肉之軀，走過地球表土。

——蒙巴頓·印度最後一任副皇

甘地之名永垂靑史，其偉蹟足與釋迦，耶穌媲美。

——洛杉磯時報書評

一本感人肺腑，淬勵人心的回憶錄……筆調平易近人，緊抓報導文學之精髓。

銀幕名著
M08

金童玉女

電影
七月上映

一段令您畢生難忘的初戀故事——

現代的亞當與夏娃，從文明墮入蠻荒，從幼稚茁至成長；兩人相憐相惜，以天真無邪的至性相對，終使荒僻的沙漠化為絢爛的伊甸園。

聖保羅說：「希望的人不失望」——

一個人只要懷著希望，即使內心苦楚，噩運連連，終能突破黑暗，尋到清香沁涼的荒漠甘泉。

出書日期：6月10日　定價80元

·本片由協和影業公司發行·

銀幕名著
M07

2010 太空歷險

今日的名著·明日的鉅片



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科幻作家亞瑟·克拉克超越時空鉅作，身處電腦時代、太空紀元的現代人不可不讀！

定價：90元
出書日期：6月3日

羅曼史集目錄

書號	書名	作者	出版日期
R01	悲傷的葡萄	弗蕾・溫士貝爾	70. 1. 1.
R02	復讐	安娜・漢普森	70. 1.10.
R03	孔雀宮的羅曼史	弗蕾・溫士貝爾	70. 1.23.
R04	巨人之愛	珍妮特・戴莉	70. 2.20.
R05	愛麗絲的覺悟	弗蕾・溫士貝爾	70. 2.28.
R06	愛的遊戲	莉莉安・佩姬	70. 2.28.
R07	森林裏的月亮	弗洛菈・吉德	70. 3.10.
R08	翡冷翠的誓言	安妮・梅莎	70. 3.20.
R09	卡德蘭戀的組曲	芭芭拉・卡德蘭	70. 3.30.
R10	玫瑰花與葡萄酒	弗洛菈・吉德	70. 4.10.
R11	非洲之星	蘿斯瑪莉・卡特	70. 4.20.
R12	琴的戀人	凱依・弗普	70. 4.30.
R13	背德的新娘	安娜・漢普森	70. 5.10.
R14	火燄協奏曲	恰蘿悌・拉姆	70. 5.20.
R15	哀傷的漣漪	弗蕾・溫士貝爾	70. 5.30.
R16	夕陽之戀	珍妮特・戴莉	70. 6.10.
R17	蠟像館	羅蘋・唐蘭	70. 6.20.
R18	綠園春濃	莉莉安・佩姬	70. 6.30.
R19	妒情	珍妮特・戴莉	70. 7.10.
R20	女神的首飾	伊莉莎白・韓特	70. 7.20.
R21	愛情菜單	蕾巧兒・琳德賽	70. 7.30.
R22	情劫	安妮・梅莎	70. 8.10.
R23	罪與愛	弗蕾・溫士貝爾	70. 8.20.
R24	誘惑的探戈	妮娜・赫里德	70. 8.30.
R25	李代桃僵	蘿斯瑪莉・卡特	70. 9.10.
R26	愛情夜快車	莉莉安・佩姬	70. 9.20.
R27	荳蔻年華	安妮・梅莎	70. 9.30.
R28	艷寡戀	瑪格莉・希爾德	70.10.10.
R29	愛的序曲	凱依・弗普	70.10.20.
R30	情竇初開	安妮・梅莎	70.10.30.
R31	遲來的蜜月	莎菈・葛爾文	70.11.10.
R32	愛的迷藏	弗蕾・溫士貝爾	70.11.20.
R33	往日情懷	瑪格麗特・雷馬	70.11.30.
R34	誰來應徵	瑪格麗特・雷馬	70.12.10.
R35	鬥牛士之歌	弗洛菈・吉德	70.12.20.
R36	代罪佳人	安娜・漢普森	70.12.30.
R37	冰雪鴛鴦	珍妮特・戴莉	71. 1.10.
R38	愛恨之間	莎菈・葛爾文	71. 1.13.
R39	藍色茉莉	弗蕾・溫士貝爾	71. 1.20.
R40	情深知多少	莎菈・葛爾文	71. 2.10.
R41	未了情	恰蘿悌・拉姆	71. 2.20.
R42	禁忌的愛	安妮・梅莎	71. 2.28.
R43	愛奴	瑪格麗特・佩姬	71. 2.28.
R44	瀟湘別夢	安妮・威爾	71. 3.10.
R45	雪地迷航	凱依・弗普	71. 3.10.
R46	雨后春深	弗蕾・溫士貝爾	71. 3.20.
R47	愛是憂鬱	珍妮特・戴莉	71. 3.25.
R48	雲深不知處	恰蘿悌・拉姆	71. 3.26.
R49	溫柔的獅子	羅勃姐・蕾克	71. 4. 3.
R50	夢裏煙波	安娜・漢普森	71. 4.10.
R51	小港風雨	蘿莎琳・布雷特	71. 4.18.
R52	艷陽天	伊莉莎白・艾斯頓	71. 4.25.
R53	再見伊人	安妮・梅莎	71. 4.25.
R54	復仇天使	安娜・漢普森	71. 5. 3.
R55	草原情歌	凱伊・弗普	71. 5.10.
R56	柳暗花明	恰蘿悌・拉姆	71. 5.18.

R57	暖暖多陽	琳西・史提芬	71. 5.25.
R58	風雨情天	珍妮特・戴莉	71. 5.25.
R59	薔薇與幽蘭	弗蕾・溫士貝爾	71. 6. 3.
R60	故人情	莎菈・葛爾文	71, 6.10.
R61	一舞定情	莉莉安・佩姬	71. 6.18.
R62	蝶戀花	安娜・漢普森	71. 6.25.
R63	雪露戀痕	珍妮特・戴莉	71. 6.25.
R64	眞情	露芯妲・戴伊	71. 7. 3.
R65	湖畔情韻	珍妮特・戴莉	71. 7.10.
R66	情深無邊	安妮・奈維里	71. 7.18.
R67	雁行千里	妮娜・赫里德	71. 7.25.
R68	花蕊戀春風	羅蘋・唐蘭	71. 8. 3.
R69	儂情萬縷	瑪格麗特・佩姬	71. 8: 3.
R70	又是春風柔	琳西・史提芬	71. 8.10.
R71	牧歌	珍妮特・戴莉	71. 8.18.
R72	陌上楊柳青	安妮・奈維里	71. 8.25.
R73	晴晚	安妮・威爾	71. 8.25.
R74	君心似我心	莎菈・葛爾文	71. 9. 3.
R75	森林之歌	安娜・漢普森	71. 9.10.
R76	蓬門今始爲君開	弗蕾・溫士貝爾	71. 9.18.
R77	同林鳥	妮娜・赫里德	71. 9.25.
R78	寄語白雲	莎菈・葛爾文	71. 9.25.
R79	離人淚	茱蒂・吉爾	71.10. 3.
R80	千帆盡處	珍妮特・戴莉	71.10.10.
R81	儷影翩翩	安妮・梅莎	71.10.18.
R82	花逢月滿永不殘	弗蕾・溫士貝爾	71.10.25.
R83	此情可問天	恰蘿悌・拉姆	71.10.25.
R84	假鳳虛凰	莉莉安・佩姬	71.11. 3.
R85	煙水寒	珍妮特・戴莉	71.11. 3.
R86	醉花情	莎菈・葛爾文	71.11.10.

R87	長情	安娜・漢普森	71.11.18.
R88	傲慢男子	妮娜・赫里德	71.11.18.
R89	香深霧暖	恰蘿悌・拉姆	71.11.25.
R90	天若有情	弗蕾・溫士貝爾	71.11.25.
R91	失音的弦	琳西・史提芬	71.12. 3.
R92	心鎖	安妮・梅莎	71.12. 3.
R93	再別故人	莎菈・葛爾文	71.12.10.
R94	鑽石情	珍妮特・戴莉	71.12.18.
R95	夢裏新娘	莉莉安・佩姬	71.12.18.
R96	溜冰名媛	凱伊・弗普	71.12.25.
R97	不是悲秋	弗洛菈・吉德	71.12.25.
R98	沙漠玫瑰	弗蕾・溫士貝爾	72. 1. 3.
R99	暴風雨之夜	安娜・漢普森	72. 1. 3.
R100	學生王子	妮娜・赫里德	72. 1.10.
R101	威尼斯情人	恰蘿悌・拉姆	72. 1.18.
R102	山色長青	安妮・梅莎	72. 1.18.
R103	畫布上的少女	羅蘋・唐蘭	72. 1.25.
R104	愛的桎梏	莎菈・葛爾文	72. 1.25.
R105	一廂情怨	羅蘋・唐蘭	72. 2. 3.
R106	上司與我	傑西卡・史提爾	72. 2. 3.
R107	君須憐我	安娜・漢普森	72. 2.10.
R108	遲來的春天	尤妮・惠特	72. 2.18.
R109	慕情	黛芬・克萊爾	72. 2.18.
R110	愛情開麥拉	伊莉莎白・賀伊	72. 2.25.
R111	情有獨鍾	瑪格麗特・梅耶	72. 2.25.
R112	天鵝湖	安娜・漢普森	72. 3. 3.
R113	獵夫記	安娜・漢普森	72. 3. 3.
R114	癡情佳人	瑪格麗特・韋恩	72. 3.10.
R115	火鳥之舞	凱・克里佛	72. 3.18.
R116	窗外的玫瑰	羅娜・卡梅若	72. 3.18.

銀幕名著⑩

八爪女

定價70元

著　者　伊安・佛萊明
譯　者　劉殿芬
發行人　林明珠
出　版　駿馬文化事業社有限公司
社　址　臺北市光復南路417巷54號
電　話　（02）7086301・7034413
印　刷　宜昌印刷公司／重慶北路三段136巷11號

郵　撥　162985號林明珠帳戶
出　版　民國72年 7月3日
登記證　局版臺業字第2077號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敬請寄回本社更換

R117	遙遠的牽絆	凱瑞・艾里妮	72. 3.25.
R118	琴韻心聲	瑪麗・布琪兒	72. 3.25.
R119	船長之妻	茀洛菈・吉德	72. 4. 3.
R120	淡淡幽情	伊莉莎白・葛菡	72. 4. 3.
R121	俏護士	貝蒂・尼爾斯	72. 4.10.
R122	西西里情畫	珍・戴妮莉	72. 4.18.
R123	窈窕秘書	瑪格莉・希爾特	72. 4.18.
R124	絢爛的夜	茀洛菈・吉德	72. 4.25.
R125	相見又奈何	琳西・史提芬	72. 4.25.
R126	眞假姻緣	恰蘿悌・拉姆	72. 5. 3.
R127	流浪的雲	卡洛・摩提斯	72. 5. 3.
R128	抉擇	艾瑪・瓦克	72. 5.10.
R129	遠方的歸人	瑪格麗特・雷馬	72. 5.18.
R130	花都夢痕	瑪莉・韋伯利	72. 5.18.
R131	我踏浪而來	瑪格麗特・梅耶	72. 5.25.
R132	遠颺的夢舟	蘇・派特森	72. 5.25.
R133	海韻	安妮・威爾	72. 6. 3.
R134	憶的長廊	羅蘋・唐蘭	72. 6. 3.
R135	淡愁	貝蒂・尼爾斯	72. 6.10.
R136	褪色的夢	莎莉・溫特斯	72. 6.18.
R137	晨風中的低語	亞蓮・赫爾	72. 6.18.
R138	燃燒吧！愛	珍妮特・戴莉	72. 6.25.
R139	閃亮的日子	恰蘿悌・拉姆	72. 6.25.